

酒暖回忆思念瘦

唐宋词里的风花雪月

陈清华
著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酒暖回忆思念瘦：唐诗宋词里的风花雪月 / 陈清华著. —北京：电子，2010.9

ISBN 978-7-121-11363-5

I. ①酒… II. ①苏… III. ①词（文学）—文学欣赏—中国—唐代②宋词—文学欣赏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3899 号

策划编辑：韩 龙

责任编辑：李 影

印 刷：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5 字数：200 千字

印 次：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4.8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z@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写在前面的有词为证」

小说在古代没什么地位，写小说的甚至还受“鄙视”。就以出版业比较兴旺的明代来说，出了不少好小说，可是著作权都成问题，作者几乎都有一些谜。《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至今没有人考证出来。大约因为这个缘故，小说家在诗人面前也矮三分，在章回小说的开头总是信誓旦旦地说：“有诗为证”。

“有诗为证”，还真不是一句戏说。我在多年读诗词的体验中，就常常有一种感觉，诗中描写的历史也许比当时的御用史官编写的帝王将相史更为可信。于是，就试图来个以词证史。其实，以诗（词）证史，《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书早就做了，只不过，那板着面孔的学问，今天大多数的读者读不下去。

我崇尚《尚书》里的那句“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但这不影响我对唐宋词的喜爱。于是，我就把讲课的讲义整理一下，尽可能做到返璞归真，通俗易懂，亦庄亦谐，举重若轻，既不晦涩也不粗俗，从人类千古主题诠释其中的奥秘与史实真相，希望为传播、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绵薄之力。余虽不才，然余诚矣。

写作之初，我就追求将严谨学术观点大众化，确保所有引用资料权威、准确，当然，标明出处。

对于有争议的版本，我通常采用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的版本；对于注释、解释方面的有争议的，我通常会将龙榆生、顾随、夏承涛、俞平伯、叶嘉莹、朱光潜等诗词界前辈、大家的观点简单列举出来，然后再谈我个人的倾向和看法。总之，我在方便易读的基础上，兼顾到权威性，力求对唐宋词作生活化兼学理性的探讨。

书写完那天，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海口的夜飘着毛毛细雨。我去小区附近的陵水饭馆吃了一碗汤粉，老板知道我不吃肉，就多放了点青菜。我很喜欢这家店里的陵水灯笼椒，我将一勺金黄色的辣椒酱放到碗里，号称“怕不辣”的我，没费劲就将辣得难以下咽的汤全部喝下去了，结果，



刚走出饭店 100 米远，我就开始全身冒汗，无法迈步，几乎虚脱，那种辣由内而外，简直让我抓狂、崩溃。过了半个小时才慢慢恢复过来。

原来，放纵口舌之欲的后果竟然如此严重。还好，唐宋词虽然缠绵甚至凄婉，但不会像灯笼椒那般让人抓狂，而更像一碗煲了很久的靓汤，味美绵长，营养健康，回味无穷。这让我想到一个朋友——高海燕教授发来的手机短信：

善生于感恩，
道生于安静，
德生于谦和，
慈生于博爱，
福生于快乐，
乐生于健康。



自序

公然走私的爱情

词兴于唐，盛于宋，衍于元明，复盛于清。千余年来，词史发展的大致轮廓就是这样。

词有个外号，叫“艳词”。因为它在最初出现的时候，是供歌女唱的，通常和上不了台面的风流韵事有关。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里有一句著名的评论说：“据唐宋两代的诗词来看，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的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

供歌女唱的词，是一种香艳的歌词，形式上也长短不一，比较自由。你看看，今天的流行歌曲所唱的“是不是我的18岁，注定为爱情掉眼泪”，“爱你爱爱爱不完，我和你……到永远”，“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敢嗅它的美，擦掉一切陪你睡……”，这些歌词，直陋浅白缺乏内涵，也谈不上什么意境，丝毫没有了曾经辉煌的宋词遗风。

有首流行歌曲，叫《寂寞沙洲冷》，很诗意，但“寂寞沙洲冷”这五个字是苏东坡词里的原话，苏东坡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一词是这样写的：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惟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前几年陈小奇和黄霑写的歌词，还颇有些词意，比如“月落乌啼……不见当初的夜晚，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很明显借鉴了唐朝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



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等等，还有黄霑写的《上海滩》，“浪奔，浪流”，也颇有古风，非常美，类似宋词中的豪放派。

我个人非常喜欢周杰伦唱的《东风破》：“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 / 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 / 旧地如重游月圆更寂寞 / 夜半清醒的烛火不忍苛责我 / 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 / 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 / 水向东流时间怎么偷 / 花开就一次成熟我却错过 /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 / 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 / 犹记得那年我们都还很年幼 / 而如今琴声幽幽我的等候你没听过……”仿古小调、复古的曲风，仿佛进入了唐诗宋词的世界。真好。词填得好，曲唱得也好，百听不厌。把人在西湖走的江南妩媚写得伤感却又优雅。

诗言志。中国的诗，有一种言志的传统，所谓“文以载道”。诗是主流，是正统，很仁义道德的事，可以用来当科举考试的敲门砖，也有严格的形式。但这种过于严肃、过于主流的诗，也限制了诗人的性情表达。

但词，不一样。词，不必言志。词写出来，本来就是歌舞酒宴之间交给歌女唱的歌词，其内容在最初无非是写男欢女爱、相思离别的。所以，在当时是“不入流”的。宋朝学者钱惟演说过这样的话：“坐读经史，卧读小说，如厕读小词”。

诗文才是正宗，词不过是小玩意。这就是为什么柳咏的词当时在社会上那么流行，以至于从歌女到宰相、皇帝，都喜欢唱他填的词。宋仁宗虽然是他的歌迷，但是，听到他小词里的一句牢骚话，还把他应得的进士资格大笔一挥给取消了。词不过就是流行歌曲，在正统的文人眼中，这些东西都是私下里快活一下的小玩意，上不了台面的。就是现在，研究文学史的学者，无论多么包容，有没有人把流行歌曲当成“词”来研究？北大教授谢冕老先生把崔健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看成诗，编入什么什么诗选集，

就成为当时文化界的大新闻。

所以，在当时，“正人君子”一般不写词，写了也不想人家知道。王安石自己也悄悄写过词，可是他却对晏殊写词看不惯，说你身为宰相，却去写风花雪月的“小词”，不合身份。晏殊的儿子晏几道曾经把自己的词寄给父亲的下级，请人家提点意见。对方说得很客气，说你的词“才有余而德不足”。

那个时代，文人雅士有个习惯，就是大家喜欢在酒宴与祝典中和歌妓厮混，名誉上不但不会受影响，相反还被人羡慕，是风流的表现。苏东坡一生参加过无数名妓的酒宴，差不多每次都要答应人家在披肩或者是香扇上题诗或者小词。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过类似的话：苏东坡甚至还把严肃的和尚同妓女拉在一起，把妓女带进寺庙，还对别人说他们一起学了“奥秘的佛课”。

苏东坡这样的大诗人，也迷上了填词——不过，词到他手里，成了诗化的词。

那个时代，小词有大市场。但是，人非草木，文人也一样，文人总是有自己的相思、愁绪和种种不得已，要借助于词来寄托。这样，词表现写花、写草、写女人，但实际上也给人政治上的感发和联想。自从有了词之后，中国文人在性情的表达上找到了一个渠道。

经过包括宋徽宗在内的词人诸如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等人的努力，词到了宋朝，已经不再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词，而已经成为可以和唐诗相媲美的宋词。以至于王国维引用宋词中的名句来论述做学问，他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本书稿完成之后，一个朋友看后说，为什么不把标题

中的“唐”字去掉？专门写宋词岂不更好？我只好引用学者吕明涛在《宋词三百首》（中华书局，2009）前言中的话来回答了：诗有唐宋之分，故历来选诗者鲜有将注重意趣之唐诗与注重理趣之宋诗揽入同一部诗选中者。词则不同，词作为一个晚近出现的文体，萌芽于唐代，成长于五代，至两宋始成熟结实，完成其生命周期。唐宋词之间血脉贯通，故历来选词者并不把唐词、宋词划分开，大多数唐宋兼收，若《花庵词选》之类。

“悲莫悲兮生离别，苦莫苦于不得已。”这是我读词常有的感受。





目录

【卷一】温庭筠和鱼玄机的师生恋	1
一生坎坷 终身潦倒	3
过尽千帆皆不是	6
温庭筠和鱼玄机不得不说的故事	9
【卷二】李清照的离婚官司	13
吹箫人去玉楼空	15
父亲李格非是苏东坡的学生	17
莫道不消魂 人比黄花瘦	19
一剪梅：李清照写给丈夫的“情书”	21
50 岁的李清照再嫁 100 天后离婚	23
【卷三】苏轼和他的两妻一妾	25
生命中重要的女人：王弗和太后	27
苏东坡和他的二十七娘	30
惟有朝云能识我	32
《江城子》是单纯悼念亡妻吗？	34
古来才大难为用	36
乌台诗案 死里逃生	39
被贬惠州，为炼丹而尝试禁欲	42
苏东坡最好的词：《八声甘州》	44
【卷四】宋徽宗赵佶：花城人去今萧索	47
赵佶“采阴补阳”的荒唐之举	49
“靖康之耻”，谁最该被问责？	51
知他故宫何处	54
异想天开的赵佶毕竟是文人	56
【卷五】周邦彦：竟同皇帝抢女人	59
周邦彦最有名的词：《兰陵王》	61
靠《汴都赋》一举成名	62
王国维：周邦彦是“词中老杜”	64



欲说还休：周邦彦和名妓李师师的故事	65
【卷六】李煜和大周后、小周后的爱情往事	69
亡国之前的李后主：春殿嫔娥鱼贯列	71
当囚徒后的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	73
李后主和大小周后的爱情往事	75
国破家亡的滋味：别时容易见时难	77
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	81
【卷七】柳永的爱情梦想：为伊消得人憔悴	83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85
《雨霖铃》是写给谁的？	87
皇帝也是柳永的粉丝	88
考场上，他屡试屡败	90
柳永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	92
针线闲拈伴伊坐	94
最害怕美人迟暮	97
【卷八】陆游与表妹唐婉的爱情悲歌	99
千古绝唱《钗头凤》	101
陆游和表妹唐婉的爱情故事	104
陆游也曾炼丹	105
【卷九】姜夔：一生走不出对合肥女子的怀念	109
姜夔的合肥情遇	111
曾经沧海难为水	113
范成大慷慨送美人	115
【卷十】秦观：“公然走私的爱情”	119
秦观和苏小妹的传说纯属八卦	121
为谁流下潇湘去？	124
飞红万点愁如海	127
【卷十一】欧阳修的“香艳日记”被人抓了把柄	131
可惜明年花更好	133
泪眼问花花不语	135
人生自是有痴情	138

【卷十二】王安石：可惜风流总闲却	141
退掉了夫人买来的江南女子	143
六朝旧事如流水	146
【卷十三】魏夫人：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	151
魏夫人的闺怨词	153
朱熹将魏夫人与李清照并提	156
【卷十四】南唐中主李璟小词中有大意	159
小楼吹彻玉笙寒	161
李璟和他的宰相冯延巳	163
【卷十五】张先：一首词捧红了李师师	165
最喜欢混迹于青楼酒馆之间	167
85岁纳妾，苏东坡写诗相赠	169
【卷十六】晏殊：活在当下 及时行乐	173
无可奈何花落去	175
活在当下 及时行乐	177
晏殊的私生活很浪漫	179
【卷十七】范仲淹：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	183
范仲淹和歌妓的故事	185
范仲淹把当朝宰相拉下马	188
【卷十八】“红杏尚书”宋祁：一首词娶到了皇妃	193
为宫妃作词，传遍汴京城	195
红杏枝头春意闹	197
【卷十九】林逋：不仕不娶 梅妻鹤子	201
爱上你是我的错，离开你又舍不得	203
林逋爱梅的故事	205
【卷二十】蒋捷：白云苍狗 从花花公子到清明隐士	209
人生的三场雨	211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214
【卷二十一】晏几道：落花人独立 微雨燕双飞	217
琵琶弦上说相思	219
犹恐相逢是梦中	221
后记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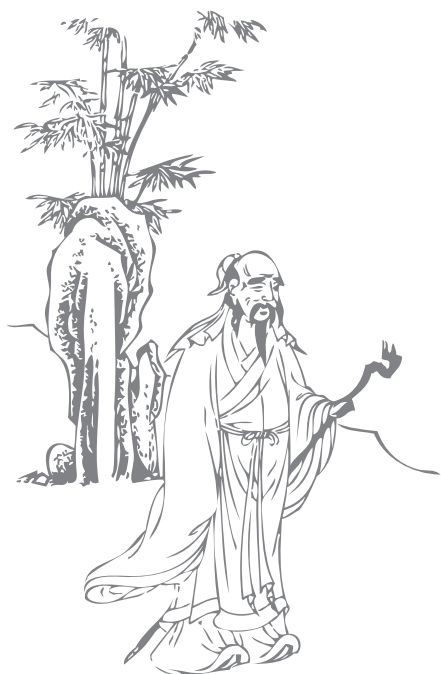
【卷二】

温庭筠和鱼玄机的师生恋



梦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
肠断白蘋洲。



一生坎坷 终身潦倒

讲词，第一个，我觉得还是应该谈温庭筠。不光是因为他是晚唐致力于填词的第一人，是“促使文人词走向成熟的词坛巨擘”（见《唐宋诗词鉴赏》，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步高主编），更因为他是公认的“花间派”鼻祖，词坛“教父”。因为他的词极华丽，所以在《花间集》中排在第一（宋·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刘熙载《艺概》更云：“温飞卿词，精妙绝人。”世人把他和韦庄并称“温韦”。

《花间集》收温庭筠的词最多，达66首。有人说，温庭筠是第一位专力填词的诗人。可以这么说，从温庭筠开始，这种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小词”才逐渐被人重视起来。随后经过五代李后主等人的影响，到了宋代，达到高峰，成为举世瞩目的“宋词现象”。温庭筠对词，应该有着开拓性的贡献。

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温庭筠的词写得比较晦涩，相当难懂，甚至有人讥讽为“不通”。但如果看明白了，懂得他的意思，就会发现，温庭筠写得太好了。好在哪呢？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上面这首《菩萨蛮》。

你看他写的这个美丽的女子，“小山”是什么呢？是

酒暖

唐宋词里的
风花雪月

回忆思念瘦

房屋后面那座不高的山吗？结合上下文来看，不是，温庭筠写的不是具体的、大自然意义上的“小山”。按照叶嘉莹先生的说法，“小山”的意思不是山眉，不是山枕（瓷枕），也不是头发的插梳，而是山屏，就是那种折叠的屏风，有点像山的形状。一头像乌云一样的鬓发，要掩盖雪一般洁白的香腮。懒得起床画蛾眉，但是，我还是起来弄了妆，尽管梳洗、打扮得有些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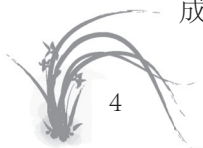
清朝有个词评家叫陈廷焯，他曾经这样评价这两句词说：飞卿词如“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无限伤感，溢于言表（《白雨斋词话》卷一）。叶嘉莹先生这样解释说，她虽然“懒起画蛾眉”，是“梳洗迟”，但毕竟是画了。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不是说没有人欣赏，我就堕落了，我就放弃了我自己，这正是中国传统的那些读书人品格上的操守。

“懒起画蛾眉”，“蛾眉”这个词，也是有寓意的，它较早出现在屈原的《离骚》里，“众女嫉余之蛾眉兮”。意思是说，众多的女人嫉妒我、说我的坏话，就是因为我比她们漂亮。屈原用女人来比喻自己，说朝中官员是在嫉贤妒能，他们陷害我，就是因为我的品德、才干比他们好。

画了蛾眉、弄了妆、梳洗完毕之后，这个闺中美人下一步做什么呢？开始“照花前后镜”，就是往头发上插朵花，然后干什么呢？照镜子，前面照完，后面照。前面的镜子和后面的镜子中的花面“交相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前面镜子中有后面的反射，后面镜子中也有前面的反射。

“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这个“帖”字，通“贴”，意思是贴绣。“罗”，材料的质地。“绣”是罗上的花纹。

“襦”（ru），是短袄。“金鹧鸪”，指罗袄上有金线贴绣成的鹧鸪图纹。这个美丽女子在“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之后，还嫌自己不够美，刚刚在罗襦上新贴了绣，绣的是什么花纹呢？是一对一对的金黄色的鹧鸪鸟图案。意思是说，这个美丽女子追求的就是不孤独、成双成对，就像那成双成对的鹧鸪鸟一样。



有个词评家叫张惠言，他对温庭筠的这首词评价很高，说他“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这四句有“《离骚》之意”。王国维反对张惠言的说法，说温庭筠的《菩萨蛮》有什么微言大意？哪有什么比兴？张惠言这是在罗织。还有学者说得更难听，说温庭筠是什么人？他的为人怎么好和屈原比？不能的。温庭筠的操行、人品都不好，温庭筠根本不是一个像屈原那样的人，“以为行行之飞卿，何足以仰企屈子。”（李冰若语）

温庭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他的为人遭到王国维、李冰若等人的批评呢？

关于温庭筠，在历史上的记载不多，《旧唐书》、《新唐书》有一点，但不详细。《旧唐书·温庭筠传》中说，温庭筠“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说他懂音乐，熟悉管弦吹奏，专门写一些不正经的、香艳的词，不过是淫词艳曲而已。在为人方面呢，《新唐书·温大雅传·附庭筠传》里说温庭筠这个人“薄于行，无检幅”，也就是说他在生活作风上很不好，不守规矩，为人不够检点，比较轻浮。晚唐以后的一些人在杂记、笔记里有过一些记载，基本上说他是个浪子，多次参加考试，就是不中，一生都没有考取进士。从55岁起，温庭筠便绝了考进士的心思，不再涉足考场。直到晚年才做了几天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在仕途上，温庭筠一生不得意，所以就写词来派遣和寄托。

《唐宋诗词鉴赏》（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步高主编）对温庭筠的介绍大致如下：温庭筠（约812—870？），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排行十六。唐初宰相温彦博之后裔。

种种记载表明，温庭筠这个人名气大，才华横溢，《北梦琐言》说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八叉手而八韵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手叉八次，这么短的功夫——比抽根烟的时间短多了，一首八韵诗就大功告成了。历史上有个曹植，能七步成诗，无非是夸他文思敏捷，但真正论敏捷，“八叉手而八韵成”

酒暖

唐宋词里的
风花雪月
回忆思念瘦

的温庭筠，恐怕再没有第二人了。所以，有人就送他一个外号叫“温八韵”（又称温八叉）。

温庭筠的诗写得也不错，与李商隐齐名。温诗的特点是“清婉精丽”，他在《商山早行》诗中有这么一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成为不巧的名句，流传至今。相传，宋代大儒欧阳修很赞赏这一联，钦佩不已，欧阳修曾自作“鸟声茅店雨，野色板桥春”，但写出来之后，他才知道，这意境无论如何也达不到温诗的原意。

温庭筠是“花间词派”的祖师爷，但名声不好，经常出入歌楼妓馆、纵情声色，他还特别傲，处处以才子自居，这一点有点像宋代的柳永。温庭筠行为不检点，又经常写文章讽刺权贵，所以官员们很少有人喜欢他，他屡受排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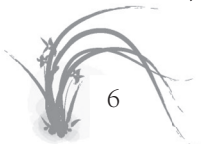
他的一生到处漂泊。据考，温庭筠幼时已随家里客居江淮，后定居于郾县（今陕西户县）郊野，靠近杜陵，所以他自称为杜陵游客。他不受羁束，纵酒放浪，一生坎坷，终身潦倒。《唐才子传》云“竟流落而死”，最终郁闷而死，晚景十分凄凉。

过尽千帆皆不是

梦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这是一首女人盼望丈夫（也可能是情人）的词。你看她，早晨起来，刚刚梳洗、打扮罢，就急着去等待。怎么等呢？



她独自倚楼，望着茫茫的长江水。江上百舸争流，她爬上高高的望江楼，怀着喜悦和希望，看着远处一艘艘挂着帆的船开过来，一艘又一艘靠岸，但走近才发现不是。数了一艘又一艘，结果呢？“过尽千帆皆不是”，望尽所有的归船，没有一艘是载他的航船。满怀希望地等待，却总是落空，希望一次次破灭，相思一次次成空，等待总归虚无。落日的斜阳映在汹涌的江面上，江水悠悠地流淌。凝望着他们分别的地方——那开着白花的小洲，辛酸不已，不禁让人柔肠寸断！

“过尽千帆皆不是”，这有点像中国版的“等待戈多”。抛开作者的人品不论，就词论词的话，其意境确实实有点接近屈子《楚辞》中的一句：“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至少我会产生类似的联想。甚至后来的北宋天才词人柳永还从温庭筠这首词里受到启发，写出这样的名句：“想佳人倚楼长望，几回天际识归舟。”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温庭筠给人的感觉就是能够“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他的词能让人产生无数的联想。

温庭筠写相思，写幽怨，其实也写他自己。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叫“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就是说，知识分子也像女子一样，命中注定是个依附者，等待那个欣赏自己的人出现，等待一个了解自己的人，愿意为他那样的人而死。“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意思就是等待皇上或者某个高官的赏识，从而得到治理国家的机会。等啊等啊，有时候，“过尽千帆皆不是”。《水浒传》里阮小二说，“我这一腔热血要卖给一个识货的。”孔子也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孔子也在等待一个“识货”的人，希望被任用。

女人的等待常常成了“等待戈多”，戈多总是要来了，但总是没有来。知识分子等任用也是如此。

酒暖

唐宋词里的
风花雪月
回忆思念瘦

知识分子始终有这种等待的愿望，但这种等待常常落空。那又怎么办呢？还有另外一种安慰，那就是：“兰生幽谷，不为无人而不芳。”意思是说，一朵兰花，一出生就在一个寂寞、幽静的山谷里，很少有人光顾的地方，那么，这朵花还开不开？她会不会因为没有人欣赏而不开花、不飘香了呢？不会。她不是开给人看的，开花和飘香对于她来说，是很自然的，是必须的，和有没有知音没有关系。正如陶渊明所说，“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我追求我的理想，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倘若一路上没有任何知音，那又有什么可悲的呢？没有关系的。

温庭筠的这首词《梦江南》，短短几句话，却能给人无穷的遐想。我们说这首词好，那不是随便说的。我们可以拿写相思、写爱情、写等待的词，来对比一下。

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这是敦煌曲子词。词特别好懂，写的也是热恋中的情人山盟海誓的话。我用今天的话“翻译”一下，大意是：枕前发尽千般愿，说要休掉我、要和我分开，除非是第一，青山腐烂；第二，水面上浮起了秤锤；第三，黄河彻底枯竭；第四，参星和辰星同时在大白天出现；第五，北斗回南面；第六，太阳在半夜三更升起。

这样的词，朗朗上口，热情奔放，作为民歌，那是相当好的了，但是谈不上什么境界，就是大胆示爱，山盟海誓，如此而已，和温庭筠的词比起来，它的境界高下就显而易见了。



温庭筠和鱼玄机不得不说的故事

菩萨蛮

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

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温庭筠的词，写得真是太好了，那么虚无缥缈，那么轻快而空灵。你听听“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读起来那么美，那么意犹未尽的感觉。暖香惹梦，惹得人心里痒痒的，有恋爱的感觉。我一遇到心情不好或者工作疲惫，就想读诗词，读一会儿就什么都忘记了，进入到那个低碳的世界里去了。

上面这首词我用今天的话“翻译”一下，大意如下：一个美女，睡在水晶帘里面玲珑的颇黎枕上，在这上面睡觉的女人干嘛呢？相思怀念呢，屋里并不冷，暖暖的，香炉上焚着香，连绣着鸳鸯的锦被都是香的，这样的环境下少不了惹梦。江边那绵长而细软的柳丝，刚刚发新芽，看上去朦朦胧胧，像笼罩在一片烟霭之中。春天来了，大雁开始向北飞了，大雁一字飞过，天上那一轮残月就要消失了。

藕丝衣服上染上了浅浅的、像秋天一样的颜色，在正月初七那天，我剪的五彩花朵，戴在头上，一定比其他人剪得好看。我的双鬓被一朵鲜红的花朵隔开了，玉钗呢，在头上也好像能随风飘动。

酒暖

唐宋词里的
回忆思念瘦
的风花雪月

这样美好的词，确实不太好“翻译”，用今天的话讲出来就不是那个味道了。我们只是感觉，温庭筠写得美，太美了。“温八韵”名不虚传，果然大才。这样的才子竟然屡试不中，可见大凡考试，都免不了埋没天才，今天如此，唐代也不例外。

温庭筠能将汉字驾驭得出神入化，却独不能驾驭自己的命运。他的一生就是穷困潦倒的一生。我有时候想，是不是另类天才在哪个时代都难以被主流社会所接受呢？你看，那个时代李商隐的诗也写得好吧？同样不得志，总是遭人排挤，同样承受落魄之苦。温庭筠和李商隐还是好朋友呢，两个人私交还比较深，人们常常将他们两个叫为“温李”。可是，人家李商隐至少在长相上没那么丑，温庭筠不一样，他太丑了。《旧唐书》里说他貌丑且不修边幅，那个时代的人给他起个外号叫“温钟馗”。温庭筠长得太“惊世骇俗”、“随心所欲”了，这似乎昭示了他一生的悲情命运，这种丑相甚至延续到他的孙子。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记载：温庭筠有个孙子，官至常侍，别无他长，就是善于隐僻绘事。后来游至四川，本来想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到州牧门下做个门客，结果当面被拒绝，理由是他长得太像他爷爷温庭筠了，长得太悲情了。

温庭筠长得这么丑，但人却这么风流，而且颇有男人魅力，以至于让鱼玄机这个著名的美女难以忘怀。

温庭筠和鱼玄机的认识应当是机缘巧合。鱼玄机是晚唐著名的才女，女诗人。原名幼薇，字蕙兰。鱼玄机的父亲是个落魄秀才，因病过世后，鱼玄机母女生活无着落，只好帮着一些妓院洗衣谋生。温庭筠长得虽丑，却很风流，是个著名的浪子，喜欢在妓院里混。他就这么认识了鱼玄机。那一年，鱼玄机也不过11岁左右。温庭筠看鱼玄机聪明伶俐，就收她为弟子，教她写诗，也顺便照顾一下她们母女的生活。快60岁的时候，温庭筠得到一个做巡官的机会，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他得离开长安，离开鱼玄机，到外地去了。在一起不觉得什么，离开了才觉得缺少什么，心里空落落的。



鱼玄机觉得她爱上老师温庭筠了。于是连续修书，表白心迹。温庭筠虽然风流，但师生的界限他还是坚守了。该怎么拒绝鱼玄机呢？他想了好久，决定将少年才子李亿介绍给她做老公。

李亿对她还不错，但是李亿老家的老婆见丈夫带着鱼玄机进门就不客气了，先是打，然后赶出家门。万般无奈，李亿将鱼玄机送进一座道观内，说三年后再来接她。她成了道姑，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叫道号“玄机”的。

“过尽千帆皆不是”，三年的等待，是一场空。她开始改变自己，不再等什么男人。她成了艳丽女道士，什么男人都陪过夜，不少男人成了她的入幕之宾，把个修行所变成了妓院。后来因为争风吃醋，一时失去理智，把情人的贴身丫环鞭打致死。这起命案很快被搞到官府，声名狼藉的鱼玄机被判处死刑，斩首。那一年，鱼玄机还是个妙龄少妇，26岁。

温庭筠在千里之外，听说自己的学生落得如此下场，痛心疾首。而他自己呢，日子混得也很狼狈。在襄阳当小小的巡官时，温庭筠与段成式、周繇等一起交游，喝酒，酬唱。后来，离开襄阳，去了江东，又到了淮南。

每到一处，温庭筠都喜欢和歌女厮混、不检行迹。大家都知道他的词写得好，但他自己不珍惜自己的名声，总是讽刺官员，得罪了一些人。有关温庭筠品行不太好的话就这样被传来传去，传到了现在。

也许，正因为温庭筠的生活经历太失意，所以，他在无意中将词中的美女写得总是那么寂寞，得不到人的欣赏。

词人小传

温庭筠（约812—870年），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排行十六。唐初宰相温彦博之后裔。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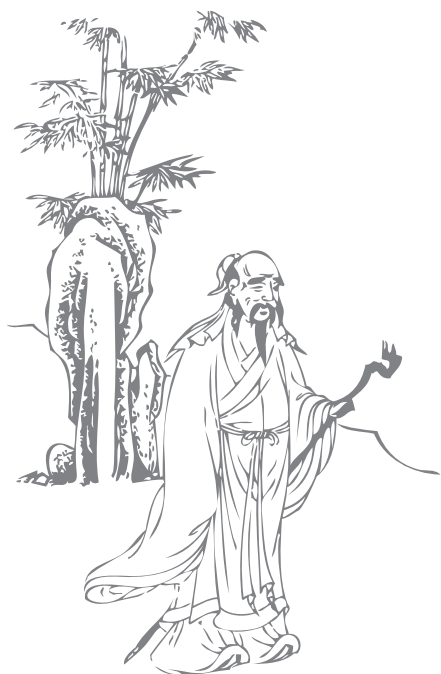
李清照的离婚官司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

孤雁儿

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沈香烟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这是李清照晚年写的一首咏梅词。词前有几句小序，是这样写的：“世人作梅词，下笔便俗。予试作一篇，乃知前言不妄耳。”她说，世人写咏梅的词太多了，但是写得好的不多，大多一下笔便落了俗套。我也写试着填了一首，才知道前面说的不是妄语。这是李清照的自谦之语。意思是说，我本来想另辟蹊径，可写出来也难免落俗套。

上面这首词，我用现代的语言“翻译”一下，大意是：藤制的躺椅，放在床上的梅花纸帐还在，我丈夫赵明诚人却不见了。早上起床后，孤单的我有说不尽的相思。沈香烟断了，玉炉也冰冷，我思念的情怀就像水一样，潺潺流过。“笛声三弄”是个典故。据《世说新语·任诞》记载：有一天王徽之下船后在岸边散步，听说桓伊这个人善吹笛，就派人请桓伊吹一曲欣赏一下。桓伊早就听说过王徽之的大名，是个名士，答应了，下车为他吹上一曲，吹完什么话也不说，乘车而去。主客“不交一言”，尽管如此，王徽之却再也忘不了桓伊，两个人异常默契，惺惺相惜。李清照借用这个典故，暗指她和丈夫赵明诚之间也曾经心灵

酒暖

唐宋词里的
风花雪月
回忆思念瘦

相通，“不交一言”却相知相爱。可是如今，赵明诚死了，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天人永隔，所以，她说，“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梅的心“惊破”，突然破了，花落了，败了，春天去了，有多少春情春意让我回忆、伤感。

轻轻的风吹在脸上，稀疏的小雨像梅花一样落下来，带来一丝凉意，又催我流下多少伤心寂寞的眼泪。“吹箫人去玉楼空”也是个典故。《列仙传》里记载了箫史和弄玉的故事。大意是这样的：传说秦穆公有个心爱的女儿，一次偶然在宫中听到远处山上传来的吹箫声，很是着迷，以至于一日听不到就茶饭不思。秦穆公就命人把那个吹箫人叫来，一打听，他叫箫史。秦穆公想留他在宫里，可是他喜欢隐居，不肯。秦穆公只好答应女儿弄玉跟他去学吹箫。两个人日久生情，秦穆公只得答应了女儿的要求，让她嫁给了箫史。弄玉跟着箫史学吹箫，能够将凤凰鸣叫的声音学得惟妙惟肖，后来，他们二人的箫声果然将真凤凰引来了。箫史和弄玉就像电影《阿凡达》演的那样，骑在凤凰身上一同飞上天去了。弄玉在天上住的地方就叫“秦楼”，也叫“玉楼”。

这里，李清照用这个典故，意思是丈夫就像箫史，她则像弄玉公主，两个人曾经夫唱妇随，现在呢，丈夫却一个人撇下她，到天上去了，剩下空空的玉楼。现在纵然我把肠愁断了，又能“与谁同倚”？和谁一起比翼双飞呢？即使春天再来，梅花再开，我折下一枝梅花在手，又能寄给谁呢？我和他，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上。

在传统文化里，折梅，这个词暗含的就是思念远方的亲朋。这个典故最初出自一首诗。南朝陆凯曾经折梅寄给远方的好友范晔：“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如果把李清照的这首词和冯延巳的词《长相思》比较一下：“红满枝，绿满枝，宿雨厌厌睡起迟，闲庭花影迟。



忆归期，数归期，梦见虽多相见稀，相逢知几时。”可以看出，两个人是两种风格，李清照写得更真切、更凄惨一些，毕竟这是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惨剧。

你看，李清照表面是在咏梅，可暗地里却是在悼念死去的丈夫赵明诚。这其实是一首悼亡词。

那么，到底李清照和赵明诚之间的感情有多深，让她如此肝肠欲断？赵明诚死后她为什么又能再嫁呢？为什么再嫁仅仅一百天宁愿坐牢也要离婚呢？一个女人在宋朝也能打离婚官司吗？

相信读者和我一样，有太多疑问。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大词人李清照的故事，说说她的词，她的爱情，她的婚姻，当然，也得说说她的离婚案。

父亲李格非是苏东坡的学生

李清照是个才女，婉约派的代表词人，说她是宋朝第一女词人大约没有人反对。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曾说：“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易安与魏夫人。”易安就是李清照，魏夫人是宋徽宗时代宰相曾布的妻子，魏夫人在词方面远不如李清照。李清照的词有太多读者，太广为人知了。随便举几首：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不愧是婉约派词宗。你看她写得非常容易懂，反复叠字，想模仿而不可得。不是女人，谁的感情世界能这么曲折连绵？说她是女人，又很有气势，颇有丈夫气概，真的像大珠小珠落玉盘，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这般清冷、肃杀的季节，李清照寻寻觅觅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安慰？是真理？是期待？还是温情？“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惆怅，莫名其妙地惆怅。找不到生存的依靠甚至看不到希望，心突然很灰。所以，我一直欣赏顾随先生的一句话：“以绝望的心，过希望的生活”。

再举一首大家特别熟悉的诗：

《乌江》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这首诗是李清照在逃亡途中、路过乌江时写的。她借项羽的宁死不屈来反讽宋徽宗父子的无能、败国。

她写的有丈夫之气，和辛弃疾有一比。其实，一直到晚年，在逃亡的路上、贫病交加的日子里，她都没有忘记被金兵占领的家乡，都在梦想收回故土，她写道：“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那堪永夜，明月空床”。面对南宋小朝廷的腐败和苟安，她甚至想像花木兰那样，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打跑金人，收复中原。

李清照出身名门，父亲李格非进士出身，官当的也不小，礼部员外郎。那个时候的礼部和今天的教育部还不太一样，宋朝时的礼部主要是主管国家祭典啊、外交啊、礼仪啊这些东西，也包括今天教育部这些功能，比如说乡试啊、学校啊之类。李清照的父亲做的不是礼部尚书，而是礼部员



外郎，大约就相当于今天的司长之类，厅长或者省级干部吧。

要论学问，也毫不逊色，大学士苏东坡的学生，家里的藏书不少。李清照的母亲也是名门之女、大家闺秀，当朝宰相王珪的大女儿。生在这样的家庭，李清照从小就受到读书、填词的熏陶。不幸的是，李清照幼年丧母。还好，李格非娶的第二任妻子人品、修养都很好，对李清照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还教她断文识字。李清照的后母是状元王拱宸的孙女，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莫道不销魂 人比黄花瘦

那个时候，不时兴自由恋爱。就连苏东坡这样自由旷达的人，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李清照一个女流之辈，更不可能外出认识男子，然后恋爱、结婚了。

18岁的李清照与21岁的赵明诚结婚了，两家算得上门当户对。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当时是吏部侍郎，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国家人事部副部长之类。吏部可比礼部有油水，赵挺之后来还当到宰相的高位。赵明诚虽然是“高干子弟”，但不是个张扬的人，而且有个高雅的爱好：文物收藏，酷爱金石文字的收集研究。李清照本不是爱财之人，婚后她陪丈夫一起写词，看书，研究金石书画，夫唱妇随，日子过得相当如意。

赵明诚根本就没有参加科举考试，靠着家族的关系，当上小官。他的兴趣原来就不在科举上，估计参加他也考不上，因为他好像只爱他的金石考古，后来果然成了这方面的名家。他从此可以领着国家的工资来搞自己的学问了。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羡慕宋朝，那是历史的“高薪养学”

酒暖

唐宋词里的
风花雪月

回忆思念瘦

时期，那个时代的学者文人不但地位高，官员尤其是文官的工资也高，安心做学问的硬环境和软环境都具备。赵明诚后来就成为了和当时的文坛盟主、著名的学者欧阳修齐名的金石考古专家。

赵明诚后来到外地做官，李清照在家闲来无事，就填词。重阳到了，她寂寞了，想远方的丈夫，就填了首《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她把寂寞和惆怅写下来，然后寄给在外做官的丈夫。

这首《醉花阴》，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满天的薄雾和浓云，看不到阳光，这样阴沉的天气就像我的心情一样，一天到晚愁绪相伴。龙脑香在金色的兽形香炉里寂寞地燃烧着。又是佳节，又逢重阳，人家都是夫妻二人登高，我却一个人在家里相思。一个人枕着冰冷的玉枕、在纱帐里睡觉，半夜时那股凉气穿透我的身心。

我独自到东篱下喝酒赏菊解愁，一直喝到日暮黄昏后，闻闻身上，衣袖里充满了菊花的香气。别说这忧愁和思念不销魂，当秋日的西风乍起、吹动帘幕时，想你的人儿可是比那黄色的菊花还要憔悴。

李清照的词里面喜欢用“东篱”，来自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意思是她很羡慕陶渊明，很想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所以她给自己取名叫易安居士。

这首词写得真是太好了。据《娜环记》载，赵明诚看到后，暗暗叫好。但他不想在词上输给妻子，于是，就闭门谢客，构思好几天，终于写出五十阙词。然后，连同李清照的《醉花阴》一起，拿给好朋友看，让朋友评评哪句词写得最好。当然，朋友不知道里面有他老婆的词。朋友看后说：“只三句绝佳。”赵明诚忙问是哪三句？朋友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小夫妻俩打情骂俏，互相不服输，又有共同的爱好，而且那个时代女人又不用找工作、上班，做官的也不用担



心被杀头，大不了被贬。所以说，李清照婚后的生活甜蜜而幸福。遗憾的是，暂时两地分居，徒添相思之愁。

一剪梅：李清照写给丈夫的“情书”

想丈夫了怎么办？那个时代又没有手机、电脑、电话，只能写小词代情书，寄给远方的官人。这首《一剪梅》就是李清照写给丈夫的“情书”。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首词我们太熟悉了，因为它已经被现代人谱成流行歌曲，到处传唱。你看李清照写的，她说，老公啊，外面的荷花已经调谢了，有了秋天的凉意，可是屋里夏天铺的竹席我都还没有换。一直想你，连换玉簟这事都忘记了。秋天，寂寥啊，我的心何尝不是秋天呢？我“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我想你，从春到秋，无法排解。干脆换上轻便的休闲装，独自一人，划船散心去、解闷去。可是，我哪有心游览啊。只是不停地抬头看天，看云，有没有你的信寄来啊？天上一字飞行的大雁啊，是否带回你的书信？我们快要团聚了，因为我看到月亮都圆了，月光洒满西楼。

落花自己在那里零落，水自己在那里流淌。你就不担心我这朵花飘零么？我想念你，也希望我和你一样地想念

酒暖

回忆思念瘦
唐宋词里的风花雪月

我。只要不能团圆，我想我这种相思之情就没有办法消除。老公啊，你知道吗，我对你的思念，无时无刻不在，皱着眉头刚刚舒展开，那刻骨的思念又悄悄地爬上心头。我挥之不去呀，无法排解呀，我无处可逃了，你知道吗？

写得真好，太好了。最棒的情书。很多人喜欢听周杰伦的《东风破》，我也喜欢一遍遍地听：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 / 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 / 旧地如重游月圆更寂寞 / 夜半清醒的烛火不忍苛责我 / 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 / 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 / 水向东流时间怎么偷……歌词写得不错，有点宋词的味道，但就词说词，和李清照写的这首“情书”相比，一下就比较出了差距。

从这首《一剪梅》的词来看，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的感情是非常好的。两个人感情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李清照一直没有生孩子，赵明诚还是一如既往地爱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老婆不能生孩子，在宋代的法律中是可以休掉的。就说陆游吧，他肯定爱表妹唐婉了，可是两个相爱的人还是分开了。为什么分开呢？她婆婆不同意，要他必须休掉，理由就是唐婉不能生孩子。宋朝的法律为男人休妻规定了七条（即所谓的“七出”），女人符合任何一条，男人都可以休掉，哪七条？“一无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不能生孩子，是头一条。但是，赵明诚不但没有休，还视为知音，相亲相爱。

还有，他们爱好、志趣相投。赵明诚家后来倒霉、被罢官，连累到赵明诚也没有官可做了，李清照毫无怨言地陪丈夫到山东青州隐居，这一隐就是十年！而这十年，他们切磋学问、共同读书，反而在事业上获得大丰收，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共同撰写了考古巨著《金石录》。这十年，也是李清照一生最安逸、最幸福的十年。她自号易安居士，就是为了效法陶渊明。他们的书房取名叫“归来堂”。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有这么一个句子：“审容膝之易安”。

“容膝”两个字，是夸张的说法，就是说房子是“蜗居”，空间小得只能勉强把膝盖挤进去，即使住在这样的陋室里，

也一样能心安，能随遇而安。

可是，这位易安居士，后来在北宋灭亡、丈夫病故后，一路逃亡，漂泊，也没法“易安”了。

50 岁的李清照再嫁 100 天后离婚

公元 1127 年，北方金国攻破了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俘，徽宗的第九个儿子、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于同年 5 月，在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商丘做皇帝，这就是南宋，赵构也就是宋高宗。

这个时候金兵还在后面追，宋高宗就带着大臣一路南逃，坐船逃到浙江温州。金兵没有再追，高宗就回到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李清照的家乡早已被金兵占领，他和丈夫只好南逃，多年搜集来的金石字画丧失殆尽。路上丈夫接到朝廷要重新起用他为湖州知府的圣旨，两个人不得不暂时分开。谁知道这次离别竟成了永别，赵明诚出师未捷身先死，在去建康（今南京）报到的路上病死了。快要 50 岁的李清照得知这一消息，痛不欲生。国难之后，又是夫亡，其情何堪？她写下了“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这样的词句。

自从建炎三年（1129 年）8 月，丈夫赵明诚去世之后，李清照就孤身一人流落江南，颠沛流离，身体越来越虚弱，各种各样的病痛在折磨着她。1132 年，她来到杭州，认识了张汝州。张汝州花言巧语，经常来关心无依无靠的李清照，对她百般示好。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晚年，50 岁左右的李清照竟然犯了“晚节不保”的糊涂，相信了什么

酒暖

唐宋词里的风花雪月
回忆思念瘦

爱情，顶着世俗的压力再嫁，嫁给了张汝州。结婚之后才发现，张汝州对她关心是假，贪图她的钱财是真，以为李清照一定有很多古董、字画。但是，张汝州失望了，李清照这个时候已经一贫如洗。而李清照也终于看到他的真面目，“寻寻觅觅”寻来个什么人呢！二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上当者，两个人从吵架到全武行，实在过不下去了。

李清照想离婚，谈何容易！那年头，男人可以休妻，女人哪能离婚啊？女人如果告丈夫，要求离婚，即使印证丈夫有罪，诉讼成功了，女人也得坐两年牢。宋朝法律就是这么定的。

李清照以张汝州“妄增举数”为由，告他欺君。欺君之罪，那可是要掉脑袋的。什么叫“妄增举数”呢？宋朝有规定，举子考到一定次数，取得相应的资格，就可以给你官做。但是，张汝州说了谎话，谎报了考试的次数，“填表”弄虚作假。最终，张汝州被削去官职，流放外地。

李清照第二次嫁人，是一场错误，这场婚姻仅仅持续了100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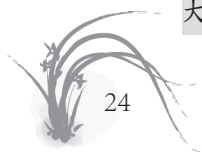
李清照虽然成功地离了婚，摆脱了张汝州，但是，根据当时法律，她还得坐两年牢。李清照入狱后，由于家人设法给狱卒行贿，李清照仅仅在监狱住了九天，便被释放。

李清照带着残碎的心，背井离乡，贫困忧苦，晚年改嫁，名声自然受影响。

飘泊，飘泊，飘泊，她终于再也没能回到故乡，寂寞地客死江南，带着思念、屈辱和遗憾……

词人小传

李清照（1084—1151年），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婉约派代表词人，北宋著名学者李格非之女。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纪念馆座落在泉城——山东济南大明湖畔。著有《漱玉词》。今人有《李清照集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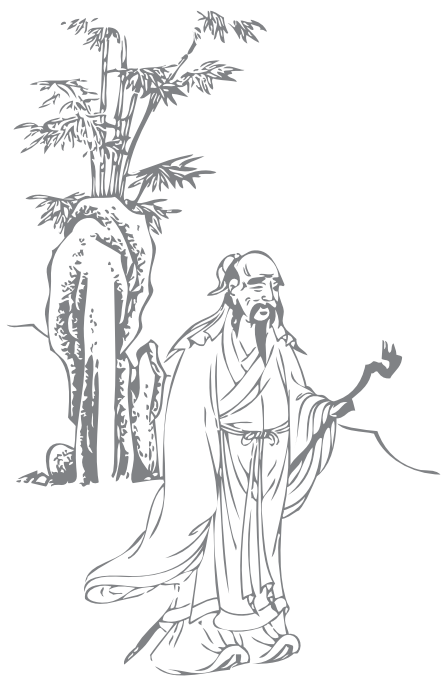
卷二

苏轼和他的两妻一妾



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生命中重要的女人：王弗和太后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有的版本叫“穿空”），惊涛裂（有的版本叫“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大江东去，大浪淘沙，通古今而观之，多少才志之士，无论当日何等辉煌，现在俱往矣，都已成过眼云烟。我个人被贬一地又一地，算得了什么？终究还是要过去的，古人中那么多风流人物，终将成为过去。在残余的战壁西边，当地有人传，说那就是周瑜大破曹军的赤壁了，你看看那里，那大江多么汹涌，乱石都能“崩云”，惊险的涛水能“裂岸”，卷起的波涛像千堆雪那么壮观、宏伟、有力。这么美好的江山，像画一般，当时有多少英雄豪杰，周瑜当年 23 岁，风华正茂啊，还有诸葛亮，那个时候才 28 岁，还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

想想周公瑾当年，20 多岁，娶了天下有名的美女小乔。一股英雄气概。看他那儒将的风流，手里拿着一把羽毛扇、戴着纶巾，在谈笑之间，火烧战船，把号称几十万大军的曹操打得“灰飞烟灭”。

酒暖

唐宋词里的
回忆思念瘦
的风花雪月

周公瑾有能耐吧，建立这么大功业，现在在哪里呢？还不是被“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了？

如果我死去的妻子王弗的魂魄神游回到我们的家乡，她一定会笑我苏东坡，如今头发都白了，却一事无成，还差点死在监狱里，至今穷困无定居、在外面漂泊。人家小乔初嫁的时候，周公瑾才二三十岁，这么年轻，就建功立业，我如今快 50 岁了，还在为生计发愁。

我当然比不了周公瑾，但是，那么风流的人物不是也成为历史了吗？人生就像一场梦，我拿了一杯酒，洒在江里，给江心之中那轮寂寞的明月喝一杯吧。我可以把感情寄托给明月兄。

苏东坡这首词，豪放，够味，气象开阔，豪迈超拔，很多人爱读。中学教材里面也喜欢选这一首。一些企业家讲课的时候，也喜欢举这个例子，说苏东坡这首词有力量，有气魄，格局大。格局大，才能成大事，有胆量才能有产量嘛。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向沟渠”，我觉得，这是误读了苏东坡。这词写得不是什么魄力，“格局大”那也只是表象，写的是悲哀，是他理想落空的悲哀。但他没有沉在悲哀中不能自拔，他看得很开，很旷达，很超脱，很高远，他把自己的心溶化到江水和明月中去了。

台湾郑骞先生认为，“故国”指的是苏东坡的故乡。“多情”指的是苏东坡的夫人。苏东坡一生共娶了两妻，陪伴他的还有一妾。“多情”指的是苏东坡的哪个夫人呢？是死去的夫人王弗。

王弗是原配，是乡贡进士王方的女儿，四川青神乡人，和苏东坡的老家眉山滨江距离也就是 10 多里路。至和元年田午（1054 年），16 岁的王弗嫁给比她大三岁的苏东坡。后来伴随苏东坡到惠州和海南岛的长子苏过是苏东坡和他的第二任夫人所生。元佑八年（1093 年）27 岁的王弗去世，



伴随苏东坡十一年。在这十一年里，王弗和苏东坡的生活非常幸福，是苏东坡一生中比较得意的日子。

就在1093年的秋天，还有一个他生命重要的女人去世，那就是太后——宋神宗的母亲。王弗和太后，对苏东坡的一生的影响非常玄妙，她们两个人的去世，直接影响了苏东坡的命运，两个守护神走了，苏东坡从此开始倒霉，颠沛流离，历经忧患，饱尝了人世的辛酸，仕途就没有顺利过。

林语堂先生说，王弗死的时候，苏东坡的福禄达到最高峰，她死的恰是时候，不必陪他度过一生最悲惨的年华。苏东坡由扬州回京，先当了两个月的兵部尚书，十个月的礼部尚书，他弟弟官拜门下侍郎。苏夫人王弗曾陪皇后祭拜皇陵，享受贵妇的一切荣幸。苏夫人死后，葬礼非常隆重。她的棺材放在京城西郊的一座佛寺中，十年后才把他们夫妻合葬在一起。（《苏东坡传》，林语堂著，海南出版社）

用今天的话来说，王弗是个有帮夫运的女人。在她和苏东坡相处的十一年里，王弗见东坡为人太直，说话容易得罪人，总是劝导东坡：“待人处事要秉公执正，谨慎行事。”而每当苏东坡读书时，她便在旁边“红袖添香”，陪伴在侧，终日不去。王弗特别聪明，记忆力好。有时候，苏东坡读过的书有所忘，她总能记起来，问她其他的书，她大概都能记得。苏东坡说她“敏而静”，聪明又不张狂，不轻易显露才华，沉稳而安静。据《侯鲭录》记载：作者妻王弗，知书懂诗。随作者官颍州时，在一个正月夜里，见庭前梅花盛开，月色霁清，谓作者曰：“春月胜于秋月色，秋月让人惨凄，春月令人和悦。可召赵德麟辈饮此花下。”东坡喜曰：“此真诗家语也。”

王弗是苏东坡的贤内助，这一点名副其实。连老学究苏洵也对这个儿媳妇异常满意，王弗去世后，苏洵悲伤不已，嘱咐儿子：“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姑之侧。”东坡听从老父亲的话，始终没有忘记结发之妻。

是年后，还写词悼念，“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苏东坡和他的二十七娘

苏东坡的第二位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排行27，人称27娘，比苏东坡年轻12岁。侍奉苏东坡25年，于46岁去世。王闰之在才学上不如堂姐，在悟性上也不如后来的王朝云，但是她陪苏东坡的时间最长，对苏东坡的照顾最多。

元稹怀念妻子韦丛的时候说，“贫贱夫妻百事哀”，王闰之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陪苏东坡漂泊，刚贬到一地，还没呆上三年又迁移到另一地，生活上的艰难可想而知，有时候，连个正经住的地方都找不到。

她虽然是继妻，却是苏东坡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女人，她和东坡是一对不折不扣的“贫贱夫妻”。苏东坡流放、回朝，她都一直陪伴，无怨无悔，还为堂姐照看三个孩子，对前妻的孩子如同己出，把他们和自己所生的孩子一样看待，是一个优秀的后娘。苏东坡对她这一点特别感激，夸她“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王闰之还有一个了不起的优点，就是得失若一，随遇而安。她的最大心愿就是家庭的安定与温馨。

苏东坡为王闰之写的祭文是这样的：“……妇职即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已亦奈何，泪尽目干。旅宾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



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有人说这首词是苏轼写给王闰之的，也许吧。

这首词“翻译”成现代语言，意思是，凋残的红花零落了，树枝上长出红杏来。燕子飞来的时候，碧绿的水从人家绕过，飞舞的柳絮被风吹得越来越少，天涯哪个地方没有青青芳草呢？

墙里有人在荡秋千，墙外是人行道，墙外的行人，听到墙内荡秋千的美人那清脆的笑声。行人渐行渐远，笑声一点点地消逝，悄悄地安静下来。要走的终归要走，墙外的行人何必自作多情，不过是几声笑罢了，何必为此烦恼伤神呢？

如果和王弗比起来，王闰之在贤惠、顺从方面不逊色，但缺乏王弗的慧心识见，知音肯定算不上。苏东坡知音应该是朝云，在最艰难的时期陪伴左右。

苏东坡再次被贬到湖州时，因为写诗被弹劾，遭遇逮捕，王闰之非常害怕家庭因此不再安定，不理解丈夫为什么总爱写，让人抓到把柄。她生气地把丈夫大部分书稿一把火烧了，边烧边骂：“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她认为全家的灾祸都是因为这些书稿，苏东坡后来心疼得无法形容。这让他更为痛切地思念起王弗。王弗永远不会这样做，她知道书稿对他意味着什么，他们二人相互理解，情深意笃，伉俪美满。虽然，夫人谢世已经多年，但是，这份思念挥之不去，虽淡而弥永，久而弥坚。

惟有朝云能识我

接下来该说说朝云。

王朝云，杭州钱塘人，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苏东坡被贬为杭州通判。苏夫人王闰之在杭州买朝云是当丫环用的，当时朝云仅十二岁，因家境清寒，自幼沦落在歌舞班中，为杭州一位小歌女。按照宋朝的说法，朝云是苏夫人的丫环。但是，中国的古人经常给太太丫环“升职”，升格为“妾”。秦观写诗赞美她美如春园，眼如晨曦，也许有夸张的成分吧。

曾经看到过一段记载说，“在苏轼和王闰之共同调教之下，王朝云从一个懵懂的少女成长为人见人爱的‘如夫人’。王闰之临终前把王朝云叫到跟前，再三嘱托她，无论苏轼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要离开他。她含泪答应。”

关于朝云的故事，广为人知的是“惟有朝云能识我”了。这个故事来自宋代费衎的《梁溪漫志》中的记载。说一向乐观、豁达的苏东坡某次又因为口出直言，得罪了同僚，在朝堂上受了一肚子气。这个人生性幽默，放浪，他发泄郁闷的方式也和一般人不一样。回到家，他拍着自己的腹部，问家中的几个侍妾：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什么？有人答：“文章”，有人答：“见识”。苏东坡摇摇头，王朝云笑道：“这里头啊，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据说，后来苏东坡在朝云墓址所在的惠州西湖曾为了纪念朝云建过一个六如亭，亭子上他亲笔写的一幅对联就是：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由此可见，在苏东坡看来，知我者，朝云也。朝云才是苏东坡的知音。

林语堂先生这样说，苏东坡在惠州的故事总是离不开朝云。他死后，白鹤峰的居所被人辟为“朝云堂”。王朝云是杭州人，苏东坡第一次谪居返京途中，她的儿子在襁褓中去世，使旅途平添了不少辛酸。后来她一直跟着苏东坡，晚年流放惠州，陪伴苏东坡的就是她和苏过。在惠州的日子，苏东坡与朝云以练功绝欲抵御瘴气的侵袭。

苏东坡一生，活了66岁，有过两妻一妾。朝云虽然是妾身，但是苏东坡引为知己。

有一天，朝云又唱起了她特别喜欢唱的苏轼的一首《蝶恋花》。有史料记载说，朝云唱到一半的时候，“歌喉将啞，泪满衣襟”。苏轼忙问她，怎么了？朝云说：“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原来，是“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让朝云泪满衣襟，唱不下去，“怜惜先生，伤心不忍歌”。

“天涯何处无芳草”怎么会让朝云泪满衣襟呢？原来这里面有一个典故。“芳草”就是一个文化上的语码，能让人产生联想。什么联想呢？就是深切的悲痛。屈原《离骚》中，有这么一句话：“何所独无芳草兮，又何怀乎故宇？”意思是说，天下到处都有香草，你又何必只怀念着故国？翻译成今天更白的话，就是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香草美人，在屈原的《离骚》中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治国的理想。既然在自己的国家不能实现，干脆离开故国到别处去。但真的能离开吗？离不开的。所以屈原又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表现了屈原内心世界极度的挣扎和痛苦。

苏东坡说，“天涯何处无芳草”，表面上看来是旷达与洒脱，其实是深深的痛苦和无奈。一次次直言不讳，一次次被陷害，被贬，还不知道下一站又被贬到哪里呢。朝云通过洒脱的表象读出了苏东坡内心的悲哀和凄凉。恐怕

也只有朝云读懂了东坡的心，政治风云变幻，苏东坡不过是那一个墙外失意的匆匆过客，所以，她哭了，唱不下去了。

苏东坡故作轻松地、微笑着宽慰朝云说：“是吾悲秋，而汝又伤春矣！”意思是说，朝云，是我悲秋，而你又伤春了。别伤感了，我能在这蛮荒之地听你唱《蝶恋花》已经很幸福了，其它的苦痛又算得了什么呢？可是，朝云死后，苏东坡“终身不复听此词”。他们两个人，真的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举世浊浊，我独昭昭。

王朝云，事东坡二十三年，忠敬如一。王朝云在惠州又为苏东坡生下一子，取名干儿，产后因为身体虚弱，绍圣三年七月五日（1096年）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卒于惠州，年仅三十四岁。

《江城子》是单纯悼念亡妻吗？

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苏东坡写的一首著名的悼亡词。写的是苏东坡对于亡妻铭心刻骨的思念。我用今天的话“翻译”一下：

我苏东坡这个生者和亡妻这个死者，阴阳两隔，算起来到如今已经十年音信两茫茫了，不用思量，也难忘妻子，更何况经常思量呢？亡妻王弗的孤坟在千里之外的四川老家，我如今身在异地，连个诉说凄凉的地方都没有。看我

现在，满面灰尘、两鬓如霜，即使和爱妻王弗见了面，恐怕她也认不出我来了。

爱妻呀，孤独的夜晚，我梦到你回家来了。你还是那么美，像当年一样，在小轩窗下梳洗化妆。我和你互相看着，千言万话却说不出，惟有让热泪肆意地流淌。梦终于醒了，想到年年最让人断肠的地方，就是那明月下凄冷的短松冈。

中国的诗，有一种言志的传统，所谓“文以载道”。这种过于严肃，过于主流的诗，也限制了诗人的性情表达。自从有了词之后，中国文人在性情的表达上找到了一个渠道。

词，不必言志。词写出来，本来就是歌舞酒宴之间交给歌女唱的，其内容在最初无非是写男欢女爱、相思离别的。那个时代，文人雅士有个习惯，就是大家喜欢在酒宴和祝典中和歌妓厮混，名誉上不但不会受影响，相反还被人羡慕，是风流的表现。苏东坡一生参加过无数名妓的酒宴，差不多每次都要答应人家在披肩或者是香扇上题诗或者小词。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过类似的话，苏东坡甚至还把严肃的和尚同妓拉在一起，把妓女带进寺庙，还对别人说他们学了“奥秘的佛课”。苏东坡喜欢游山玩水，也喜欢一个人去游庙，和僧人交朋友。在杭州做通判时，他就喜欢一个人到庙里，借和尚的躺椅，搬到附近的竹林里面，脱光衣服睡觉。据说，一位小和尚某次看到苏东坡背上有七粒黑痣，排列方位很像北斗七星。老和尚说，可见他是天庭派下来的神灵，暂时在人间作客而已。

那个时代，小词大有市场。但是，人非草木，文人也一样，文人总是有自己的相思、愁绪和不得意要借助于词来寄托。这样，词写花、写草、写女人，但实际上也给人政治上的感发和联想。

词的形式比较自由，长短不一，不一定一本正经，不一定非得是五言、七言。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小词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自从苏东坡写了“大江东去”这样豪放的词之后，词也开始主流了，被诗化了。这是苏东坡的重要贡献。

那么，上面这首《江城子》，苏东坡是单纯悼念亡妻的吗？从词里看，也不排除苏东坡借悼念亡妻来表达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得意、官场上的苦闷和挣扎，以及失落感。“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我内心世界的苦闷向谁说去？“无处话凄凉”啊。谁了解？十年了，整整十年了，我一贬再贬，只是因为我不愿同流合污，不愿意苟且附和于新党，也不愿意苟且附和于旧党，却落得如今这样的下场，两面都不落好。其实无论是新党的王安石，还是旧党的司马光，我们都是好朋友，我直言批评他们的政策，那是“对事不对人”啊。但是，我说了新党的坏话，就被贬到杭州做判通，然后由杭州转到密州，又转到湖州。一贬再贬，在每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都很短。从前有爱妻王弗的时候，还可以说说话，有人体贴和倾听，如今呢？是“无处话凄凉”啊。

古来才大难为用

杜甫说自己“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七岁就能开口咏出写凤凰的诗，可谓天才。但是论官职，他官做得并不大，也就是个左拾遗，就是给皇上提建议的官。

叶嘉莹先生在讲课时，讲到过杜甫的一首《古柏行》：“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银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意思是说，诸葛亮庙前有一棵古柏树，那树干大得不得了，长得高，“参天二千尺”。这么粗，这么长，这么坚固的树，按说是可以做栋梁之材的，“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杜甫说，有一座大厦就快倒了，可以用孔明庙前的老柏来做栋梁之材吧？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万牛回首丘山重”，太大了，多少头牛



也没有办法把这么粗大的木材运下山去。叶嘉莹先生说，杜甫所感叹的是“古来才大难为用”，真是大才人家反而不用他，因为很多人愿用听话的奴才，不用不听话的英才。

苏东坡是不是大才？当然是。一流大学者，诗、词、书、画、散文，都是一绝，书香门第，家境不错，苏家以“三苏”闻名。在“唐宋八大家”的榜单上，苏家父子就占了三人，即父亲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东坡）苏辙（子由）。

苏东坡这个人，在22岁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就考了个第二名。本来应该是第一的，但是主考官误以为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学生写的，放在第一怕不妥，就放在第二了。怎么回事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科举考试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出这个题，意思是说，无论罚也好，赏也好，都要忠厚之至。不能很轻率，不能不厚道。据叶嘉莹先生说，欧阳修出这个题，是因为他父亲当初审判案件的时候曾说，这个人若要判死罪，我要再三替他考虑。如果能减轻，我尽量把他减轻、尽量不轻易把他处死（见欧阳修《龙冈阡表》）。苏东坡在考试的论文上说了一个典故，“尧的时候是皋陶为士，做司法官。有一个人犯罪，皋陶说杀之者三，尧说赦之者三”。

欧阳修一看，说这篇文章写得好，作者论据充分，知识渊博，引用的论据我这个主考官都没有读到过的，好，第一名，状元。但是，欧阳修心想，这可能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还是避嫌一下，放第二吧。

那个时候，文人是很讲礼节的。过后，苏东坡去谢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是个大学者，也是个性情中人，就好奇地问，你在文章中引用的那个典故出自哪本书？苏东坡说，“想当然尔！”他说，那是想当然杜撰出来的，皋陶执法那么严，而尧为人那么仁厚，他们应该是这样的处理方式。

欧阳修是什么反应，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苏东坡的为人，用叶嘉莹先生的话来说，他这个人有

酒暖

唐宋词里的
回忆思念瘦
的风花雪月

他认真的一面，决不盲从；也有他通达的一面。南怀瑾先生说他的名字应该叫“苏东皮”，就是说他还有很顽皮的一面。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苏东坡传》，海南出版社）林语堂说，苏东坡的心灵像天真的小孩，他一生对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实。他天生不善于政治的狡辩和算计；他即兴的诗文或者批评某一件不合心意的作品都是心灵的自然流露，全凭本能，鲁莽冲动，正像他所谓的“春鸟秋虫声”，也可以比喻为“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始终卷在政治旋涡中，却始终超脱于政治之上，没有心计，没有目标。他一路唱歌、作文、评论，只是想表达心中的感受，不计本身的一切后果。

他有时候顽皮，有时候庄重，随场合而定，但却永远真挚、诚恳、不自欺欺人。他写作没有别的理由，只是爱写，他挥动笔尖，有如挥动一个玩具。他对朋友和敌人都乱开玩笑，有一次在盛大的朝庭仪式中，他当着所有大臣的面嘲弄一位理学家，措词伤了对方，日后为此吃了不少苦果。但是，别人最不理解的就是他能对事情生气，却无法恨别人。他恨罪恶，对作恶的人倒不感兴趣，只是不喜欢而已。怨恨是无能的表现，所以他从来没有私怨。大体上说，我们得到一个印象，他一生喜欢嬉游歌唱，自得其乐；悲哀和不幸来临，他总是微笑接受。

他仁慈慷慨，老是省不下一文钱，却自觉和帝王一样富有。他固执，多嘴，妙语如珠，口没遮拦，光明磊落；多才多艺，好奇，有深度，好儿戏，态度浪漫，作品典雅，为人父兄夫君颇有儒家风范，骨子里却是道教徒，讨厌一切虚伪和欺骗。他单纯真挚，向来不喜欢装腔作势作态。每当他套上一个官职的枷锁，他就自比为上鞍的野鹿。一



任一任的皇帝私下都崇拜他，一任一任的太后都成为他的朋友，他却遭遇贬官、逮捕，生活在屈辱中。

他有魅力，正如女人有风情一般。他是中国文人最喜爱的名家。

苏东坡的最佳名言，也是他对自己的弟弟子由说的话：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难怪他快快活活、无忧无虑，像旋风般地活过一辈子。（《苏东坡传》，海南出版社）

乌台诗案 死里逃生

在湖州时，按照惯例，官员到任要给皇帝写个谢表。苏东坡先是照例谦虚一番，谢皇恩，感谢给他这一新职，然后这样写到：“臣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羊小民。”意思是说，微臣不会看风使舵，天生在这方面愚顿，不能和那些“新进”一起为皇上效力，我年纪大了，不想生事了。贬我到偏远的小地方，或许我可以在那里当个牧羊小民。

问题出在“新进”上。“新进”在新党人王安石的口中已经有了固定的意思，代表那些“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这是朝中官员都知道的。这话让那些“新进”们听了能舒服吗？什么意思？你摆老资格啊，你清高啊，你不愿见风使舵，莫非我们这些人都是“见风使舵”的小人？

苏东坡说话就不会看人脸色，总得罪人。那些人就在他的谢表中选取句子，试图抓到把柄，搞文字狱那一套，说他诽谤政府。于是，把他抓了起来，关进了御史台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为什么叫“乌台诗案”呢？因为，御史台狱里面有柏树，所以也叫柏台。柏树上

经常有乌鸦栖住，所以叫“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按照林语堂先生的说法，是因为苏东坡在一首诗中谈到保甲制度带给人民的痛苦，描写人民挨打时的呼号，连妻子儿女也被抓入监狱。就是这些诗句给他惹上破坏政府威信的名。按照叶嘉莹先生的说法，有人先是以诽谤朝廷的罪名把他抓起来，然后再收集他的诗文，摘取其中的话，说他写的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唯有蛰龙知”，说柏树不但长在地面上的树干是笔直的，就连它的根，到九泉这么深的地方都是笔直的。但是，地下的根是曲是直，谁看见了？这一份隐藏的不被人认识的忠直心意，只有蛰伏在地下的龙才知道。整他的人说，天子是飞龙在天，你苏东坡竟然说地下有一条龙，你什么意思？这不是想叛逆吗？！把他抓起来，革职，还要处死他。

宋神宗还是很欣赏苏东坡的才学，报告一路打上去，宋神宗不批，因为皇帝根本不想杀他。宋神宗说，这个不能成为杀的理由。他咏的不过是柏树，写的是咏物诗，说有叛逆之心太牵强了。再说了，历史上诸葛亮还自称卧龙先生呢，难道他是想取汉献帝而代之？那些整苏东坡的臣子听了不敢说话了。结果，经过“乌台诗案”，苏东坡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

“魂飞汤火命如鸡”，苏东坡死里逃生。

1080年1月1日，苏东坡带着21岁的长子苏迈离开京城，来到黄州。他的家人则全部交给弟弟子由代管。当时子由做的不过是个小小的监酒——无非是国营酒店的总经理而已。任职的地点就在九江以南好几百里的高安。子由自己要带着自己一家人（3个儿子，7个女儿和2个女婿），还要将哥哥东坡的太太、朝云及2个儿子送到哥哥身边。总算一家团聚了，但苏东坡甚至不知道钱花完之后怎么办，只能精打细算。一家人要吃饭，光靠“节流”怎么行？必须“开源”，想办法种地吃饭。次年，也就是1081年，他终于得到一块地。

《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然而，这块地荒芜已久，当年又赶上大旱，尽管开垦地费了很大劲，



但收获很小。只好作诗，以此忘记劳动之苦累。就是这块营地，他取了名字叫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他说，“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

苏东坡开始在东坡耕田种地，累了就倚石而卧。几乎经历过死亡的他，感觉这就是他想要的归隐了。他在这里自己盖了房子。有山有水，他很满意，又快活起来。后来大名鼎鼎的宋朝画家米芾去那里拜访苏东坡，米芾当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才22岁。

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在黄州开始认真读佛书，参悟生命的本质，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之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此他始终把每一处贬地当成“吾乡”。因为“心安”，所以，穷达得失不足挂齿，随处可安，随处可乐，他说“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苏辙说他“胸中淡泊，无所蒂芥”（《墓志铭》）。

苏东坡那首著名的《定风波》就是在黄州写的。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这个时候，心态多么从容、镇定、通达，就像古人赞扬的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说，我走在路上下雨了，雨穿过竹林敲打竹叶，不怕，衣服淋湿了，也不慌张地奔跑，而是吟着诗、唱着歌，慢悠悠地走路。我手里拿着竹杖、脚上穿着芒鞋，这比骑马还要轻快，我不怕外面变化多端的风雨。我随时准备着“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辈子我都准备这样过，穿着蓑衣迎着风雨已经是我平生习惯，我从容而坦然。

带着寒意的春风，把我从醉酒里吹醒了，有点冷，但迎面山头上已经有一轮西沉的斜阳在迎面照耀我。回首来时走过的路，虽然也经历过风雨的萧瑟，但对我而言，风雨并没有改变我什么。无所谓什么风雨也无所谓什么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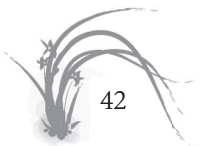
有什么差别呢？苏东坡对“风雨”和“晴”这两者都不介意了。他后来被贬海南儋州时写过一首《独觉》诗，其中也有这样两句：“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经历了宦海浮沉，人世飘零，这个时候，苏东坡已经不怕风雨了，不像有的人，风雨一来就怕了，被打败了。要知道，打败你的不是风雨，从来不是，而是你自己。苏东坡自己说过“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阴天也好，晴天也好，得也好，失也好，对我都是一样的。

本来是放逐，是贬，但是，他觉得这不能看作是一种惩罚，因为他很享受这种生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黄州，人生低谷、非常贫穷的时候，他写了被称为最豪放的词《念奴娇》，短词“大江东去”，还有两篇月夜访“赤壁”的文章，以及“承天夜游”。林语堂感慨说，难怪敌人要嫉恨他，把他送入监狱。两篇月夜记游的文章是以“赋”体写成的。苏东坡完全靠音调和气氛写作。这两篇文章流传千古，因为短短几百个字就道出了人在宇宙中的渺小，同时又说明人在此生可以享受大自然无限的盛宴，没有人写得比他更传神，虽然不押韵，只运用灵活的语言，他却创造出普遍的心境。

被贬惠州，为炼丹而尝试禁欲

苏东坡就有这样的气度和胸襟。后来他又被贬到广东的惠州。当时苏东坡已经 57 岁了，陪伴他去惠州的是他的爱妾朝云。当时，朝云 31 岁。据说在苏东坡一生所遇到的女人中，朝云是了解他的女人，精神和苏东坡比较接近，所以苏东坡将朝云比喻为“天女维摩”。他说，自己比白居易幸福，因为白居易的侍妾小蛮看到白居易年迈了，就离开了他。他夸奖这一点朝云比小蛮强多了。



唐宋时期，总有不少人迷恋炼丹，以求长生不死。在人生不得意的时候，白居易就曾经迷恋于炼丹，他在庐山的山顶上造了一间房子——当时也没人界定是否属于违建，反正白居易就在那里放上丹炉，苦苦炼丹。突然时来运转，新的官位等他去上任。就在接到任命文件的前一天，丹炉和丹锅同时坏掉。林语堂说，可见长生和荣华不可兼得。被贬惠州时的苏东坡相信他已经告别荣华，希望追求不朽能够成功。

那个时候，苏东坡常常服丹汞，玩道术，朝云很佩服他。他说要禁欲，天天要练什么深呼吸、控制精液。朝云这个时候已经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支持他。炼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怀疑自己有没有这种“天赋”。他说自己的性格容易激动，不平和，不配成仙。不幸的是，过了几个月，朝云因为患上瘟疫，念着《金刚经》去世了。从此，一直到死，苏东坡都没有再娶。

他在伤痛中，刚刚盖好房子，准备安居时，调令又来了，1097年，60岁的苏东坡突然被贬到海南岛。60岁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下回他又要被贬到哪，还要流放多久，也许他到死都不能回忤京了。

在渡海去海南的途中，苏东坡写了首诗《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其中有这样两句：“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苦难算什么，我已经习惯了。苦难过去就像一场风雨过去一般。云散之后，那月华还是皎洁的，天的容、海的色，原本就是那么澄清的。我本来就是这么清清白白，夸我也好贬我也好，对我无所谓，我心如“云散月明”，也是“天容海色”不需要点缀，也不需要澄清。乐观旷达，宠辱不惊。

苏东坡已经超越了自身的苦难，超越自身的私利，我就是这么“澄清”，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改不掉的，也不打算改，贬我一百次，该说的话我还是要说，我就是学不会巴结奉迎，忠心而正直。

苏东坡最好的词：《八声甘州》

寄参寥子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
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
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
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这首词写得超逸旷远。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评赞说：“突兀雪山，卷地而来，真似泉（钱）塘江上看潮时，添得此老心中十万甲兵，是何气象何雄且杰！妙在无一字豪宕，无一语险怪，又出以闲逸感喟之情，所谓骨重神寒，不食人间烟火气者。词境至此，观止矣！”金人元好问在《遗山文集》中说：“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

按照叶嘉莹先生的观点，苏东坡写得最好的词并不是“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词，而是《八声甘州》这类充满幽怨的词。苏东坡的一生经历了多少悲欢离合，可以说苦多乐少，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其在词学方面的成就并没有被当时的人共同承认和接受。天才总是高出同代人。苏东坡的词让词的诗化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叶嘉莹先生说，一直到南宋的李清照都认为他不是词的正宗。当时写词，从《花间》以来，一直以柔婉为正宗。苏东坡的开拓是了不起的，但当时的人没有跟上来。天才，常常比一般人走得快一点。秦少游是他的好朋友，比他还年轻一点，但秦少游的词不是诗人之词，实在是词人之词。

现在回头说苏东坡的《八声甘州》。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记载：“其词（即本篇）石刻后，东坡自题云‘元六年三月六日’。余以东坡年谱考之，元祐四年知杭州，六年召为翰林祐学士承旨，则长短句盖此时作也。”

词题中提到的“参寥子”，就是那位很有文采的和尚道潜，苏东坡的好朋友，和苏东坡交情很深，可以算得上生死至交。两个人不但相知，还互相关心。苏东坡每次在遭贬、政治失意时，参寥都给他写信或者见面，在语言上慰藉他，生活上支持他。苏东坡任徐州知州时，参寥就专程从余杭前去拜访。后来，苏东坡被贬黄州，他又到黄州去见东坡，两个人在一起好几年。苏东坡到杭州任职的时候，还专门为参寥选择了一处寺庙，两个人空闲时相约一起赏游、谈心。甚至，在苏东坡被贬谪岭南惠州时，参寥明知道接近苏东坡的官员都将被免职，他不是官员，打算远去惠州看望东坡。当时，那些恨苏东坡的政府官员甚至“掀其诗语，谓有刺讥讽”，勒令参寥还俗。

这首词“翻译”成今天的语言，意思是，有情的风把万里之外的钱塘江潮汹涌澎湃地卷起来，然后瞬间，又无情地将潮送回去，“有情”若此，却又“无情”如斯。寒来暑往，花开花败，盛衰离合，就像这潮起潮落。该去的留不住，该来的依旧来。

你去问问，钱塘江上、钱塘江南的浦口，有多少次看到残阳落下的钱塘潮？多少次这样的潮起潮落、日升日落？

人世沧桑啊。今古的那些变迁，不去思量了，低头抬头之间，那些事如今物是人非，已成过眼云烟，那些官场的起伏和波澜，又算得了什么呢？（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道：“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如此，“岂不痛哉”。）

谁能像我老东坡这样，一把年纪了，头发都白了，还能不存机心，如此旷逸、淡泊宁静、丝毫没有任何的机智巧诈？

《庄子·天地篇》里面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所谓“机心”，就是指机诈权变的心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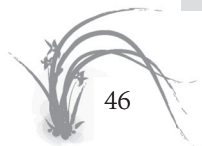
参寥，我的好友，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和你一起畅游西湖的情景，那时的西湖西畔，春天，春山正好烟霭霏微，那景色那么令人难忘。算来我碰到的诗人当中，像我与你这样聊得来、互相关心、堪称知己的人，太稀少了。

参寥好友，今天我虽然被召还朝，但是，现在我和你约定，晚年一定学陶渊明、发誓归隐东山。有一天我要离开京城东还，我将从海道回到杭州，与好朋友参寥相会叙谈。东坡用了东晋人谢安的典故。“谢公”，指谢安。“西州”，古建业（今江苏南京）城门名。据《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起初在他的老家会稽东山当隐士，后来朝廷来人送信，让他出山当宰相。“狡兔死，走狗烹”，他太能干，得罪了人，被贬外地做官。他说，我要从海路回去，回到老家会稽东山继续当我的隐士，可是，不久，病危还京，是被人抬着从西州经过的。谢安有一位外甥，名羊昙，谢安很喜欢这个外甥。谢安死后，羊昙无比哀痛，从此连走路都要绕开西州门——因为那是令他伤心的地方。苏东山用这个典故的意思是说，希望我不要死在京城，将来参寥路过西州路的时候，不要回首，不要为我流下泪来。我将来要像谢安一样当隐士，不会让参寥像羊昙那样痛哭于西州。

词人小传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今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同属“唐宋八大家”之列。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一生坎坷，总成为党争的牺牲品。在儋三年，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元年(1101年)遇赦北归途中病死在常州。高宗朝得正名，赠太师，谥文忠。

《全宋词》收苏轼词最为完备。



一卷四

宋徽宗赵佶：花城人去今萧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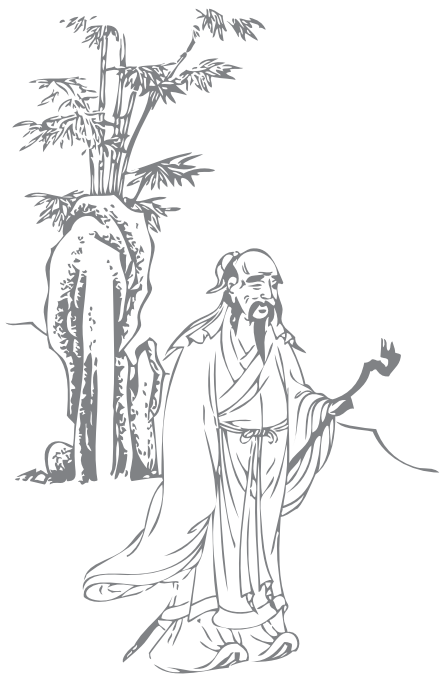


眼儿媚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
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

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
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赵佶“采阴补阳”的荒唐之举

清朝人上疆村民编的《宋词三百首》，把北宋朝的皇帝、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的词排在第一位，当然，皇帝写的嘛，身份尊贵，在官本位时代，不放在第一位才叫奇怪呢。排在第二、三位的分别是钱惟演和范仲淹。这是上疆村民的“排行榜”。钱钟书先生的《宋词选注》（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7月北京第4次印刷）则将柳开排在第一位，郑文宝排在第二位。宋徽宗的词根本就没有被选入。官大学问就大吗？不一定。

我们来看看北宋官最大的宋徽宗写的词。这是宋徽宗赵佶被金人跨国抓捕带到金国境内之后所写。

眼儿媚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这首《眼儿媚》的大意是：回想起旧日汴京城的繁华，那个时候（没当俘虏的时候）大宋的万里河山都是我们赵家的。那里有皇家园林——琼林，也有用玉石精心镶嵌的金鸾殿。每天早晨都有专人奏起悠扬动听的弦管，晚上有专人吹笙弹琵琶。

如今多么凄凉，那如花的城市——开封，已经离开了我，

酒暖

回忆思念瘦
唐宋词里的
风花雪月

想念故土的那种情结如春梦一般缠绕着这遥远的胡人的沙漠。家在哪里呢？我只能忍着悲哀含泪听着这凄凉的羌笛声，一遍遍地吹着《落梅花》的哀曲。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一旦归为臣虏”，再来后悔，晚了。

宋徽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堂堂一个大宋皇帝，怎么就让金国人抓去当俘虏了呢？北宋王朝这么一个文化大国怎么就亡在他手上了呢？他的词到底怎么样？和同样是亡国之君的李后主相比，谁的词更好？让我们通过可靠的证据，一一揭开这些迷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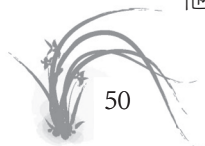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这些描写说明赵佶非常怀念当皇帝时的奢华，尤其是在万岁山里面采阴补阳的修炼。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事还得从头说起，从赵佶信道教说起。

和李后主一样，宋徽宗同样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相同的还有，两个人都是才子皇帝，喜欢诗词书画，痴迷艺术但不擅长治国安邦；国家都亡在了自己的手上；最终都成了寄人篱下的亡国奴，都惨死在异国他乡。“做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

不同的是，李后主信佛教，而宋徽宗信道教。

赵佶喜欢享受，佛教的苦苦修行，对他没有诱惑力，他宁愿在声色香味触法这六尘的世界里尽情享乐，他宁可信道而不信佛。他最初也曾经想通过节制欲望来成佛，但是，蔡京劝他，那未来太空灵，不如通过纵欲的采阴补阳来得实在，在享尽人间乐事的同时，也可以成仙。

赵佶崇信道教，他把道教放在其他宗教之上，光皇家出钱养活的职业道士就有2万多人，这些人很体面地出入宫廷，还有个很牛的名字，叫“金门羽客”。看到金人快打到家门口了，他就把帝位传给儿子钦宗，自己乐当太上皇，他还接受了道士给他上的尊号，称为“教主道君皇帝”。



这个赵佶荒唐到什么程度呢？他派人从全国各地精心选择了一万多名天真少女，作为他采阴补阳的“补品”，蔡京说这些“补品”可以帮他求得长生。赵佶用什么样的金屋来藏这些娇女呢？就藏在从后宫到万岁山的特殊别苑里面。

文人皇帝赵佶，一边欣赏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著名碑帖字画，一边看着从全国各地收集到的奇花异石、珍禽怪兽，一边享用着从各地挑选来的采阴补阳的“补品”。赵佶一生有65个孩子，其中儿子31个，女儿34个。这，恐怕也是他长期采阴补阳的成果吧？

本该“授命于天”、“代天牧民”的赵佶就这么瞎胡闹，做事不仅荒唐，而且荒淫。

这种没有人性的、极度的腐败岂有不受到报应之理？后来金人把他抓去的同时，也把他的这些个孩子能找到的都抓去了。生了那么多，最后他得到了什么？一场空，白忙乎了。

“靖康之耻”，谁最该被问责？

小时候，我最爱在收音机里听评书《杨家将》。上初中时，在语文课本里读到岳飞写的词《满江红》：“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青春年少的我，读到这首词之后，就特别慷慨激昂。但当时，并不知道“靖康耻”是怎么回事。年龄稍大一些，

酒暖

唐宋词里的
回忆思念瘦
的风花雪月

重读这首词，突然就觉得岳飞写得好是好，就是有些句子太狠了，甚至属于残忍。再有壮志，也不该吃“胡虏肉”饮“匈奴血”吧。如果抓了敌国的俘虏，就食其肉，饮其血，这太残忍，不人道。我觉得美好的词里面，真的不该有这么暴力和血腥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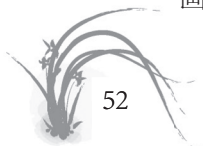
那么，那个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狠”的句子呢？这和“靖康耻”有关。靖康二年（1127年），繁华的汴京被北方的金兵攻陷，宋钦宗亲自到金兵大营投降。金兵虽然没杀他们，但是当场宣布将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废为庶人，就是平民百姓了。另外找来一个傀儡，就是奸臣张邦昌，让他来当皇帝。金兵把值钱的东西全抢空，什么金银、文物等等，洗劫一空。然后把宋徽宗、宋钦宗，还有他们的家人，什么儿子、女儿、宫女共14000多人，全部押送到金国当俘虏。一路上妇女受尽了蹂躏，不少人悲愤自杀以求解脱。

北宋就这么灭亡了。

宋徽宗在金兵营中给过去的两个大臣的信中写到，“山河，都是为大臣所误。今日使我父子离散至此，追念痛心，悔恨何及。”他把责任都推到了大臣身上，好像自己没什么责任似的。其实，这次金兵南下，就是赵佶自己出主意勾引他们来的。《宋史》中说，如果不是赵佶主动搞小阴谋诡计勾引金人，“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

赵佶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了自保，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知道，宋国和辽国在宋朝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时代就签定了澶渊之盟，这是一个长期友好的和平条约，两国不再打仗，而是互称兄弟。宋答应每年给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两国的皇帝以兄弟相称，互相庆吊，文书来往互称南北朝，宋称南朝，辽称北朝。虽然对宋不太公平，甚至于屈辱，但是，公元1004年签定的这个澶渊之盟，维持宋朝的百年和平，这总比年年打仗强吧。

宋朝到了赵佶时代，国力日渐衰弱，赵佶诗、词、书、画都不错，可当皇帝不行，不干正经事，而且任用的尽是



一帮拍马屁的家伙，比如《水浒传》里所写的太师蔡京，太尉高俅（曾当过苏东坡的书僮），都实有其人。高俅在《水浒传》里是出了名的坏蛋，从小就是个二流子，一点正事不干，因为“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送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这么一个小混混，居然当上了重要部门的官员，大宋朝殿帅府的宝座让他坐了。凭借什么？就凭他会踢球，偏偏宋徽宗赵佶也好踢球。

赵佶如此随意任用官员，岂不让天下人耻笑？

比赵佶大 35 岁的蔡京，知道年轻的皇帝心性还未定，就根据《易经》提出的“丰、亨、豫、大”的说法，诱惑皇上尽情享受“天下之丰”，说什么，人生几何，何必太辛苦，不如对酒当歌、尽情享乐。于是鼓动皇帝大兴土木，在京城修建万岁山，就是人为地造一座皇家园林，派人到南方搜集奇花异石，大批运输花石的船和车，被称为“花石纲”。那些为宋徽宗搜罗到奇草、怪石的人，都得到了重用，那些把差使办砸了的，都被施以严厉的惩罚。蔡京等人还专门在苏州成立一个机构，叫“应奉局”，这个局的职责是专门为皇上搜集怪石或者花木。负责搜罗的官员，基本都是流氓，看到谁家精致的家具或者怪石，就带人去收。不付任何成本，就是拿封条一贴，就得进贡给皇家，稍有不从，就是“大不敬”。再不从，就拆你的房子，抓人。派去的官员趁机捞钱，显威风，为了一块石头逼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闹得民不聊生，内乱不断，老百姓被逼上梁山。造孽啊，皇帝是文人，喜欢欣赏奇石、花草，就命令官员把全国的奇石和花草统统搬到自家的花园里，想一个人看尽，不给他人欣赏。宋徽宗的所谓爱好，成了“楚王好剑客，路人多伤疤”。

国库越来越吃紧，老祖宗留下来的库银被挥霍一空，官员腐败，赵佶又以变法为幌子，放手敛财供自己享乐，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赵佶怀着赌徒的心态，利用辽金的矛盾，

挑起事端，想趁机占便宜，坐收渔人之利，就和金人签定了海上之盟——双方联合，灭掉辽国，即所谓联金灭辽。这不是背弃祖宗签定的百年友好条约澶渊之盟吗？没错。如果他能够联辽抗金，那么，北宋就不会亡，他也不必当俘虏了，毕竟，辽和宋有过百年的兄弟合作关系。

追究“靖康耻”发生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宋朝的腐败太泛滥，但皇帝的荒唐和昏庸也是重要原因，至少在外交方面，赵佶实在是干了一件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

如果按照今天的说法，实行问责制的话，那么，谁最该被问责？当然是赵佶，可他是皇帝，谁又敢对他进行问责呢？

知他故宫何处

燕山亭·见杏花作

裁翦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涯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这首《燕山亭》的大意是：杏花的美丽，仿佛是用剪裁好的、冰片般超薄的丝织品制作而成，剪裁好了之后，轻叠数重，然后再均匀地染上“燕

脂”。这是说，真的杏花美丽得就像假的一样。这杏花的美丽，真像一个女子时髦的靓妆，她那种美艳都满了，要流出来了；她的芳香四面飘散，即使像蕊珠宫女那样的美女见了这杏花，也会羞愧难当。可是这么美丽的杏花，却那么容易凋零，更何况，还要经历多少无情风雨的摧残。这让我愁苦。在这个囚禁我的院子里，我和杏花，不知道经历了几番春暮。

很想委托这双燕子，把我的重重离恨寄给故国，可是，他们哪里懂人类的语言？从开封到这里，天遥地远，万水千山，这双燕子哪里能知道故宫在何处呢？教我怎么不思量？在梦里，我才有时候回到我的故国。可是，梦没有根据。最近，更是连这梦也不做了。

这首《燕山亭》，是宋徽宗被俘虏后写的。有人说是在被抓走的路上写的，也有学者考证出，这是他被抓去当俘虏几年后写的。还有人说，这是徽宗的绝命之作。

宋徽宗在这首词中，表面是咏杏花，其实是在哀叹自己的身世。曾经繁华，已不堪回首，如今成为阶下囚，来到这天遥地远的荒凉之地，“知他故宫何处”，令人唏嘘！

有人评论说，“和梦也、新来不做”，比南唐后主李煜的名句“梦中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写得更悲惨。这种说法，笔者不敢认同。我们可以拿李煜的《破阵子》来对比一下：“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同是亡国之君，同有亡国之痛，南唐后主李煜仿佛出口成章，而宋徽宗赵佶的词则晦涩难懂，太多雕琢修饰了，按照王国维先生的说法，这刻意的经过思索安排写出来的词，就有了隔膜。因为它不是直感，而是用头脑冥思苦想而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这样评价宋徽宗：“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而对于李后主，王国维则说“尼采谓：‘一切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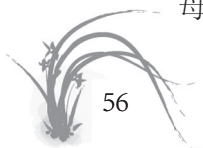
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

李后主有赤子之心的天真，这是宋徽宗所缺乏的。王国维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叶嘉莹先生说，徽宗的词是比不上李后主的。徽宗的词太矫揉造作，太作态。李后主的词是从整个的心灵奔泻出来，所以王国维说李后主的词是以血书的。你自己如果情真意切，压都压不住，它一喷就出来了，还给你这么多工夫矫揉造作？你看人家李后主，“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多么自然，多么率真，那种感慨和悲伤，多么深切，还有什么“裁翦冰绡，轻叠数重”？还有什么“淡著燕脂匀注”？人家不说，就只是“林花谢了春红”。人家写的不是外表，而是那一份内心真挚的感动。南唐词的好处，就在于它特别富于感发的力量。

异想天开的赵佶毕竟是文人

赵佶是宋神宗的第11子，他的生母姓陈，因为是庶出，原本是没有资格继位的。可是，赵佶从小性格方面就比较狡猾。中国古代评价一个男人成功与否，主要是看他是否当官，官当得大不大。皇帝是最大的官了，天下男人很少有不要这个位置的。为了能够当上皇帝，为了多点机会，赵佶就特别孝顺嫡母向太后，每天都去请安，对自己的生母反而冷淡了。嫡母向太后果然对他印象不错，后来帮他



当上了皇帝。

其实，赵佶实在不是个当皇帝的料，非让他继承皇位实在是历史的误会。至少在性格上赵佶太轻佻，喜欢异想天开，胡作非为。他派人到各地大办花石纲，老百姓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也激起方腊等人的起义。他任用高俅等人，这些人不干正事，为非作歹，就知道哄主子开心，结果把众多善良的百姓逼上梁山。在外交上，他要小聪明，竟然出卖朋友，不讲信用，联金伐辽，招来金人南下，血洗东京。

赵佶这个花花公子是个腐败无能的皇帝。其实，最适合他的职业应该是做个艺术家，可他偏偏当了皇帝，于是他把治国当成画画或者写词，由着性子来，高兴就随便破坏规矩，经常干出一些荒唐无比的事情。

赵佶也不是没有一点优点。他毕竟是个文人，对诗书的兴趣可能要大于权力。有这么两个故事，可以说明赵佶不适合当皇帝，但不是个恶棍。故事之一是，某一日，他造访夫人阁，边听曲边饮酒，酒意微醉之际，要题词。手中的扇子正好派上用场。提笔写下“选饭朝来不喜餐，御厨空费八珍盘”，本想继续写完这首七言诗，突然感觉过于疲倦，想睡觉了，就对侍女说，若有能吟的客人，可以让他续下去。恰好，有个太学生——就是国立大学的学生，看到这两句没有写完的诗，便挥笔续上两句：“人间有味都尝遍，只许江梅一点酸。”徽宗看了之后，龙颜大悦，玉口一开，便赐这位还在上学的太学生进士及第。

另一则故事发生在元宵节，一个喜庆的日子。

那时的开封非常繁华，游人如潮灯如海。宋徽宗那时候在阁楼上和众爱妃、朝臣喝酒，看到外面的热闹景色，就感叹如今真是盛世宋国。一臣子见皇上如此开心，就说，陛下何不给观灯的百姓赐点酒？徽宗听了，更高兴了，赐酒。楼下的老百姓听说皇帝要赐酒，纷纷欢呼万岁。只有一个名叫若兰的女子，喝完酒，没有把御杯交还，而是悄悄地藏了起来。这说轻了是小偷，说重了则是欺君。巡逻的卫

酒暖

唐宋词里的
风花雪月
回忆思念瘦

士把她抓到皇帝面前。宋徽宗本想发脾气，但一看到这若兰果然像兰花般美丽，就转怒为喜，问她为什么盗窃御杯。若兰张口吟出了一首名叫《鹧鸪天》的词：

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

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

宋徽宗毕竟是文人，看到眼前的女子不仅漂亮，还是才女。好，朕把金杯赐给你了。

词人小传

赵佶（1082—1135年），即宋徽宗，宋神宗第十一子，哲宗时封端王。1101—1125年在位。

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南下，年底，传位与赵桓（钦宗），自称太上皇。靖康二年（1127年）被金兵所俘，后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在位时广收古物和书画，扩充翰林图画院，并使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对绘画艺术有很大的推动和倡导作用。吹弹、书画、声歌、词赋无不精擅。书法方面自创“瘦金体”。有词集《宋徽宗词》。



卷五

周邦彦：竟同皇帝抢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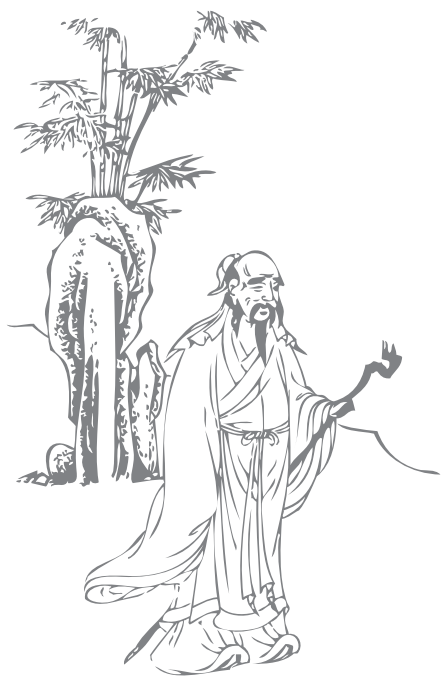


兰陵王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侧，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往事，似梦里，泪暗滴。



周邦彦最有名的词：《兰陵王》

兰陵王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这是周邦彦最有名的一首词。

周邦彦的词不太好理解，这就是周邦彦的风格，他总喜欢通过很刻意的构思，把自己的感情藏起来，有话不直接说，而是给你描绘一幅画，让你去欣赏。

这首词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语言的话，大意是这样的：路两边，一排柳树整齐地站在那里，像一幅美丽的图画，如烟如雾的迷濛中，绿色柔软的柳条像丝一般在风中舞动着。就在首都汴京城外、隋朝人修筑的河堤上，我都记不清看到过多少次送别的场面了：柔软细长的柳条触摸着水面，风吹得柳絮漫天飞落，这般送别的景色我见得太多、经历得太多了。登高临望我在钱塘的故乡，有谁还认识我这个南方来的、疲惫的客人呢？长亭路上，一年又一年，多少次了，一批人进京，一批人被赶走，如果将每次折下的柳条连接起来，估计应该有一千尺长了。

酒暖

回忆思念瘦
唐宋词里的风花雪月

多少次离别，想着过去的每一次送别的情景，还是一样地听着哀伤的歌曲喝酒，还是一样地灯火照着离别的酒席。还是这个季节——清明前后的寒食节，梨花开了，该到榆树上取火了。面对同样的离愁，我无法不伤感。愁的是，只要一阵风迎面吹过来，你乘的船就像一只箭一般地消失在我眼前，只要你把撑船的竹竿往水里插进一半，船就离岸，你在船上回头看看汴京，已经过了若干个驿站，看一看送别的朋友，已经天各一方、看不到人影了。

离别的恨一点点地堆积，渐渐地离开河岸，绕过曲曲折折的岸边，一路看见那些津渡、码头，太阳慢慢地下山了，无边的春色写满离别的愁恨。我想念着我爱的女人，跟她一起在洒满月光的亭榭上一起散步的日子，那时候我们手拉手在一个桥上吹着欢快的笛子。现在回想那样美好的日子，宛如在梦里，自己只有孤独地暗暗流泪。那样的时光还会回来吗？

周邦彦的词在技巧上确实高出一筹，“抚写物态，曲尽其妙”。

如果不了解周邦彦的生平，不了解“婉约派”总是喜欢把政治上的感慨用儿女之情来表达的传统，那么，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周邦彦词的妙处。

让我们来看一下周邦彦的生平和经历。

靠《汴都赋》一举成名

周邦彦(1056—1121年)，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人(今浙江杭州)。元丰二年(1079年)入京，上的是著名的国立大学——太学，为太学生，当时20多岁。平民子弟周邦彦怎么有机会上这样的国立大学呢？这得感谢王安石实行

的新法。新法实行，大学扩招，太学招生人数比原来多了一倍，远在浙江的周邦彦才有机会来到开封这个当时的首都上国立大学。

按照叶嘉莹先生的说法，28岁那年，正赶上王安石实行新法，周邦彦为了引人瞩目，早一点打出知名度，像张爱玲说的那样“出名要趁早”，就写了一篇《汴都赋》，洋洋洒洒写了7000字（号称万言），对新法大加赞扬，而且，用词很讲究，用的多是古文奇字，看上去很有学问。

神宗皇帝一看，有人写赋歌颂我、表扬我，心里自然高兴，喜形于色，命大臣在宫殿中大声朗读给他听。神宗一高兴，这样的“知己”岂有不用之理？别做太学生了，我给你个官做做。这一下就成了太学正。太学生还没有毕业，就直接被提拔当官了，成了大宋的领导干部。

靠《汴都赋》一举成名的周邦彦就这样平步青云。但是，现在顺不等于以后顺，靠拍新法马屁当上领导的周邦彦怎么也没有想到，欣赏他的主子神宗皇帝不久死去，真正人算不如天算。

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古如此，宋哲宗上台，哲宗是个小孩子，只能当名誉皇帝，实际上管事的是高太后。高太后反对新法，神宗的那一套全部推翻，新法全部废除，旧党司马光等一帮人自然被重新起用。周邦彦和新党自然脱不了干系，贬！赶出汴京。

周邦彦心灰意冷地离开京城，来到偏僻的庐州当老师，教书去了，后来据《清真先生逸事》记载，周邦彦又到荆州教书，再后来，又到江苏的溧水县做知县。他这个人一生就是个被贬的命，此后的十多年，周邦彦一贬再贬，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外漂泊、沦落外地，经过社会的这一番“教训”，周邦彦的性格、为人都变了，再也没有当年的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了，开始“学道退然”，喜怒不形于色，委顺知命，不再求富贵，变得逆来顺受、不再折腾、不再挣扎、不再进取了，国家大事在他看来已经远离自己了，他只求自保，他自我评价说“人望之如木鸡，自以为喜”。

政治风云变幻，像天气，让人难以琢磨。若干年后，高

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又实行新法。旧党的人又被贬出京城，原来主张实行新法的人又被召回。周邦彦也跟着回来了。给他的职务是国子主簿，后来又做过官秘书省正字。到了宋徽宗时代，又被派到明州等地做知府，然后又被召回，“入拜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太晟府（管理音乐的机构）”。

王国维：周邦彦是“词中老杜”

周邦彦是个了不起的词人，是北宋词界的集大成者、南宋词的开拓者。后来的王沂孙、吴文英等都受到了他的影响。周邦彦和温庭筠在这个方面差不多，那就是：两个人要表达什么心情、感情啥的，都不直接说，而是喜欢用传统文化中约定俗成的东西来暗示。

王国维是不太喜欢南宋词的，说他们太隔膜，不真切。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这样评论周邦彦：“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

王国维对周邦彦的态度有点奇怪，一方面说他论深远境界上，不如欧阳修、秦少游，另一方面又赞扬他在创作技巧方面，是一流，还肯定了他的音乐才能。稍后，王国维又写了《清真先生逸事》（写成于1910年），专门下功夫考证了周邦彦的生平事迹，还对周邦彦在声调方面的成就大加赞扬，说“词中老杜则非先生（周邦彦）不可”，又把周邦彦捧到词坛第一的宝座。

王国维对周邦彦的态度为什么前后矛盾？

复旦大学教授王水照先生在2003年招收博士生时，出过这样一道入学试题：“或谓周邦彦为‘词中老杜’，请予以述评”。按照王水照先生说，这个题目实际上是“冲着苏东坡来的。众所周知，这个‘或谓’是指王国维（虽

然朱祖谋也有“清真之似子美”的品评，郑文焯有过“毕竟当以清真为集大成者”的相类意见）。

王水照先生对上面的招收博士生入学试题预设的“标准答案”，要求论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王国维对清真词的评价，在不同文章中存在不一致的问题，即他在《人间词话》贬之为“创意之才少”，“能入不能出”，甚至比欧阳修、秦观之“艳语”，竟有“淑女与倡伎之别”，但为什么在《清真先生逸事》中又说欧、秦乃至苏、黄，均“殊不逮先生”，并誉之为“词中老杜”？二是“词中老杜”具体含义如何，这就涉及如何理解他对苏东坡的评价了。

那么，王国维是如何评价苏东坡的呢？他在《文学小言》（写成于1906年）中这么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意思是，三代以下的真正伟大诗人，没有人能超过屈原、陶渊明、杜甫和苏东坡了。这个结论，王国维突出的是高尚伟大的人格，也就是说“学问”和“德性”，这文学四雄真正能做到了“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

欲说还休：周邦彦和名妓李师师的故事

周邦彦是个精通音乐的词人，所以，他能和当时名闻天下的名妓李师师传出绯闻，并不奇怪，因为词本来就是写给歌女唱的艳曲，一个词人又精通音乐，想不风流都难。否则他们写的词给谁唱呢？周邦彦如此，温庭筠、柳永这样的才子也是如此。

宋徽宗不是个好皇帝，把个好端端的北宋王朝给葬送了，可论起风流来，宋徽宗可不比历代王朝的皇帝逊色。诗、词、书、画、音乐，他都不错，还和名妓李师师偷情。宋徽宗自己是个才子，他也喜欢用才子型的官员。周邦彦这样的大才子，后来就被他用来主管宋朝音乐的修订。

周邦彦竟然敢和皇帝争女人，这不是拿鸡蛋来碰石头吗？

大约是周邦彦认识李师师在前，后来才知道皇帝和李师师整出艳遇了，按常理，李师师现在是皇上的女人了，你周邦彦避之惟恐不及才对，怎么还敢“见缝插针”去和李师师偷情呢？不巧的是，两个还差点撞到一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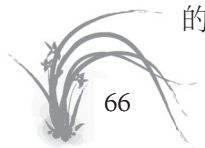
李师师也不是什么善良之辈，要不怎么能混到京城第一交际花呢？据《李师师外传》记载，李师师的家住在汴京。她一生下来母亲就被她克死了，家贫，其父王寅用豆浆当奶喂她，她才活下来。当时汴京有个风俗：孩子生下以后，父母爱孩子的话，就要送到寺庙去记名，名曰“舍身”。王寅就抱着女儿到宝光寺“舍身”。女儿一见老和尚，就哭。老和尚摸摸她的头顶，孩子马上不哭了。王寅觉得，这女娃和佛门有缘。大凡佛门弟子，习惯上都称“师”，所以就给她取名叫师师。师师四岁时父亲又死了。一老鸨收养并教育了她，慢慢成了教坊头牌。

李师师性格豪爽，《水浒传》把女人总是写得比较坏，但李师师是个例外，所作所为让人肃然起敬。《水浒传》中的李师师侠肝义胆，真正喜欢的是燕青。燕青利用她的喜欢，告诉她宋江真心想招安，求她给皇上吹吹枕边风。是李师师助梁山人成就了招安大事。

李师师喜欢结交各类朋友，人送外号叫“飞将军”，就是说，特别会飞，拴不住，从一个男人飞到另一个男人那里，即使皇帝也拴不住她那颗已经野了的心。这边暗暗和皇帝约会，那边呢，得空又和周邦彦偷情。

周邦彦色胆不小。据张端义的《贵耳集》下卷中记载说：有一次宋徽宗龙体欠安，周邦彦知道今晚皇帝不会去李师师那儿了，他就见缝插针，来看李师师。二人正在叙阔、缠绵，忽报圣驾前来，怎么办？如果让君臣二人在这里撞上，那周邦彦的麻烦可就大了。实在来不及多想，周邦彦吓得躲到床下去了。

宋徽宗春心荡漾地来到李师师的卧室，手里拿着带来的金黄色的新鲜橙子，说是江南进献的，让李师师尝尝鲜。



李师师少不得陪着开心，二人的悄悄话让躲在床下的周邦彦听个不亦乐乎。听了就听了吧，文人的毛病就是手痒，有暴露癖，后来竟然把这个尴尬情景写进《少年游》词里。这《少年游》的词是这样写的：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吹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而那个不知深浅的李师师呢，竟然把这首《少年游》唱给了宋徽宗听了。宋徽宗问谁填的词，李师师如实说，是周邦彦。

这还了得？自己的隐私被臣子偷听了。龙威何在？皇帝的面子往哪放？宋徽宗恼羞成怒。回到宫里就把蔡京叫过来训斥说，开封府有个监税官叫周邦彦，听说他很不称职，怎么不见京尹处理呢！蔡京马上找来京尹，把情况说了。京尹说，周邦彦人不错的，完成的任务也最好。蔡京说，皇上对他不满，要处置他，你就照办吧。最后，给周邦彦安了个“职事废弛”的罪名，赶出京城了。

宋徽宗又来找李师师，师师不在。等见到师师后，问她到哪里去了。师师说：我听说周邦彦要走了，就去送了一下，不知你要来。宋徽宗问，他可曾留下什么新词？师师说，他新填了《兰陵王·柳阴直》。然后抚琴唱给皇上听：“……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也许是皇帝良心发现，也许是为了讨好李师师，也许欣赏周邦彦的才华，总之，皇帝又改变了注意，把刚贬到外地的周邦彦召了回来，还让他担任大晟乐府的乐正。

这个故事传得很广，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事？王国维先生在其《清真先生遗事》中，表示了他的怀疑：“此条所言，尤失实。”王国维怀疑的理由有二：一是徽宗微行，始于政和，而极于宣和。政和元年，先生已五十六岁，官至列卿，应无冶游之事。二是担任大晟乐正，与大晟乐府待制，宋时亦无此官也。

也许，王国维先生是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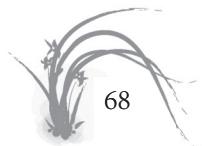
就算只是个故事吧，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读出北宋时期，至少是在宋徽宗时代，文人嫖妓不过是时尚消费。男人和妓女鬼混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甚至算不得丢人，最多是才子的风流韵事罢了。苏东坡自己在杭州当官，还公然带着妓女去庙里见和尚呢。

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宋朝人，宋朝人会玩、爱玩，玩女人、玩诗、玩字画、玩收藏、赌球、赌棋，那是时尚，是主流文化。玩妓女，那不是什么作风问题，而是风流。宋朝的这一传统从赵匡胤一开国就确定了，他不杀开国功臣，而是来个“杯酒释兵权”，没有朱元璋那么狠。赵匡胤说，天下打下来了，你们都是我的功臣，打仗你们是好手，可如今需要的不是打仗，而是治国安邦，这些你们都是外行。我看，你们不如拿着高薪水，回家享清福，“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养天年”。就是让他们多养小老婆、好吃喝玩乐。当时官场文化就是玩，好酒好色，笑贫不笑娼。

宋徽宗就是喜欢玩的人。别的不说，“靖康耻”够丢人的吧？连堂堂的大宋皇帝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宋钦宗都被金人抓去遥远的北方当俘虏了，北宋也亡国了。宋徽宗和宋钦宗都成了人家的阶下囚了，慌乱中还不忘带上象棋呢。就是这样一个不争气的主，不亡国才叫奇怪哩。所以我说，上面的故事从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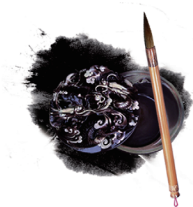
词人小传

周邦彦(1056—1121年)，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历官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等。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语言典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有词集《清真集》，又名《片玉集》。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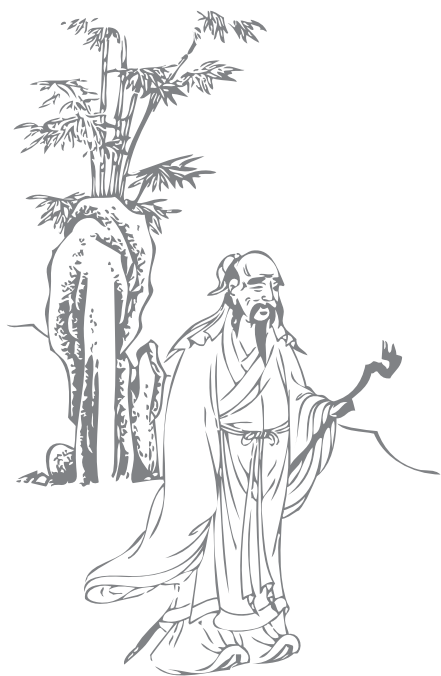
李煜和大周后、小周后的爱情往事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亡国之前的李后主：春殿嫔娥鱼贯列

玉楼春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凤箫吹断水云闲（有的版本是“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这是李煜的词，描写的是他当皇帝的时候，在宫中纵情享乐的情景。

这首词，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美丽的宫女刚刚上好晚妆，一个个光彩照人，肌肤像雪一般白。宫殿里众多的嫔娥们排成一队，然后鱼贯而入，像鱼游泳一样前后相继。排箫声在宫殿里池中的流水和天上的白云之间悠闲地流动、回旋，一遍又一遍地演奏《霓裳羽衣曲》。

一阵风飘过来，是哪个宫女身上飘来的女人香？我喝得微醉，看着这些雪白的宫女，听着如此美妙的曲子，闻着这妙不可言的香味，喝着花酒，醉中手舞足蹈，拍打着雕阑玉砌的栏杆，这是内心中深切的享受。酒阑人散，我从宫殿回卧室的路上，告诉下人们不要点红的蜡烛，我还没玩够，不想睡觉，还要骑马去欣赏那一轮明月呢。

从上面这首词来看，李后主在亡国之前的享乐就没有节制。他想听凤箫声，就让人家“吹断”水云闲，吹到断。

酒暖

唐宋词里的
回忆思念瘦
的风花雪月

他想听《霓裳羽衣曲》，就让人家“重按”，一遍又一遍地听。最后都喝醉了，还不想回去睡觉，还要“待踏马蹄清夜月”。

当年的李后主就是这么耽溺和享受的。叶嘉莹先生说过类似的话，说李后主这个人，是个没有反省、没有节制的人，不管是对悲哀，还是对享受。所以，他那种对真情的投注，带给我们强大的感发。作为一个词人，他有他的长处，但是，作为一个在人群之间伦理之中的社会人，这样的人有他的缺点。他因性格而形成了一个容易导致失败的命运。

《霓裳羽衣曲》，自然和唐玄宗、杨贵妃有关。传说唐玄宗梦游到月宫里去了，醒来之后作了这么一首曲子——《霓裳羽衣曲》。这首曲很有名，是唐朝最伟大的曲谱，现在已经失传了，在唐朝很有名，杨贵妃可以随着这曲子起舞。

其实，《霓裳羽衣曲》在五代的乱世之中就已经失传了。后来，南唐得到了《霓裳羽衣曲》的残谱。公元963年，李后主的皇后大周后根据得到的残谱开始整理，要知道，大周后是个音乐家。李后主就同他的皇后大周后一起整理残谱，终于整理完成，开始在宫中演奏。从此以后，李后主沉湎声色，不能自拔，于温香软玉中放纵自己。

李后主让大臣听《霓裳羽衣曲》，中书舍人徐铉听后说：“这种法曲原来应该很慢，为何新编之后这样急呢？”当时还有个乐工感觉这曲不吉祥。果然不出所料，一年后，大周后因病去世。李后主续娶了她的亲妹妹小周后。

李后主和小周后终日耳鬓厮磨，颇像当年“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唐玄宗和杨贵妃。



当囚徒后的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是李煜在北宋当囚徒时写的一首词。李煜曾经是一国之君，南唐后主，治国他不行，不是那块材料，写词他却是高手。“国家不幸诗人幸”，一个南唐王朝的灭亡仿佛就为了成就历史上这个伟大的词人，这个以血写词的词人，这个“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王国维语）的词人。当然，国家的灭亡也成就了他和小周后那美好、凄婉的爱情绝唱。

俞平伯先生在他的《读词偶得》中讲到李煜这首《虞美人》的开头两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时，就这样感叹说，那是“奇语劈空而下”。叶嘉莹先生说，头两句词突兀地劈天盖地而来，我以为就是这两句把我们古今所有的人类，不但是中国人，是古今所有的人类共同的一种悲哀，都包括在里边了——这就是宇宙的无尽与人生的无常。这是李后主感发的力量。

这样好的词真是不好用现代的语言来讲，不过，为了方便，我还是勉强用今天的话来“翻译”一下：

春天来了，花又开了；秋天来了，花又败了。春去秋来，月圆月缺，这样的往复什么时候是个头？昨夜，小楼上吹起

酒暖

回忆思念瘦
唐宋词里的
风花雪月

了东风，皎洁的明月挂在天上，我不由想起我做后主的故国——南唐，可如今我是囚徒，回想往事，真的是不堪回首。

雕栏玉砌，那华丽的宫殿，应该还在吧，只是熟悉的人变了，老了。试问你究竟有多少愁苦，那愁苦就像春天的江水一般向东流去，不再回头。

国破家亡之后的南唐后主李煜这首词，让宋太宗赵光义看到了，宋太宗极为不满，尤其是“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句子，莫非你想复国？

宋太宗赵光义是个多疑的人，因他自己就是靠杀死自己的亲兄长赵匡胤夺得帝位的。有一次，赵光义对李煜从前的大臣徐铉说，你最近看到过你过去的主子李煜吗？徐铉说，没有，没有。没有圣上的旨意，我哪敢私自去看他。宋太宗说，我现在就让你去看他。徐铉去了。这个李煜，真是一点脑子也没有，见到徐铉，他第一句话就说，我后悔当初错杀了主张抵抗的潘佑和李平。当初不听忠臣言，还杀了人家，现在自己成阶下囚了，才想到自己当初的荒唐决定。他现在竟然在宋太宗赵光义的眼皮下说这种话，简直天真得可笑。徐铉回去，向赵光义汇报了李煜的话。

原本就想占有小周后的赵光义决定杀死李煜。于是就命人给李煜赐御酒——当然是下了毒药的酒，那种毒药叫牵机药。第二天，李煜就离开了这个无常的世界。李煜都死了，深爱着他的小周后还想活着吗？她可不想给那个凶残的赵光义当什么妃子，于是愤然自杀。据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一书卷28中记载，赵光义曾经“临幸”了小周后。有人据此为题材，画了一幅画《熙陵幸小周后》，熙陵就是赵光义，因为赵光义的陵墓称为永熙陵。也就是说，赵光义早就着手计划占有小周后，李煜遭毒杀之前，赵光义已经强奸了小周后。总之，小周后的死与赵光义有关，因为他让小周后住宫里去，不许她和李煜住在一起，这中间发生过什么，我们只能联想了。

从《熙陵幸小周后》这幅画来看，赵光义毒杀后主李煜，



因为什么词而生气恐怕只是个借口，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永远占有小周后，所以才下牵机药毒死李煜。牵机药是很毒的，吃了之后手脚抽搐，然后痛苦地死去。

清人王士禛在这幅画上题跋说：“观此，则青城之事不足怜矣。”意思是说，看了这画，才明白“靖康之耻”徽、钦二帝被别人欺侮，原来是报应，因为你们赵家在北宋初年就欺侮了别人，李煜和小周后死得多惨！“靖康之耻”是对赵光义作恶的报应。

李后主和大小周后的爱情往事

那么，小周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以至于让李煜为了她而丢了江山丢了性命。李煜是怎么认识小周后的呢？她在李煜的心中有多重要呢？她的姐姐大周后又是怎样的女人？

2009年5月2日的《今晚报》上有一篇何申的文章，《李煜的爱情生活：两个皇后是亲姐妹》，引用如下：

南唐后主李煜本不想当皇帝，他只想当个风流才子。他善绘画、精通音律。他的书法学柳公权，甚得其妙，诗、文均有造诣，尤其词的成就最高。若不生在帝王家，他一生过得可能很愉快。可他偏偏却当了皇帝。

李煜前后有两个皇后，即大周后、小周后。这二位关系可非同一般，亲姐妹。大周后名蔷，小字娥皇，小周后名薇，其父是大司徒周宗。周宗是南朝重臣，先是娥皇经常随父亲出入宫廷，她容貌美丽，精音律、善歌舞、通书史，采戏弈棋，无不绝妙。中主李璟很喜爱她，就做主让她嫁给了李煜。娥皇在十九岁与李煜成婚。李煜即位后，就立她为皇后。

酒暖

唐宋词里的
回忆思念瘦
的风花雪月

娥皇音乐才华出众，尤其擅长弹琵琶。是她修复了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堪称大音乐家。《霓裳羽衣曲》原是从西凉传入的法曲，经过唐玄宗李隆基的润色，成为规模盛大、气势宏伟的大型舞曲。杨贵妃当年之所以能集玄宗三千宠爱于一身，除了因为她天生丽质之外，也与她最善于舞《霓裳羽衣曲》有关。安史之乱后，《霓裳羽衣曲》失传，到五代十国时只保存了残破不全的曲谱。当时一些宫廷乐人和民间乐人都曾试图修复它，均未成功。李煜得到残谱后，娥皇和他一起“变易讹谬，去繁定缺，遂清越可听”。修复乐谱之后，二人又按乐编舞，编成了霓裳羽衣组舞。他们又调集教坊宫娥，由娥皇亲自教习。这之后，娥皇便经常在宫中举行大型的霓裳羽衣舞歌舞会了。

李煜和娥皇在一起的幸福，或许能把那些苦痛与屈辱冲淡些，只是他们的幸福并不长久。李煜在位四年，娥皇得了重病，卧病在床。他们的四岁儿子很孝顺，看母亲生病了，也学着大人去佛堂前祷告，祝愿母亲早日康复，谁知因为年幼不小心，从高高的椅子上摔下来摔死了。爱子的死使娥皇悲痛万分，病情更加严重。

更严重的事又接踵而至，娥皇生病期间。李煜和她妹妹周徽相爱了，李煜的一首《菩萨蛮》描写了他和小周后浪漫而艰难的幽会：

花明月黯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
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后来娥皇还是知道了这一事情。陆游《南唐书·后纪传》说：“或谓后寝疾，小周后已入宫中。后偶事慢见之，惊曰：‘汝何日来？’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对曰：‘既数日矣。’后患怒，至死面不外向。”大概就是说，娥皇抱病躺在床上，突然从帐后看到妹妹在床前，惊问：“妹妹什么时候来的？”天真的周徽没有仔细考虑便回答：“来了几天了。”娥皇马上明白了一切，她翻身向内，不再说话，至死都没再翻

转身。

娥皇一死，李煜非常悲痛，写了很多的诗词悼念娥皇，即使在娥皇亡故多年之后，李煜仍然触物伤怀，不能自持。娥皇死后第三年，李煜立周徽为皇后，史称小周后。小周后也非常美，但在感情上和生活情趣方面都已无复当年娥皇时的盛况。

公元975年，金陵城破。李煜由皇帝变为囚徒。屈辱的生活，亡国的深痛，往事的追忆，于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词都产生于此时。

国破家亡的滋味：别时容易见时难

浪淘沙

（一）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二）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我用现代的语言“翻译”一下，两首词的大意如下：

(一)

回想往事只有悲哀，对着这些无限美好的江山，怎么也难以排解心中的愁绪。无情的秋风吹打着庭院，台阶上爬满了苔藓。就让那珠帘遮盖着吧，不用去卷它，我如今落得囚徒的下场，从早到晚，谁会来看我呢？一个被软禁的人，谁理呢？

曾经握在手里的象征着南唐大权的金剑，如今已经掩埋到地下了，当年那种说一不二的帝王气概也已经成历史了。秋天的天气已经有了凉意，天空明净而高远，月光洒满大地。我当时曾经拥有的金陵玉楼瑶殿，现在如梦如影，就像秋天的月华一般照在秦淮河里。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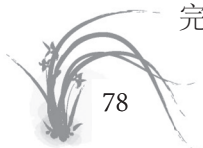
窗帘外的毛毛雨淅沥沥地下着，春天就像街头逐渐暗下去的灯光，快要过去了。丝绸薄被，怎么能受得了那五更的寒冷？在梦里竟然忘记如今自己的身份不再是主人，而是寄人篱下的囚徒，还长久地贪恋曾经属于我的那种宫廷快乐。

一个人不要凭栏看风景，想到南唐的无限江山，是什么心情？离开一个人很容易，但要再见面可就难了。那飘零的花朵随着东去的流水漂走了，不回来了，春天已经远去。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怎么能相逢呢？

据说，宋太宗赵光义看了这首词，看到李煜如此念念不忘他的帝王生活，他的家国，赵光义大怒。

那么，李煜怀念的仅仅是曾经属于他的帝位吗？恐怕不是，至少不全是，他想的只是那种曾经属于他的无忧无虑的生活，那种和大周后、小周后填词、唱曲、喝酒、玩乐的生活。因为李煜本来就不是特别愿意当皇帝的，没办法轮到他了，才当的。当上了，又不称职，把个好好的国家给葬送了。这是他的命。

曾经看过一本书，名字叫《帝国的黄昏》。这是一部专门讲述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末代皇帝的著作，作者称南唐后主李煜为：爱情圣手词学宗师。作者说李煜当皇帝完全是“历史的安排”，非主观争取得来。关于李煜沦为



阶下囚的过程，书中是这样写的：唐朝末年，庐州刺史杨行密占据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一带，建立吴国。杨行密死后，政权落到大将徐温手中。徐温死后，养子徐知诰执掌国政，他废掉吴国末代皇帝杨溥，自己称帝，建立南唐。他说自己是唐玄宗的子孙，改名李昇。南唐后主李煜是他的孙子。

李煜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个儿子，从小就与众不同，尤其是他的长相，丰额骈齿，有一目は重瞳，按照相面人的说法，他很有富贵相。按照一般的继位顺序，他是没有机会做皇帝的，但他的五个哥哥都死得很早，所以李煜才被封为吴王，做了太子，成了皇位的继承人。李煜继位前几年，南唐国势走向衰落，他的父亲李璟在后周强大的攻势面前，将江北领土割让，南唐和后周形成隔长江对峙的局面。

在北宋建立后，李璟将南唐的都城迁到了南昌，留下太子李煜守金陵。北宋建隆二年（961年），李璟病逝，李煜继位，年仅25岁。他即位在北宋建立之后，到开宝七年（974年）南唐亡国，在位13年，历史似乎专门安排他来为南唐陪葬。

李煜非常信佛，结果被赵匡胤利用。李煜在位时用宫中的钱募人为僧，使金陵的僧人多达万人。李煜退朝后，就和皇后换上僧人的衣服，诵读经书。僧人犯了罪，不依法制裁，而是让他们诵佛，然后赦免。赵匡胤听说之后，就精选了一名口齿伶俐聪明善辩的少年，南渡去见李后主，和他讨论人生和性命之说，李后主信以为真，以为是难得的真佛出世，从此更少注重治国安邦以及边防守卫了，整天念佛。

李煜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词人，书法、绘画和文章也都很出色。书法独具一格，后人称为“错金体”。但在皇帝的位子上，他对于军事不感兴趣，根本不想用兵。南都留守林仁肇说，他愿意领兵几万人北上，收复旧地。林仁肇还为李煜拟好了开脱的理由：他起兵的时候，李煜就向外发消息说林仁肇叛变，让宋朝廷知道，以后假如事成得利的是国家，如果失败就杀他全家，李煜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即使这样已经为李煜想好托辞的计划，他也没有同意，只知念佛、填词，似乎在静候灭亡的到来。

他不敢与之北宋交战，就连东边比较弱的吴越他也不敢碰，沿江巡检卢绛曾经对他说：“吴越是我们的仇敌，

酒暖

唐宋词里的
回忆思念瘦
风花雪月

将来肯定会和宋朝一道攻击我们，做其帮凶，我们应当先下手灭掉他，免去后患。”李煜却说：“吴越是北方大朝的附庸，怎么能轻举妄动呢？”卢绛说：“臣请陛下以属地反叛为名先予以声讨，然后向吴越乞求援兵，等他们的援兵到了，陛下就发兵阻挡，臣再领兵悄然前去偷袭，就能一举灭掉吴越。”李煜根本听不进去。文武大臣们也只好随他一起等着北宋军队来收拾南唐了。

在北宋灭掉南汉后，李煜异常恐惧，上表给宋太祖，改南唐皇帝为江南国主，自己把政权降格，中央的行政机构都改变了称呼，如尚书省改称司会府。

作为一国的君主，李煜也实施过一些仁政，减轻赋税，放宽刑罚，后来北宋发兵进攻时，南唐能够抵抗一年多，说明南唐还是有很大实力的，如果李煜能励精图治，南唐抵抗的时间一定不止一年。但李煜并没有励精图治，而是借酒浇愁，写下《清平乐》：“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还有一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开宝七年（974年）的秋天，赵匡胤派使者来请李煜去开封。李煜知道请去就回不来了，就推说有病，没有去。到冬天的时候，赵匡胤的军队就渡过长江，将金陵包围了。前线将士拼死抵抗的时候，李煜还在宫中填了一首词《临江仙》：“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轻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烟垂。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据说这首词还没有填完，宋军就攻陷了金陵，最后的三句是后来补上的。当年腊月，李煜做了北宋的俘虏。后来被押送到了北宋首都开封，封了他一个违命侯。

到了开封，当了俘虏，成了阶下囚，李煜这才知道国破家亡的滋味。在《望江南》一词中，李煜这样感慨说：“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昨夜的梦中，想到多少亡国之恨。那个时候，我是一国之君，在皇家花苑里和美人游览，那个时候我的车

多得像流水，我的马像龙一般。花好月圆，春风得意。现在呢？

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

他终于体会到“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的感情很自然地变成哀悼，无可挽回地哀悼，“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人生短暂又无常，他用生命写出了人生的那种无常的悲哀，正因为无常，因为短暂，所以“我们要以无生的彻悟，来从事有生的事业”（顾随语）

他的词有一种伟大的感染力，有生命，有血，有泪，他成了哀悼派的一代宗师。我们来看李煜那首著名的《相见欢》。

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花格就是人格，对于一个（诗）词人来说，心物是相通的。这是一种非语言的交流。林黛玉看了落花，就想到自己的红颜薄命，对花伤己，感慨“红消香断”、“花落人亡”。在她的心里，花是知己，所以，看到落花，不光流泪，还独自葬花，边哭边葬，吟出了那首前无古人、悲天地而泣鬼神的《葬花词》。

落花这样的事，不同的人看了有不同的感伤和悲哀。南唐后主李煜则写下“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这样自然率真、情真意切而又强力感伤的词。李煜说，满林的花都“谢了春红”，春天的红色花朵，美得让人心疼，这么好的花，说凋零就凋零了，而且是全部凋零，未免“太匆匆”了。红花，这么美好的花，生命怎么如此短暂！太残忍了吧？“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美好的花迅速地凋零已经“太匆匆”，还有更无奈的事情：早晨还要承受冷雨，晚上还要忍受寒风。

酒暖

回忆思念瘦
唐宋词里的风花雪月

从早到晚，不是寒风就是冷雨来摧残，不分时辰，没完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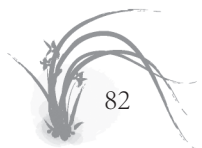
花犹如此，人何以堪？想想人这一生，得经历多少风吹雨打？那春天鲜艳夺目的红色花朵让人想到美人的胭脂，朝来的寒雨淋在花朵上面，就像美人的泪，为了这“胭脂”流下的泪，我要留下来，为她再次喝醉，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看见眼前这朵红色鲜花，凋零了恐怕就再也见不着了。不过，春天去了，还会再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但“我的青春一去不回来”。王昌龄在《出塞》中说“秦时明月汉时关”，现在看到的月亮和秦朝看到的月亮是一样的，但是，明年春天再开的花还是眼下这一朵吗？人生无常，生命短暂，失去的不会再来。李煜感叹说，“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人生的遗憾就像东去的流水一样，向东去，长年不息。

总有人说，生在帝王家，是老天给李煜开的最大的一个玩笑，就连清朝的诗人袁枚也这么感叹说：“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意思是说，这么一个才子做皇帝真的可惜了，“屈才”了，否则他可以给后人留下更多经典的词作。这可真是文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如果没有生在帝王家、没有亡国的经历，没有这种伤痛的体验，李煜就不可能写出那种大悲的、脍炙人口的词。

词人小传

李煜，在位时间（961—975年），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于宋建隆二年（961年）继位，史称李后主。

宋开宝八年，金陵城遭宋军围攻，国破。李煜俘至汴京，被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两年后为宋太宗毒死。李煜艺术才华非凡，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被称为“千古词帝”。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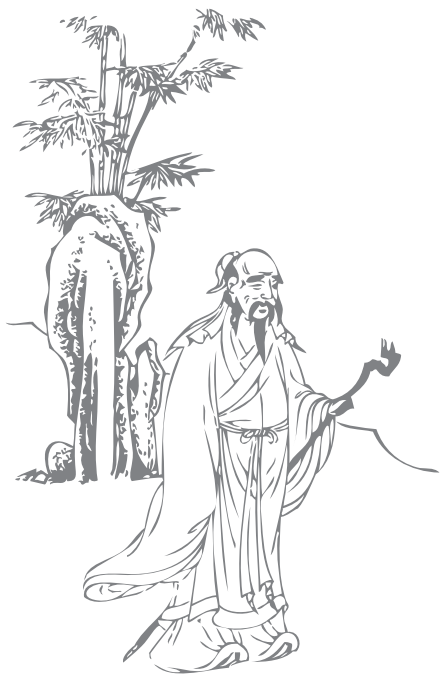
柳永的爱情梦想：为伊消得人憔悴



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首词的作者是北宋大词人、词坛偶像——柳永。这是一首广为人知的词。我说的“广为人知”，不单单指现在，还包括柳永那个时代，同样“广为人知”。当时，开封城里大街小巷的歌女都喜欢唱这首词。元人将它列为“十大金曲”。

我用现在的语言“翻译”一下，这首词大意如下：深秋的蝉唱得格外凄凉，两个人坐在路边供人休息的长亭里，有说不完的话，天已经黑了，还不忍分开。急骤的雨暂时停了下来。在汴京城郊外露天设帐，和心上人饮酒话别，心情暗淡，两个人彼此留恋不已，船上的人不停地催促着，说船要走了，上来吧。“兰舟”，就是船，相传鲁班以木兰树刻作舟，所以后世以兰舟作为船的美称。拉着的手不忍松开，两个人就那么泪眼相望，想说点什么，却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想这次离开汴京走了又走，走到很远的地方，乘船在烟波浩淼的江水上飘泊，一直要到那暮霭沉沉的南方。

自古以来，多情的人总是会为离别伤感，更何况是这

酒暖

唐宋词里的
回忆思念瘦
烟花雪月

么一个寂寥、冷清的秋天。今天晚上离开你之后，酒醒会在何处呢？我想会在晓风残月的杨柳岸边吧。“晓风残月”，是一个文化语码，代表了相思、离别和感伤。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有这么两句词：“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韦庄的《荷叶杯》中有这样的句子：“惆怅晓莺残月。”大意都是说惆怅的情绪。

这次分别，离开你，也许要好几年时间才能见面，没有你的日子，就算天天是良辰日日看好景，那对于我，也是虚设，没有什么意思。纵然心中有千种柔情蜜意，我又能跟什么人说呢？

这首离别词，是鼓劲抒写离情的词中最好的之一，堪称婉约词的代表作。“婉约词”和“豪放词”这两种概念，是明人张延首创的。后来，几乎所有评论词的人，都继承了这种说法。柳永和苏东坡分别代表了两种词风，柳词婉约明丽，苏词豪放隽永。柳永专写“子女情长”，不是坏事，也不能算是缺点。

“柳永以夜晚为舞台的词，在韵文史上是罕见先例的独特之作”。“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写得如此逼真，就像在眼前一般，那种离别的愁恨，触目惊心，简直让人不忍读下去。其中的“杨柳岸晓风残月”更是成为传诵至今的名句。上片将作者与恋人分别依依不舍的情景写得凄楚无比，要离开最爱的人了，再好的酒菜，也没有胃口，无法下咽。下片则由个人的伤感提升到全人类的伤感，“多情自古伤离别”，不是个人的问题，所有人都可能面对这种伤感，离别的感伤自古以来就是有情人的不幸，将个人的离别哀愁提升到了全人类的哀愁。

好的词一旦“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味道其实就不对了。所以好词就像好酒，应该慢慢去品，越品越有味道。一首好的词，除了情感上打动人之外，还提供一个优美的画面，让人赏心悦目。“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通过这样的句子，我们仿佛看到江南那美好的风景：秋色如染，烟柳画桥下水天一色。湖映青山，河畔人家，十里烟花，有兰舟催发。



在这样美好的风景里，泪眼看着泪眼，什么叫低碳生活？这就是！多么美好、幽静的低碳生活、低碳爱情。

这首词写得漂亮极致，情抒得极致漂亮。柳永的笔头流淌着阳光、春雨、丹青。他描绘的江南有声有色，有情有韵有味，让身处江南的才子也心驰神往。柳永的心头有天真稚气，柔情似水，激情似火。平仄声里，如杜鹃啼血，如秋雨打萍。

《雨霖铃》是写给谁的？

《雨霖铃》这首词的写作背景就是柳永要到外地做官去了，不得不与深爱着的歌女告别。

那么，是什么样的歌女让柳永如此投入、爱得如此难舍难分呢？这个故事，正史上没有什么记载，因为那个时候柳永还没有功名，而歌女的身份更是难以上正史。民间倒是有多重说法。我记得网友“行走红尘”讲述过柳永和梅枝的传奇爱情故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法考证，但在逻辑上应该是成立的。原文我找不到了，只能凭印象，讲述大概故事。

这首词中的女主角的名字叫梅枝，是名歌女。柳永这一辈子，大多数时间离开家乡，在外面为生活奔波，他又是个写词的天才。而词，说白了就是流行歌曲，本身就是写给歌女唱的。所以，柳永认识的歌女一定不少，但真正让他终生不能忘怀、难以割舍的不多，梅枝是其中一个。所以，柳永为她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的词——《雨霖铃》。

柳永与歌女梅枝是老乡，都是福建崇安人。两家的家庭背景也差不多，都是书香门第，从小就在一块玩，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他们在语言上没有障碍，生活习惯也一样，两个人比较容易沟通。

之所以叫她梅枝，也是有来历的，因为她家有个规模

比较大的梅园。众多梅树到了冬天，花开万朵，香飘满园，那种浪漫，想想就令人羡慕。宋朝人没有电脑、网络、手机，没有今天的人这么忙，这么累，再说那个时候空气也好，没有污染，典型的低碳时代。大家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诗词，很有文人雅兴。柳永与梅枝两个人就经常在梅园里吟诗作赋。梅枝天生丽质，聪明伶俐，琴棋书画皆通，柳永的父母对这个女子也比较满意，到了说亲的年龄，柳家派人上门求亲，梅家也无异议，两个人的婚事就这么定了。

对于年少的柳永来说，娶得美人归那是迟早的事了，当下男儿要做的就是参加科考，求取功名，当官，这是那个时代男人的不二选择。

然而，世间事总是难以预料，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梅家突然遭遇变故，也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犯了什么事，总之，梅枝的爷爷进了监狱，受此连累，梅家被抄家。那种在梅园里吟诗作赋的悠闲日子一去不复返。这就是梅枝沦为歌女的原因。柳永的家人只想儿子考进士，当官，不想受此牵累，所以，与梅家解除了婚约。柳永非常爱梅枝，但是在那个时代，他无力反抗，只能顺从，但是他的心里面又怎么可能轻易忘记梅枝呢？

柳永风流倜傥，最喜欢陪歌女吃花酒，然后留下自己写的词。多年后，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柳永在汴京的青楼中，竟然见到了梅枝。重逢的喜悦，让柳永忘记了烦恼，天天在青楼中填词、听梅枝唱，直到不得不分手。

皇帝也是柳永的粉丝

柳永算得上是北宋时期巨星级的词人，不但歌女们崇拜他，众多官员追捧他，就连当时的皇上宋仁宗也是个“柳词迷”，喝酒的时候，要求他的歌女就唱柳永词，一遍不够，

就听两遍，三遍。历史记载，北宋的最后一位宰相何栗，在“靖康之难”那年，即1126年——那时候柳永已经死了七八十年了，北方的金国人已经打到了汴京，兵临城下，首都遭围困，眼看就要攻破，国家危在旦夕，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这位宰相何栗大人仍然“时一复讴柳词”（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八）。如果再往前说，哲宗时的宰相韩维同样是酷爱柳词的，他爱到什么程度呢？爱到“每酒后好讴柳三变一曲”，每次喝了酒都喜欢唱柳永的词。

柳永在国外也拥有众多的粉丝。当时的西夏人就到处传唱他写的词。叶梦得曾在《避暑录话》中提到这一点：“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苏东坡在汴京当翰林大学士时，对柳永词有点不服气。幕府中有擅长唱歌的人，苏东坡问他，“我的词比柳七怎样？”，人家客气地说：“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喜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那么，柳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么一个大名鼎鼎的人，他的一生是否很顺利呢？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吧。

关于柳永这个人，钱钟书先生在《宋词选注》中是这样写的：“柳永（生年死年不详），原名三变，崇安人。他是词的大作家……相传他是个风流浪子。他在词集《乐章集》里常常歌咏当时寻欢行乐的豪华盛况，因此宋人有句话，说宋仁宗在位42年的太平景象，全写在柳永的词里。”

柳永在家里排名第七，所以有人就叫他柳七。柳永家世代做官，只有他好像生下来就是为了写词的。他从老家福建到京城应考，一到繁华的京城，就认识了许多歌女，为她们写词，短期内就写出了知名度。歌女们很喜欢唱他写的词，他的名气越传越大，很多歌女都知道他的名字，一见他就缠着他写词。过早的成名让他自我感觉非常良好。那时候年轻气盛，写就写，怕什么？他总觉得自己才华过人，

所以，对于考进士这事，他觉得自己不是能不能考上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中状元的问题。他相信自己一定能高中状元。他曾经吹牛说：即使是皇帝临轩亲试，也“定然魁甲登高第”。自信大到了自负的程度，就有点过了。

考试的结果出来，柳永不是第一，不是第二，不是第三，都不是，他落榜了。到这个时候，他仍然很自负。酒后填词，写下了《鹤冲天》一词：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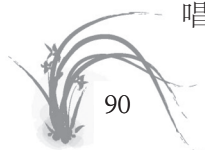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用今天的语言来说，这首词的大意是：黄金榜上，状元没有我的份。如此圣明的时代暂时遗漏掉了我这个贤人，怎么办？既然这次没有能够达成我的风云志向，干脆任意、疯狂地放荡一回，何必再谈论什么得到还是丧失呢？我虽然这次没有混上官服穿、穿的还是白衣，但是我是个才子词人，自然等于卿相。

烟花巷陌，隐约可以看到画着画的屏障。幸好，我有意中人，可以去寻访她。暂且这样偎红倚翠地过吧，这样的风流事，让人欢快、舒畅。青春短暂一瞬，不要辜负了，我现在怎么忍心为了考上进士这样的浮名，而牺牲“浅斟低唱”呢？

考场上，他屡试屡败

据说，这首发泄落榜牢骚的词一出世就引得不少人传唱。后来传到了皇帝宋仁宗的耳朵里，仁宗听了觉得柳永



过于自负，自视甚高。仁宗初年再试，柳永考试已经过关，本来该是进士了，但由于皇帝还记得他在词里面说过的话“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就楞把柳永从榜单上拿下来了，还说让他“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柳永不是说“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吗？那就去填词好了，不用来当朕的官了。

这是柳永第二次科考失败。柳永听说失败是因为自己填词惹的祸后，大醉了一场，索性声称自己是“奉旨填词柳三变”，从此纵情声色，经常在灯红酒绿中买醉，无所顾忌地填词。他填的词特别受欢迎，这样的创作除了成就他的大名外，也在经济上得到一定的回报，当然这钱是妓女给他的。因为一个妓女只要得到柳永填的词，有机会演唱了，马上就身价十倍，进而成为名妓。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中说：“柳永居京华，闲暇时遍游妓馆。所到之处，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身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

一个流行歌曲的创作者，一个日日和妓女厮混的人，毕竟不符合当时的社会主流。“正人君子”们骂柳永太不正经，一个永爱烟花巷的男人算什么男人？男人当官之后再去找妓女听曲，那叫风流；可是，一个男人没有功名，只靠和妓女混在一起、为其填词挣钱吃饭，那就免不了被社会主流嘲笑了。宋朝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载：徽宗时都人有“晓风残月柳三变，滴粉搓酥左与言”的对子。

当时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很简单，就是要考取功名，当官。柳永无法超越这一点，也不可能超越这一点。柳永同样对仕途充满向往之情，填词充其量只能作为“业余”爱好，不能当成终身的职业。他必须符合儒家的传统价值观，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第一次，自己太骄傲，没有考上。第二次科考，考上了，因词惹祸，皇帝没有要他。之后，他屡试屡败。

于是他到处游学、公关，也尝试过将自己填的词送给各级官员，想以此谋得一个小小的官位，但是最终没有成功。

这么多年的飘泊，柳永在仕途上仍然没有谋到任何职

位。一方面他感叹，“干名利禄终无益”（《轮台子》），说老子不要那个破乌纱了，游山玩水、填词陪妓不也逍遥吗？但是，另一方面，他常年郁闷，因为“念利名，憔悴长萦绊”（《戚氏》），所以在外面飘泊的日子，就没有开心过，即使在夜晚也是“孤馆度日如年”。

就这样飘泊几十年，快到 50 岁的时候，柳永再次回到京城应试，终于在 1034 年（仁宗景佑元年）考中了进士。他被安排到浙江的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做团练副使推官，几年后被派到昌国县（今浙江舟山市）晓峰盐场做盐监，一个非常底层的小官。就是在这里，他一改过去总写男女离别的词，写下著名的《煮盐歌》这样的现实主义词。

柳永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

从用世的角度来看，柳永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历尽苦难、终身不得志。他自己说自己的一生就是“平生心事暗消磨”，一生都想用世，想为治国出点力、做贡献，可是太多次的挫折把他的意志都给消磨尽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驱驱行役，苒苒光阴”之中消磨掉了。但如果从词学的角度来看，柳永孤傲的性格、坎坷的经历反而成就了这么一个天才的词人。

晚年，他奔波于长安古道之上，面对萧瑟的秋景，写下《少年游》：

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夕阳岛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

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去年时。

他说，京城的古道上马迟迟而行，高处的柳树上蝉在乱叫着。阳光如海，山如岛。夕阳下的山那边，萧瑟的秋



风在原野上吹，抬头遥望，四方的天与大地相接，如同幕布四角下垂。

归山的云啊一去无踪迹，哪里是美好的愿景？现在我老了，人也变了，不像从前那样了，现在的我，对那些妓女已经没有兴趣了，那些和我一起嘻嘻哈哈的歌女、嗜酒之徒已经“萧索”了，很少有了。

人真的会变的，想不到当年那个风流才子、那个浪迹江湖的游客、敢恨敢爱的汉子、那个自命不凡的“白衣卿相”柳永，如今的棱角终于被社会磨平了。口无遮拦、敢写、敢唱、敢为、敢叛逆的柳永已成符号。

经历过“朦胧暗想如花面，欲梦还惊断。和衣拥被不成眠，一枕万回千转。唯有画梁，新来双燕，彻曙闻长叹。”（《御街行》）的柳永如今“成熟”了，甚至有些后悔了。在《昼夜乐》中，柳永这样写他的“悔意”：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凭地难拼，悔不当时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我们再来看柳永的另外一首词：《蝶恋花》，词曰：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柳永这首词写的同样是相思。

我用现代的语言“翻译”一下：我长久地站立在高楼上，虽然沐浴在细细的春风里，但是，极目远望，看到的是春愁，是一直蔓延到天际的沮丧、孤独和寂寞。快要落山的太阳照耀着远处的草色烟光，谁能理解我的沉默？我心里在思念谁，有谁知道？

我真的打算在疏懒中放纵一回，喝个痛快图的就是一醉，像曹操感叹的那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边喝酒边唱歌，强颜欢乐但最终还是无味。我天天想念你，整个人逐渐地消瘦，连衣带都渐渐地宽松了，但是，为了你，我憔悴也值得，我心甘情愿。

这是一首描写男女之间相思之苦的词，不过，柳永是高手，把思念和愁苦写得不露痕迹。王国维比较欣赏这首词，他从中读到了做学问的境界。他说，“古今之成大学问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然后他举了三首小词代表这三种境界。第一，你要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说，不要总想走捷径，不要太急功近利，要有高瞻远瞩的目光。第二，就是说，你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做个“执着哥”，能忍受孤独和寂寞。第三种境界，来自于辛弃疾的词，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大家都喜欢热闹，都喜欢灯火辉煌的广场，都追求繁华，都喜欢喧哗，都追求被关注，但是，真正的大学问，不在这些喧哗的地方，在哪里呢？在“灯火阑珊处”，在寂寞的地方，在不被一般人注意到的地方。

针线闲拈伴伊坐

当时官场不接受柳永这样的浪子。因为《鹤冲天》得罪皇帝，据说，柳永曾经到当朝宰相晏殊家去拜访、问计。晏殊说，贤俊作曲子吗？意思是说，你整天在烟花巷里混，你怎么总是作那些淫词艳曲呢？格调太低了。柳永听他这么说，心里很不舒服。就辩护了一句，相公（宰相的尊称），您不是也写词、作曲吗？晏殊说，我虽然也作曲，但没有写过“针线闲拈伴伊坐”这样的话吧？

晏殊拿柳永《定风波》中的一句“针线闲拈伴伊坐”，来嘲笑他写词的格调太低，过于庸俗，晏殊不但没有帮上忙，还嘲讽了他。柳永当时的心情肯定糟糕透了。

让我们看看这首被当朝宰相晏殊嘲笑的词《定风波》。



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恹恹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这首词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自从入春以来，见到那绿叶红花都好像满面愁容，小女子无精打采的样子，做什么事都没有兴趣。太阳已经升到了树梢，黄莺鸟在柳树上鸣叫，我懒在床上抱着棉被。我洁白细腻的皮肤渐渐消瘦，头发低垂蓬松而散乱，终日没有心情，厌倦梳洗打扮。无聊又无奈，可恨那薄情的男人一去之后，连个音信都没有。

早知如此，真后悔，当初没把他的马锁起来。真该把他留下来，让他呆在书房里，每天只是念书写字就可以了。只给他好纸好笔，让他吟诗作词，整天陪伴着他，不离开。我干什么呢？我手里拿着针线与他相倚相挨。有他相守，免得我像现在这样虚度年华、苦苦相思。

这首闺怨词，看上去格调确实不高，柳永写得非常浅显易懂、天真诙谐，非常不正经。对于这种比较低下的妓女，柳永这么写就很真切，很有市井味道。“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她们就是这么直接、明白。没有发挥的余地，也不用太多的联想。就是“镇相随，莫抛躲”，就是想让感情不变，一生相随、不分开，不要抛弃我，就可以了。

“针线闲拈伴伊坐”，从这里，读懂柳永，这句词对于理解柳永很关键。你念书，我做针线活。正是这么直白的语言，被业内的人说成太俗。但是，我们别忘了，柳永正是从妓女这里成名的。无论多少人批评他，他的词就是有市场，很多人喜欢。当然，这首闺怨词不是他作品中最好的。他最好的词应该是《八声甘州》，苏东坡说《八声

酒暖

唐宋词里的
风花雪月
回忆思念瘦

甘州》中的佳句“高处不减唐人”。就是说，柳永的《八声甘州》里，其气象、兴象、博大开阔方面，都不比唐人差。让我们看看这首词。

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凝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大意如下：秋天，经过雨的冲洗之后，更有一番萧瑟凄凉的感觉。一场雨后的秋风，一天比一天更寒冷了，关山江河，山的关塞、江河中的流水，都冷落了，我站在高楼上，看到的是如血的残阳。到处都是红色花凋零，翠绿的叶子飘落，万物的芳华消失都不可避免，所有的生命都在改变，“惟有长江水”，只有现在我楼前的流水，沉默地向东流着。

红翠衰减：花朵凋零，绿叶枯萎。典故来自李商隐《赠荷花实弹花》的“此荷此叶常相映，红衰翠减愁煞人”句。

想到眼下自己老了仍然一事无成，想到家中的妻子儿女，那种离别和相思，真是悲哀啊。我真的“不忍登高临远”，我不忍登高望远，多年飘泊在外，遥望故乡离我太远了，我要回故乡的思念难以收拾。可叹这些年的奔波，为什么长久地滞留在他乡呢？想到我的妻子，还在她的妆楼上凝望，望眼欲穿，误认了多少回天际来的归舟。多少次将远处来的船误认作是丈夫的归舟。天际识归舟，语出谢眺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诗：“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她怎么知道，我也是一样，倚在栏杆上，正凝望着远处，思念故乡啊。

“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写的是短暂与永恒、改变与不变之间的这种直令千古词人思索的宇宙人生哲理。柳永的《八声甘州》把写景、抒情融为一体，通过描写羁旅行役之苦，表达了强烈的思归情绪。苏东坡说的“不减唐人高处”的佳句是哪一句？就是这句，“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堪动宋玉悲凉 最害怕美人迟暮

玉蝴蝶

望处雨收云断，凭阑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水风轻、颺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遣情伤。故人何在？烟水茫茫。

难忘。文期酒会，几辜风月，屡变星霜。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念双燕、难凭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

这首词，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大意是：我抚在栏杆上，望着远处，云散了，雨停了，秋色渐远。天要黑了，晚上的景色萧瑟、寂寞，让我想起“宋玉悲秋”的典故。《楚辞》收录了一首题为《九辩》的长赋，据说作者是宋玉。宋玉是谁呢？是战国后期楚国的辞赋家，公元前3世纪的一位君子。其著名的作品《九辩》的第一句就是这么一句话“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是在悲秋，因为《九辩》太有名了，所以“宋玉悲秋”就像成语一样，成为一种“秋士易感”的传统，就是看到草木零落就伤感。

法国汉学家郁白先生说，宋玉没有在《九辩》中找到



酒暖

唐宋词里的
回忆思念瘦
的风花雪月

一丝慰藉，诗中没有一丁点“及时行乐”的痕迹，没有任何快乐或某种向上层秩序妥协的可能。宋玉的赋纠缠不休地渐渐滑向背井离乡的境界：草木摇落、远行、天高、水清与羁旅，全都是别离的符号，都是从已知跃入未知的符号。无论在外界还是在宋玉的内心世界，都不再有方位标：他不知所措，陷入了迷途。事实上，宋玉只“拥有”痛苦。

杜甫看了宋玉草木摇落的意象之后，写下了：摇落深知宋玉悲。柳永则写下了“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轻轻地，风吹在脸上，颦花逐渐老了。月色有些凉意，花上的露水都冷了，梧叶飘黄了。这景色让人更加哀伤，那些故友如今都在哪呢？就像这烟水一般茫茫无处找。

难忘，那些文友的聚会，辜负了多少风月。经历了多少年，海如此辽阔，山如此远，不知道哪里是那些旧友重逢的地方。看着这双燕，难以传递远信，指着暮色中的天边辨认，没有看到一艘友人的归船。漠然相望，在要断了的大雁声里，我只能空空地望着斜阳。

寒士不遇而悲秋，中国古代的文人一直有一个悲秋的传统，所谓“自古逢秋悲寂寥”，也一直有一个借助于美女来寄托的传统。屈原在著名的《离骚》里就曾经这样写道：“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词人小传

柳永(约978—约1060年)，原名三变，改名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人称“柳七”。崇安(今福建)人。景佑元年(1034年)进士，历任睦州团练推官、余杭令、定海晓峰盐场监官、泗州判官、太常博士，终官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

他是词的大作家，相传他是个风流浪子。他在词集《乐章集》里常常歌咏当时寻欢行乐的豪华盛况，因此宋人有句话，说宋仁宗在位42年的太平景象，全写在柳永的词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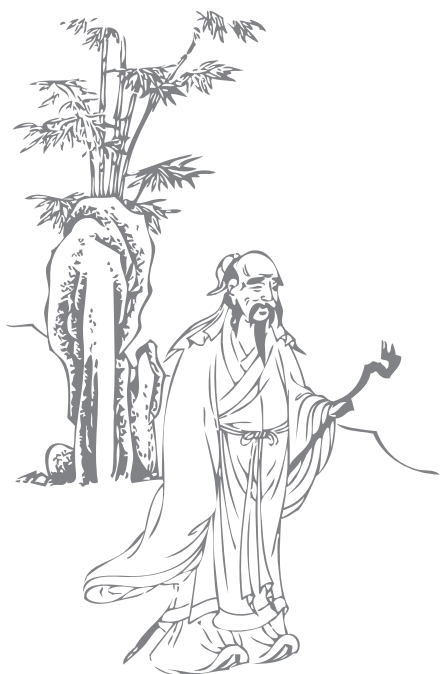
【卷八】

陆游与表妹唐婉的爱情悲歌



钗头凤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
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
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千古绝唱《钗头凤》

词写相思、写离别，本来就是个传统，但是，能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写成千古绝唱的，恐怕还是南宋诗人陆游写给表妹唐婉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词——《钗头凤》。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某日出游，陆唐两人重逢。“执手相看泪眼”，离婚已经10年了，再见面真是感慨万千。唐婉用酒款待他。

这首词，我先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还是那双红润、酥软的手，还是我们一起喝过的黄藤酒，还是这里——沈园，依旧是满园春色的季节，苗条的柳枝却被宫墙锁住。东风，太可恶，那种欢喜相爱的柔情如此地短暂。满怀的离别忧愁，几年被迫离散分居的痛苦和回忆，沉痛地打击着我，错！错！错！

如今春依然如故，而你的人却在徒然消瘦、憔悴，现在我们偶然见面了，回去之后你一定以泪洗面，那泪水会洗掉脸上的胭脂，一定会将你的手帕染成红色。桃花零落了，热闹的池馆亭阁已经寂寞很久，我和我的山盟海誓虽然还在心里保存着，但现在即使让鱼雁来传书这样的事情都难以托付。罢了！罢了！罢了！

“错！错！错！”是谁的错？是我的错？是母亲的错？

酒暖

唐宋词里的风花雪月
回忆思念瘦

还是社会的错？我该恨谁呢？自己吗？还是母亲？作者没有说，这枚“千斤重的橄榄”（《红楼梦》语）留给了我们读者来嚼，来品味。幸福的婚姻被人为拆散，恩爱夫妻被棒打鸳鸯，两人在感情上遭受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痛苦，而这几年来的离别，带给彼此的，只是满怀愁怨。这一切，正像烂漫的春花被无情的东风所摧残而无奈地凋谢。

“莫！莫！莫！”罢了！罢了！罢了！问题是，真的能“罢了”吗？真的能忘怀吗？真的能“放下”吗？禅宗教人摆脱苦恼，最爱说两个字“放下”，问题在于，谁能放下？说得轻巧。看得过，忍不过。说得到，做不到。

真的是字字有泪。这样的词，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恐怕写不出来。

陆游和唐婉重逢之后，心情无法平静，起身在沈园的墙壁上题写了上面这首词。唐婉满眼含泪地站在那里，看完这首《钗头凤》之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也和了一首《钗头凤》词：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倚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瞞！瞞！瞞！

据说，和了这首词后，唐婉不久便郁闷成疾而死。

唐婉的这首词，比较好懂一些，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世情冷漠，人情令人厌恶。自从离开你之后，我的天空连星星都暗了，我的心情有多糟糕，你只要看看“雨送黄昏花易落”的情景就什么都知道了。读了你的词之后，我成了泪人儿，一夜都在流泪，直到拂晓的风吹干我脸上的泪花，但残留的泪痕还挂在脸上，很想把心事说出来，可说给谁听呢？只好独自倚斜阑，难！难！难！

如今，物是人非，今天已非昨日。病像鬼一样缠绕着我。冰冷的泪呀流到夜的尽头。内心的苦谁能明白？白天怕人



问我为什么伤心，只好强颜欢笑，把泪吞咽到肚子里。瞒！瞒！瞒！

隐瞒一切，不想让人知道。

这两首以血泪和生命写成的词，如泣如诉，读来让人肝肠寸断。据说，陆游得知唐婉的死讯后，痛不欲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沈园题词”成了他永远的痛。后来多次到沈园题诗怀念。烟雨沈园中，陆游一直想着他的唐婉。陆游75岁那年，唐婉去世40年，他仍然念念不忘，“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重游故园，踟躅在满地落叶中，挥笔和泪，作《沈园》诗：“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81岁那年，陆游再来沈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诗中以梅花作为意象，既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情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也暗示唐婉高洁的品行和坚韧的节操，表明对唐婉的爱情至死不变。

一直到84岁，离逝世只一年的时候，陆游还坚持再次重游沈园，怀念唐婉，题写《春游》诗云：“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他显然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仍然念念不忘唐婉。陆游用自己的一生，唱出了一段凄婉感人的爱情悲歌。

终其一生，陆游都没有走出他对唐婉的怀念。

《钗头凤》写得太好了，难怪引发人们的强烈共鸣。

钱钟书先生的《宋词选注》（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5月北京第1版）选了陆游31首词，论入选数量比苏东坡的还多，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钱偏偏不选这一首。是那个年代的特殊“需要”，还是因为这首词“不够爱国”或者说“思想性”不高？

无论如何,《钗头凤》中讲述的悲情故事,已成为千古绝唱。

陆游和唐婉:相爱的人为何要分手

众所周知,《钗头凤》写的是陆游和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陆游是一个什么样的词人?唐婉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他们两个人既然如此相爱,为什么又被拆散呢?他母亲为什么狠心做棒打鸳鸯的事情呢?

在《红楼梦》第48回里,香菱笑着说: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

陆游出身于世宦之家,高祖是宋仁宗时太傅陆轸,祖父陆佃,父亲陆宰。钱钟书先生在《宋词选注》中对陆游的简介大意如下,陆游(1125—1210年),字务观,自号放翁,山阴人(今浙江绍兴),有《剑南诗稿》。他的作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激昂,要为国家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深永的滋味,熨帖出当前景物曲折的情状。他的学生称赞他说:“论诗何止高南渡,草檄相看了北征”;一个宋代遗老表扬他说:“前辈评宋渡南后诗,以陆务观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实同”。除了在明代中叶他很受冷淡以外,陆游全靠那第二个方面去打动后世好几百年的读者,旧社会里无数人家中的书房和花园中挂的陆游诗联都是例证。就此造成陆游是个“老清客”的印象。

宋高宗绍兴十四年,二十岁的陆游和表妹唐婉结婚了。婚后,他们“伉俪相得”,“琴瑟甚和”。

陆游和表妹唐婉从小青梅竹马,耳鬓厮磨,感情甚笃。唐婉,字蕙仙,自幼文静灵秀,不善言语却善解人意。唐



婉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子。既然如此，唐婉的婆婆、陆游的妈妈为什么棒打鸳鸯、非要拆散他们呢？难道是嫉妒他们的感情太亲密？这恐怕说不过去。天下做母亲的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幸福呢？陆游的妈妈坚持让他们离婚，无论陆游怎么哀求都没有用。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根据陆游自己在晚年的诗作（《剑南诗稿》卷十四）中记载，母亲强迫他离婚的原因是因为唐婉不能生孩子。

母命难违，万般无奈之下，陆游只得与唐婉忍痛“离婚”，休掉唐婉。后来，母亲托人给陆游介绍了王氏，安排他们结婚。果然，陆游与王氏结婚后，很快生出了孩子。陆游共有七子。《陆游年谱》中有记述：长子陆子虞，次子陆子龙，三子陆子修，四子陆子坦，五子陆子约，六子陆子布，七子是陆子聿。

唐婉呢，也迫于父命，改嫁“同郡宗子”赵士程。

唐婉与陆游的爱情本是十分完美的结合，却毁于世俗的风雨中。赵士程虽然重新给了她感情上的抚慰，但毕竟曾经沧海难为水。

陆游也曾炼丹

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酒暖

唐宋词里的
回忆思念瘦
的风花雪月

陆游这首词，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大意是：驿站外的断桥旁边，一枝梅花独自开放，无人观赏和培护。已经到了黄昏时分，这枝梅花还在那里独自伤感、忧愁，更何况还要遭受风吹和雨打。

她本来无意去和百花比鲜艳，任凭群芳嫉妒。即使是梅花零落了，花瓣被往来的车辆碾作尘土，梅花的香气还是依然如故。

陆游在咏梅，也是在写自己，表明自己的追求和品格。“群芳”爱嫉妒就嫉妒好了，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不会改变我的初衷，我不会同流合污。风吹雨打又怎么样？我不怕，也习惯了。

陆游出生不久，金兵就攻陷了北宋首都汴京，把大宋皇帝抓去当俘虏了。陆游生在一个动乱的年代，自己深受金人南侵、北方沦陷之苦，陆游打小就随家人颠沛流离。当时很多士大夫比如陆游、辛弃疾等都是坚定的主战派，立志要抗击金国，收复失地，还我河山。陆游坚决主张北伐，直到死前还作《示儿》一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秦桧为首的主和派权臣对陆游肆意打压和排挤，宋高宗时，29岁的陆游赴临安考进士，名列第一。次年参加礼部考试，因名次居于秦桧的孙子之前，被秦桧给除名。直到秦桧死后，孝宗继位，陆游才被赐进士出身。先后担任过枢密院编修、礼部郎中。后因力劝张浚北伐，发生部下将领不和的情况，“飞霜掠面寒压指，一寸丹心唯报国”的陆游，被冠上“交结台谏，鼓唱是非，例说张浚用兵”之罪名而遭免职。后来，朝廷起用，通判夔州。陆游还通判过镇江府，后又知严州。王炎宣抚西北时，聘他为干办公事。范成大帅蜀，聘他为参议官。

陆游经历过多次官场沉浮，在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之后的二十余年，长期蛰伏在山阴老家农村。那段时间，陆游活得逍遥自在，自己曾说，“眼明身健何妨老，饭白



茶甘不觉贫。”

陆游活了86岁，是个不多见的长寿老人，很会保养身体，可以说养生有术，特别爱吃薏米和木耳，到了80多岁，依然耳聪目明。那个时代文人喜欢炼丹，以求成仙。唐代的白居易就炼过，还吃了不少。宋代的苏东坡也炼过，也吃过。陆游也炼过，但他特别注重养生，不敢轻易吃。直到临死前，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才试吃了一回。

词人小传

陆游（1125—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省试第一，后被秦桧除名。孝宗继位，赐进士出身。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等数十个文集存世，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



「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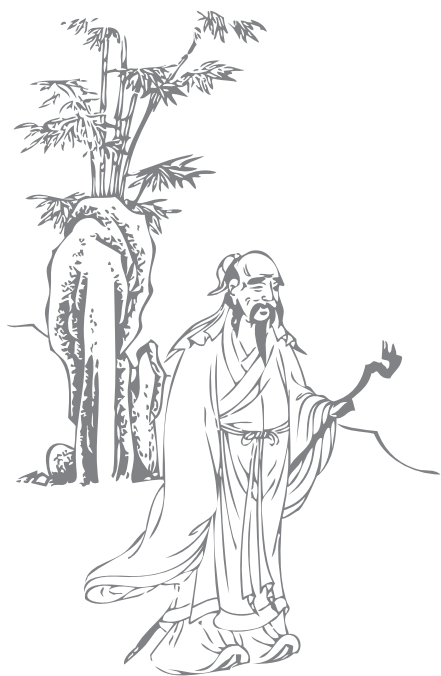
姜夔：一生走不出对合肥女子的怀念



鹧鸪天·元夕有所梦

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

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



姜夔的合肥情遇

鹧鸪天·元夕有所梦

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

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

这首词的作者是南宋词人姜夔。

我将这首词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我爱的那个女子在合肥，就像东流的肥水一样没有尽期。早知今日，也许当初我就不该爱上你，种下相思。正月十五日灯节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中见到你，比在画中看到更悲哀，因为梦醒之后，马上你就消失了。在黑暗的夜晚，忽然间山鸟的啼声就把我惊醒了。

春天还没来，树木花草都还没有绿，我的两鬓已经先出现了银丝，我和这个合肥女子分别时，痛不欲生，分别了几十年，如今就连当年离别的悲哀都被消磨得“不成悲”了。相亲相爱的两个人，真的不要分别太久，否则“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曾想，年年点着红色莲花灯的夜里，我在想念她，她也一样在思念我。

姜夔是个什么样的词人？他和词中所写的合肥女子有一段怎样的爱情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南宋词人姜夔（1155—1221年），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人。

姜夔这个人，为人清高、自傲，有点才华的文人大多如此，柳永如此，温庭筠如此，姜夔也如此。

姜夔出生于湖北，他的父亲曾经是汉阳知县，一个七品芝麻官。可是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不幸去世，家庭顿时陷入困境。姜夔很小就体味了生存的艰难。他受父亲的影响，从小诗文就写得不错，加上颇有音乐天赋，精通曲子。当时朝廷就给他一项“优惠政策”，让他“免解”，就是说免考“解元”，可以跳过去，直接考进士。可是，他的运气实在太差，没考上，一生都没有考取进士。

姜夔一辈子没有取得功名，布衣终老。在那个时代，这个男人肯定不能算成功男人，他一生漂泊，寄人篱下，靠给大官家当门客来讨生活，靠朋友资助度日，几近清客。南宋有一种风气，官宦喜欢附庸风雅，社会上流行江湖游士。就是说一个文人，考不上进士，如何谋生呢？如果诗词写得好，有才华，就会被喜欢附庸风雅的官宦请去做门客。

姜夔这个人在词坛成名比较早，也曾经得到不少人的赞美。他的同代人张炎在《词源》中这样评价姜夔：“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姜夔响。”

有个不太有名但家境很殷实的诗人萧德藻，就特别欣赏姜夔的才华，不仅为他解决了住的地方，还亲自作媒，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后来，比较有名的词人比如说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这些人就是姜夔通过萧德藻认识的。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人都推赏他。姜夔死后，连棺材钱都拿不出，还是这些词坛的朋友筹资安葬的。

可见，姜夔的一生活得是很不容易的，尽管如此，他对年轻时在安徽合肥遇到的一个女子，却终生不忘，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丝毫没有影响他对这个合肥女子的爱恋和思念。合肥女子这个说法来自于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先生，夏先生在《白石怀人词考》一文中，将这个女子称为合肥



女子，他把这段故事叫做合肥情遇。

姜夔爱这个合肥女子到了什么程度呢？萧德藻把自己的侄女介绍给了他，就在他去结婚的路上，他想的还是合肥女子，而不是新娘子。他写的还是想念合肥女子的词。因为他跟那个合肥女子是在正月十五日灯节前后分别的，所以，姜夔一到正月十五，就想念远方的她。上面那首词中“元夕有所梦”，写的正是这种心情。

曾经沧海难为水

一段少年时期的爱情，却给姜夔的老年生活留下永远的缺憾和悲哀。正月十六那天，他又写一首词，仍然还怀念合肥女子。

鹧鸪天·十六夜又出

辇路珠帘两行垂，千枝银烛舞凄凄。东风历历红楼下，谁识三生杜牧之。

欢正好，夜何其。明朝春过小桃枝。鼓声渐远游人散，惆怅归来有月知。

他说，两边的珠帘垂下来，上千银色的蜡烛凄凄地燃烧着火焰。东风历历，轻吹在脸上，在一个红楼下面，有哪个人知道我就像当年的杜牧之一样？杜牧怎么啦？杜牧也有过和他一样的经历，那个女子在扬州，杜牧说过和那女子相遇的经历——“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杜牧当年也有过风流爱情，但最后没有和那女子结合，因为再次见到那个女子的时候，人家已经是“绿叶成荫子

酒暖

唐宋词里的
回忆思念瘦
的风花雪月

满枝”了。你说这样的见面有什么意思呢？杜牧就不应该去见面，把当年那份美好的感觉也破坏掉了。有的时候，相见真的不如怀念。

姜夔接着写道，欢乐正是时候，夜明白我的思念与寂寞吗？明天春天又会来，小桃枝会发芽、开花，鼓声渐远游人渐散，也许惟有天上的月亮知道我的惆怅。

很明白，他在思念合肥女子。用一句流行的表达爱情往事的诗来比喻，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这句话来自元稹的一首爱情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首，半缘修道半缘君。”（《离思五首》之四）写得太好了。大江大海都看过之后再看小池塘，那简直不叫水了。元稹的诗来自于孟子：“观于沧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门者难为言”。看过沧海之后，别的水很难再让你感慨。在圣人的课堂上游过学之后，再听其他老师讲课，那感觉很难好了。

回头看看姜夔对那个合肥女子执着的思念，就只能说，那是“曾经沧海难为水”。

那个合肥女子跟别人结婚了，没有同他在一起。他心里总有个结，解不开。他和合肥女子离别的时候正是正月的季节，梅花开得正鲜艳。他看到梅花就在怀念一个人，“又片片吹尽也”，梅花一片片地零落了，“几时见得？”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她呢？他总在写梅花盛开的词，总在咏梅花，什么《望江梅》之类的，都是在怀念那个女子。

姜夔和辛弃疾比较熟，他跟辛弃疾还有过诗词的来往，但由于两个人道不同，志也不同，所以后来也很少联系。他可不像辛弃疾总在梦想收复国土。姜夔不是官，他倒是想过“治国平天下”，可是南宋朝廷不用他，他只是一介布衣，他在词里展现得最多的，并不是爱国和抗金，而是想念他的合肥女子。

他一生都没有走出他与合肥女子独特的爱情故事。



范成大慷慨送美人

过垂虹

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廿四桥。

这首小诗比较好理解。这回写的可不是那个合肥女子了，而是一名叫小红的歌女。能歌善舞的小红是姜夔用两首词换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姜夔这个人精通音乐，这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的一个春天，他到杨万里家拜访，喝茶、聊天、清谈。杨万里让下人用琵琶弹奏久已失传的《醉吟商朝渭州》古调，姜夔安静地听完，马上作了笔记，并且向杨万里请教了该曲的品弦法。他兴奋不已，回到住处反复琢磨，填词编成了清新的《醉吟商小品》。

因为姜夔不是什么官员，所以想去哪里就去了。反正他也不用向谁请示。这个人穷是穷，却不俗，喜欢风雅的事情。所以，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他突然来了兴致，冒雪去拜访“石湖居士”，就是范成大。

范成大为什么叫石湖居士呢？范成大官做得比较大，一直参政知事，但这个人有个癖好，就是一生酷爱梅花，晚年还专门潜心整理了一部专著《梅谱》，据说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梅花的专著。这个范成大为了和文人圈内的朋友交流赏梅的雅趣，就专门在石湖置业，买地盖了一大片庄园，他自称为石湖居士，被人叫做范石湖。据说，范成大当年置业的地方就在吴县（今苏州）的范村一带。

姜夔去拜访范成大。赏梅游览后，二人把酒对谈，范

成大说，你能不能给我写两首新的曲调。姜夔创制了《暗香》、《疏影》两曲献给范成大。范成大大一看，喜不自禁，马上命家中的青衣女小红唱此词。小红不仅长相清纯，歌唱得也好，音节清婉美妙，让姜夔听得太呆。范成大选择了“君子成人之美”，慷慨地把婢女小红赠给了姜夔。

姜夔抱得美人归，经过垂虹桥时，天忽然下了大雪，姜夔站在船头，兴奋地赋诗：“小红低唱我吹箫”。

词人小传

姜夔（1155—1221年），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人。

今存词80多首，有《白石诗集》、《白石道人歌曲》传世。在自作词曲方面，可以和北宋的周邦彦相媲美，世人因称“前有美成，后有尧章”。

清代诗人朱彝尊在《重铎裘司直诗集序》中论江西诗派时说：“继萧东夫（即萧德藻）起者，姜尧章其尤也。”

附姜夔的两首词：

暗 香

辛亥之冬，予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隶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卷九】

姜夔：

一生走不出对合肥女子的怀念

疏影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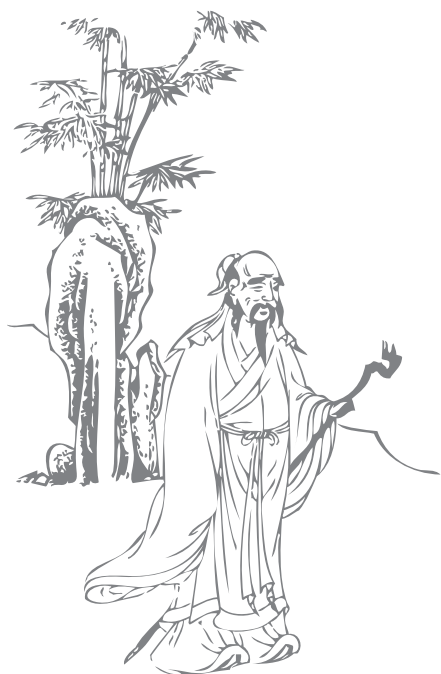


【卷十】秦观：公然走私的爱情



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秦观和苏小妹的传说纯属八卦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的序里说秦观的诗是“公然走私的爱情”。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先看秦观的一首词：

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首词是借七夕这天牛郎和织女鹊桥相会，来表达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一对相爱的人被拆散，一年才能见上一面，是不是太残忍了？也许正因为有这般残缺的爱，才使得人们不断地羡慕那些得不到的完满的爱情。

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这首词的大意是，一缕缕云彩像女子的巧手般，变化出千姿百态的花样，天外的双星会少别多，传达的是恨意。银河虽远，但是牛郎和织女总想着悄悄地相会。美好的秋风和秋露，他们两个一旦相逢，就会比人间所有的恋人都要幸福、快乐。“金风玉露”，是秋风秋露的美好称呼。语出隋代李密《淮阳感秋》诗：“金风飏初节，玉露凋晚林。”

一年一次的鹊桥相会，一年才能见一面，就么短暂的一天时间，温柔的情像水，相约的期如梦，不忍回头看那鹊桥的归路。但情长不在朝暮。

酒暖

唐宋词里的
风花雪月
回忆思念瘦

写的真好，张炎在《词源》中夸奖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

这首词可以说家喻户晓，尤其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被誉为“化腐朽为神奇”的名句（见《蓼园词选》），流传至今，已成千古名句。这让我想起苏东坡的《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鹊桥仙》大有东坡之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难怪，秦观本来就是苏东坡的得意门生，和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

秦观(1049—1100年)，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号淮海居士，别号邗沟居士。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后来经过苏东坡的大力推荐，先后担任太学博士（即国立大学的教官）、秘书省正字及国史院编修等职。因为是苏东坡的学生，苏东坡顺利的时候，他也一帆风顺，但是，当苏东坡倒霉、被贬的时候，他也受到连累，跟着被贬到郴州、累州等地。徽宗即位后，秦观被任命为复宣德郎，之后在放还北归途中卒于藤州。著有《淮海集》40卷、《淮海词》（又名《淮海居士长短句》）、《劝善录》、《逆旅集》。

中国人对于有才华的文人，总是喜欢打听他们的风流韵事。关于秦观，经常看到的是他和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的江湖传说。说苏小妹怎么样出对联，大有“比文招亲”的意思，最后秦观过关斩将，赢得苏小妹的芳心。苏小妹就嫁给了秦观，才子配才女，比传统意义上的才子佳人还



要吸引眼球。事实上，这些都是“三流小报”炮制出的八卦新闻，历史上根本没这回事。苏东坡并没有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妹妹，秦观也没有这样的艳遇。

秦观的老婆不是传说中的苏小妹，而是姓徐，证据是《徐君主簿行状》一文中所说：“徐君女三人，尝叹曰：子当读书，女必嫁士人。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

秦观和苏小妹的传说是假，风流却是真。我们过去的文学史在谈到秦观时，将他定性为写“歌妓的恋情，同时又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

有人统计，秦观留传下来的四百多首诗词，约四分之一为“爱情诗”，而其中的主人公绝大多数是青楼歌女。钱钟书在《宋诗选注》的序里说秦观的诗是“公然走私的爱情”。

秦观在江湖上的风流事不少，有一次在饭桌上看到一漂亮歌妓，心头一惊，来了灵感，即赋《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枯树上落满了寒鸦，流水绕着孤独的村子。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这词写得如此香艳，难怪在当时流传那么广。山际间一抹微云，一点点消去。天连着衰草，城门楼中的画角声在秋风中要没有了。暂停征棹，大家饮酒和泪道别。多少蓬莱旧阁，多少往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下，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面对此情此景，还是选择缠绵销魂吧。抓紧时间，暗解香囊，轻分罗带，一起共度良宵吧。“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在青楼赢得红袖佳人的痴爱，不也是另一种“功名”、另一种春风得意吗？这回离开，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襟袖上空惹啼痕。你走后，我在伤心的

时候思念你，会把高城望断，直到灯火黄昏的时候。

词的上片是“山抹微云”，下片是“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很有点暧昧、挑逗的味道，词一出世，即传遍诸多的妓院和文人雅士间，苏东坡曾戏称秦观为“山抹微云秦学士”。（《茹溪渔隐丛话》）

苏东坡的戏称，应该是真实的事情。黄昇《花庵词选》记载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甚唱公‘山抹微云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

这也从侧面说明，秦观《满庭芳》传播面太广了。

为谁流下潇湘去？

以秦观的才学，一生没有任何艳遇也不可能，但不是和苏小妹，而是在他被贬长沙时，和一位妓女的爱恨缠绵。

离开繁华的京城，来到冷漠的长沙，秦观的心像秋天的落叶，满是萧瑟。苦闷的日子里，他惟有写词来排遣心中郁闷。因为受到朝廷党争的牵连，所到之地，当地官员为了自保，都不敢跟他保持太密切的关系，刻意地疏远他。但有一个歌女却是例外，她不仅要靠近秦观，还托人带信，希望能嫁给他，“托付终身”，照顾他的生活，因为她太爱秦观的才了。秦观得知此事后，大为感动，连夜写了一首《踏莎行·郴州旅舍》赠给这名歌女。但是，政治无情，他现在是被贬官，目前还不能把她带到自己住的地方，怕连累女子的家人。再等等，希望过一段时间朝廷能重新起用他，



到时候再作打算。

终于等到了北归，遗憾的是，秦观在北归途中，贫病交加，死在了藤州。女子得知此消息，毅然选择了自杀殉情。

那么，秦观到底在《踏莎行·郴州旅舍》里写了什么，竟能让这女子如此痴情呢？

我们来看看这首给秦观的悲观人生留下最后一抹温情的词：《踏莎行·郴州旅舍》。

踏莎行·郴州旅舍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是秦观写得最好的词。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大意是：在云雾的遮蔽下，我从年少就建立的那种楼台般的理想幻灭了，迷失了，我的津渡，我所有的出口，我人生的航向也都在这空濛濛的月色中迷失了，找不到方向了。我现在被贬到湖南郴州，一个人离开妻儿老小住在这里的一个旅舍里面，不由想到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应该就在这附近吧，可如今，我把桃源望断，也无寻处。不知道到哪里寻找这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源。我就这样一个人孤独地住在旅馆里，我怎么能忍受那种孤独和寒冷的滋味呢？在这里，我一整天都在听杜鹃鸟凄凉的哀叫声：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想家了，准备委托驿使给远方的亲人寄上一枝梅花，我打开鱼腹，取出里面藏的那一尺见方的白色素帛的书信，看看家人的问候。所有的悲恨堆砌起来，重重叠叠不知道有多少。郴江发源于郴山，可是却不安分，要离开往下流去，它到底是为谁流下潇湘去的呢？

叶嘉莹先生说，在诗词之中，有的时候，是“无理之语”，

酒暖

唐宋词里的
雪花雪月

回忆思念瘦

却是“至理之辞”。“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二句说起来就是没有理性的话。这“无理之语”“无理之问”就让我想到《楚辞·天问》，对宇宙提出一系列问题。

“人间从到海，天上莫为河。”（李商隐《西溪》）为什么人间的江水要流到海，为什么天上的牛郎织女要阻隔着一道银河？“何日桑田俱变了，不教伊水向东流。”（《寄远》）这正是“无理之语”，却是“至理之辞”。为什么“人生长恨水长东？”为什么水要长东？为什么要长恨？哪一天把世界的不平都填平了？正是那生活遭遇极大忧患挫折苦难的人，才对天地之间的不平发出这样的究诘。所以，秦观说郴江就该留在郴山。有这样美好意志的人，应该成就他美好的意志。

我们为什么不能挽回那水的东流呢？为什么不能使美好的东西包括生命留下来呢？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两句写得非常沉痛！难怪和那个歌女有关，也可能和生命中其他无可奈何有关。秦观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老师苏东坡就非常欣赏这两句词，他这样评价秦观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他说，秦观死了，如今再也找不到第二这样有才华的人了，一万个人也抵不了一个秦观。王国维则最喜欢“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两句，他在《人间词话》中说：“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王国维甚至这样赞扬秦观而贬周邦彦：“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

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则这样赞扬秦观：“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然变而不失其正，遂令议者不病其变，而转觉有不得不变者。”“少游词寄慨身世，闲情有情思。”“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秦观的是词人之词。冯煦在《蒿庵论词》中这样评论秦观的词：“少游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



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说：“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李清照在《词论》中这样高度评价秦观的词：“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中乏富贵态。”《四库全书总目》中则这样评价秦观：“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

曾经有人把秦观和柳永相提并论，有诗为证：“山抹微云秦学士，落花倒影柳屯田”。有人的比喻更幽默，说秦观就像《红楼梦》，柳永则像《金瓶梅》。

飞红万点愁如海

秦观和苏东坡、黄山谷这三个人志同道合，私交很深。三人当中，秦观年龄最少，却死得最早，为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秦观性格太敏感，心胸不够开阔，缺少旷达的一面，整天发愁，替女人愁，替国家愁，替人生愁，替社会愁，替古人愁，一生充满了愁苦，很少有开心颜的时候。有人把他和晏几道一起称为“千古伤心人”。

他在《江城子》中有词句说：“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节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他恨时光流逝，柳絮飘飘，他登高一望，江水在他眼里都成了泪，哭得不像话了。他总是“流不尽，许多愁”。

我们看一首他写的《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鹄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这是秦观被贬处州时写的，很悲哀的感觉。苏东坡一

酒暖

唐宋词里的
回忆思念瘦
的风花雪月

遇到事，一遭贬，也烦恼，但很快就乐观起来。欧阳修呢，遇到被贬，就是游山玩水，欣赏美景，以此来忘记忧愁和烦恼。秦观不是这样，他在水边沙外，看到的是城郭的春寒刚刚消退，春天刚刚来到，花影有点乱，黄莺鸟的叫声很细碎，这么美好的自然和万物，可是看风景的人却愁得不得了，根本没有心情欣赏美好的春天风景。他说因为他被贬了，朝廷不重用他了，他和好友分开了，如今飘零在外面，所以“疏酒盏”，没有人陪喝酒了。所有怀念的人现在都不在身边，当那天上的碧云和暮色四合的时候，我只有空对着暮云。

想当年，在京城的时候，我们聚会，鹈鸟和鹭鸟的飞行都按照秩序，我、苏东坡和黄山谷等几个好朋友携手并肩，多好啊，如今都在哪呢？我的用世理想差不多幻灭了，镜子里的自己也确实老了。属于我的美好春天去了，飞红万点愁如海。

当时，这首词一出，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很多人争着和这首词。尤其是在那些一同被贬谪者中间，引起强烈共鸣，苏东坡、黄庭坚、孔仲平、李之仪等人都有同感，纷纷和作。远贬海南的苏东坡特地和韵作词，下阕云：“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更有很多人打赌说，秦观要死了，很快的，根据就是“飞红万点愁如海”。你想啊，人都“飞红万点愁如海”了，你说他还能活久吗？

这正是秦观的性格弱点：抗挫折能力太差。他受不了挫折。秦观的传记记载说，秦观少年就有大志向，喜欢读兵家之书。他仰慕的就是那些能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人，有崇拜英雄的情结。但他这种宏图大志一遭遇挫折就泄气。这点上他和苏东坡相反。秦观这个人的心理承受力也很差。苏东坡知道他，是因为读过他写的策论，感觉写得好，有丈夫气概。可是，秦观参加科举考试，第一次落第，就觉得没脸见人了，回到家关上门谁也不见，作了《掩关铭》，然后不吃不喝，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掉。苏东坡知道后，



就去鼓励他，让他下次再考，果然就考中了进士。

词人小传

秦观（1049—1100年），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人。十五岁丧父，自幼研习经史兵书。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曾任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晚年一再遭贬：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徙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即位后秦观被任命为复宣德郎，之后在放还北归途中卒于藤州。他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号称为“苏门四学士”，颇得苏轼赏识。

熙宁十一年（1078年）作《黄楼赋》，苏轼赞他“有屈、宋姿”。

《鹊桥仙》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被誉为“化腐朽为神奇”的名句（见《蓼园词选》）。《满庭芳》中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被称作“天生的好言语”（《能改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张炎《词源》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有《淮海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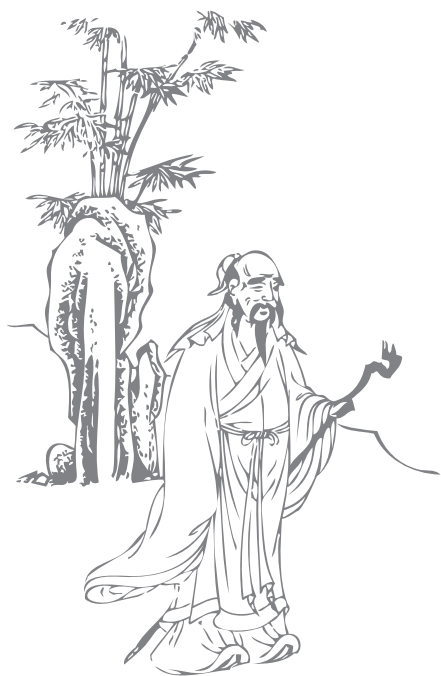
卷十二

欧阳修的《香艳日记》被人抓了把柄



浪淘沙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可惜明年花更好

浪淘沙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这首词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写作背景是明道元年（1032年）春，欧阳修担任西京留守推官时，去拜访当时的文坛巨匠钱惟演，当时的文学青年梅尧臣、尹洙等也在钱惟演家作客。欧阳修和梅尧臣、尹洙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从此结下很深的友谊。这首词就是他与友人梅尧臣在洛阳城东旧地重游时，有感而作。

本来是朋友相聚，害怕离别，感叹的无非是人生聚散无常、别时容易见时难，但在欧阳修的笔下却写得香艳无比。

我用今天的语言来“翻译”一下这首词。大意是：举起酒杯向东风祈祷，美好的春天，别走那么快，让我们再流连一番。洛阳城东的大路上，杨柳依依。记得当时我们曾经携手散步，一起游遍花丛。紫陌，指的是京都附近的官道。洛城，就是洛阳城，北宋时都城在开封，称为东京。洛阳呢，为陪都，称为西京。

让人痛苦的是，人生的欢聚与离别太匆匆，这种遗憾无穷地折磨着我们。今年的花开得比去年的还鲜艳。明年的花可能更好看，只可惜，不知道那时和谁一同欣赏呢？

欧阳修写的是朋友之间的离别，感觉却像是情人之间的离别，很缠绵，很伤感。

提起欧阳修，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他著名的《醉翁亭记》：环滁皆山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

而乐亦无穷也。……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

这是他在政治上失意、受排挤、被贬滁州时写的。你看，秦观一被贬到外地，离开京城，整个人好像都要垮了，简直天要塌了一般，写词总是“愁如海”什么的。再看看欧阳修，无所谓，政治上贬我了，我游山玩水，自我放逐、自我遣玩、与山水同乐，照样逍遥自在。

欧阳修被贬滁州，他不但写了《醉翁亭记》这样优美的散文，也写诗。《丰乐亭游春》就是这时候写的。“春云淡淡日辉辉，草惹行襟絮拂衣。行到亭西逢太守，篮舆酩酊插花归。”看欧阳修写的，哪里像个贬官呢，被贬为滁州太守，他没有反思自己政治上犯了什么错误，简直是比“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还逍遥自在，乐在其中。

说到这里，不能不羡慕宋朝的知识分子，那叫一个舒服，政府“高薪养文”，政治气氛宽松，人文气息浓厚，全国上下一提文人就是受尊敬的身份，犯了错，别说得罪高官，即使得罪了皇帝，也不会被杀头。哪像明朝的知识分子，不但没有言论自由，而且一旦说错了话，就会在朝堂之上惨遭羞辱，被迫脱光了衣服，打屁股。

扯远了，我们接着说欧阳修。看他写的这首诗，“春云淡淡日辉辉，草惹行襟絮拂衣。行到亭西逢太守，篮舆酩酊插花归。”春天，天上的浮云淡淡地，散发着光辉，地上的草诱惑着你，仿佛在拂你的衣服，美得不得了。如果你走到丰乐亭的旁边，碰到当地太守的话，太守是谁呢？庐陵欧阳修也。你会看到，这个家伙喝得酩酊大醉，坐在一个小轿子上面，满头插的都是鲜花，正往回走呢。

这么一个性情中人，一点也没有严肃的样子，知道的说他可爱，没有架子；不知道的呢，会说他“老不正经”，不像当官的样子，尤其不像个被贬官员的样子。

这就是欧阳修。秦观在失意中抑郁而死；苏东坡在失意中完成了他自己，坚守到老，不改初衷，开心到老，学习到老；欧阳修呢，则在失意中、苦难中消遣到底，他最好的文章都是在当官不顺的时候完成的。欧阳修没有他的老师晏殊那么圆融，他还是比较率性而为的一个人。高兴了，他不考虑后果，就想写出来。这样的人在官场上就不够成熟。你自己玩就玩



呗，还要记下来。这就很容易让政治上的敌手抓到把柄。

所以，欧阳修文章写得好，但做官，做得真不好，多次被贬。一次是景佑三年，范仲淹上书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替他说话，还批评当时的那个谏官不负责任、不为范仲淹讲话、不称职，结果话一出口就得罪了当权者，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第二次被贬，是因为庆历年间变法的政治斗争，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变法、革新。两年后，革新派受排挤，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官场如战场，欧阳修经历过这么多次被贬，很多时候，都是被人拿私生活说事的。比如他被贬滁州那一次，就是他的私生活被人抓到了把柄，说他生活放荡、污秽不堪。有人说他和儿媳吴氏私通，也有人攻击他与外甥女乱伦。蒋之奇就曾经这样攻击他。他受不了这样的诽谤，要求辞职，但是皇帝不批准。后来，又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皇帝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就贬他到外地，等待机会再调他回京城。

这些虽然是捕风捉影，但也不是空穴来风，“泪眼问花花不语”——这句伤感的经典爱情词，就出自欧阳修的笔下。他这个人，是性情中人，有高兴的、不高兴的事，什么都往词里写，而且他的词很有花间遗风，写得很香艳。

下面让我们看一首欧阳修香艳词的代表作《蝶恋花》。

泪眼问花花不语

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

酒暖

唐宋词里的
回忆思念瘦
的风花雪月

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这是一首影响巨大的词，是传诵千古的名作。作者是北宋大词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

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词的大意是：庭院深深，我这个独处深闺中的女子也不知道这个庭院究竟有多深。杨柳依依，如烟如雾，我从高楼上透过重重叠叠的帘幕，透过远处被笼罩在柳树上的层层雾气，往远处张望，可以望见“玉勒雕鞍游冶处”——朦朦胧胧中似乎可以看到，我在等待的王孙公子中的一个，刚刚把豪车名马停在寻欢作乐的歌妓云集之处，我试图再登高一点，却怎么也看不清章台路。章台路，汉朝长安有章台街，歌妓居之。唐朝许尧佐有《章台柳传》，后人就用章台代之歌妓聚居之地。

三月，本来是暮春的季节，春光明媚，即使下雨也是细雨霏霏，有风也是暖人醉的春风，但这个女子不是这种感觉。在她看来，“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三月，暮春季节的雨太横了，风也很狂，重门也将黄昏的景色掩闭，我想留住春天，就像想留住青春那样，可是“无计留春住”，没有办法把春天留下来长住。于是，我伤悲，眼里含着泪痴痴地低下头问眼前的花朵，可是花默默不语，不但没有给我任何答案，她自己也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被忽然吹来的一阵狂风吹落枝头，从曾经给她带来无数欢乐的秋千架上纷乱地飘落，飞到了泥土里。

泪眼问花花不语，来自于唐严恽的《惜花》：“春光冉冉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

中华出局出版的《宋词三百首》（吕明淘 谷学彝 编注，2009年7月第1版）对这首词是这样注释的：这是一首闺怨词，描写了一位独守深闺的少妇极其苦闷的心情。上片写女子生活的处境，整日禁锢于深宅大院之中，而负心的



夫君，则终日游荡于歌楼妓馆，这是一桩不幸的婚姻。下片抒写少妇的心情，风雨无情，留春不住，使少妇想到自己易逝的芳华，情思绵邈，意境深远。

也有学者说，这位少妇是在朝着她的夫君去嫖妓的地方望，盼望他早点回家。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是太具体了，太固定了，词可以给人丰富的联想，含蓄委婉、深沉细腻，我们又何必套死自己的思维呢？词中的女子可能是少女，也可能是少妇。“深深深”三字叠用，情写得深，那意境也是颇深远的。

词中女子正独处高楼，她的目光正透过重重帘幕、堆堆柳烟，向男人们经常游冶的地方凝神远望。一个居住在深宅大院里的女子，如果只是在等待丈夫回家，不至于那么悲伤。一般来说，古代女子嫁人了多半会认命，不大可能还想留住青春什么的，那时候的女子很少有再嫁的想法。再说了，透过远处被笼罩在柳树上的层层雾气，往远处张望，可以望见“玉勒雕鞍游冶处”，如果是丈夫，那距离不太远，高处就能看见的，即使今晚夜不归宿，那么，明天、后天总会回来的。

我觉得，这更像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子，在等待未来的夫君，等待自己的命运。看到那些终日在妓院游玩的公子哥，想到自己未来的命运，她一脸茫然。未来不可把握，幸福不可知，青春不可回，莫非只能空空地守着深闺和悲喜不定的内心，一任青春老去吗？

“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上片写景，但“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深深庭院中，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被禁锢的、与世隔绝的心灵。下片写情，写伤春。近人俞平伯评曰：“‘三月暮’点季节，‘风雨’点气候，‘黄昏’点时刻，三层渲染，才逼出‘无计’句来。”（《唐宋词选释》）她想挽留留住春天，但风雨无情，留春不住，于是她对花落泪。清人毛先舒评曰：“‘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可谓层深而浑成。”

（王又华《古今词论》引）

人生自是有痴情

人称北宋文坛盟主的欧阳修，到底是个啥样的人？让我们走进历史，还原这个大师的音容笑貌。

关于欧阳修这个人，钱钟书先生在《宋词选注》第39页是这么说的，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人（吉州永丰，今属江西），有《文忠集》。他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有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越的作家。梅尧臣和苏舜钦对他起了启蒙的作用，可是他对语言的把握，对字句和音节的感性，都在他们之上。

欧阳修为什么叫“六一居士”呢？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家藏图书一也，金石一也，琴一也，棋一也，酒一也，再加上一老翁，便为六一居士也。”

欧阳修是文坛一哥、盟主，这一点没人否认。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这样赞美欧阳修，说他的文章“揖让进退”，最有姿态。就是说，读了之后，先让人紧张，又让人放松。

欧阳修的老师是晏殊。而苏东坡、苏辙和曾巩这些文化名人，则都是欧阳修的学生。也就是说，欧阳修是晏殊当主考官的时候选拔上来的，而苏东坡、苏辙和曾巩这些人又是欧阳修当主考官的时候选拔上来的。

江西人欧阳修，小时候家境不好，四岁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在寡母抚育下读书。运气不错的是，他有个好母亲，欧母也像孟母、苏母、岳母一样，严格要求儿子，欧阳修从小就受到母亲良好的教育。欧母教儿子学习，也教儿子气节。在母亲的教诲下，欧阳修从小就表现出天才的一面，有“奇童”之誉。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考中进士。1031年，就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通过钱惟演，结识了梅尧臣、尹洙，从此成为最好的朋友。景佑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

后来，欧阳修陆续担任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因受人诽谤，多次要求辞职，均未获得批准。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终于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辞职后住在颍州。死后，谥文忠。

欧阳修一生受韩愈影响，政治上直言不讳，他的政治主张和自己一生为人保持一致，无论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他从不更改主张，也不隐晦态度；学问上，则以儒学继承人自居。在对待佛学的态度上，欧阳修和韩愈一样，反对佛学，且有排佛情结。不过，欧阳修以自我修炼作为对付佛教的办法，此观念比起韩愈来，要理智、有策略得多，比较而言，没有什么杀伐之气，算得上温和。

苏东坡为欧阳修文集作序时云：“永叔不喜佛，然其聪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真佛也。”

总之，欧阳修的一生就是儒家传统士人的一生：择善而固执。固执地坚守自己的理想。也就是所谓“人生自是有痴情，此恨不关风与月。”

词人小传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人（吉州永丰，今属江西），有《文忠集》。他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有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越的作家。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变法、革新。两年后，革新派受排挤，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欧阳修终于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辞职后住在颍州。死后，谥文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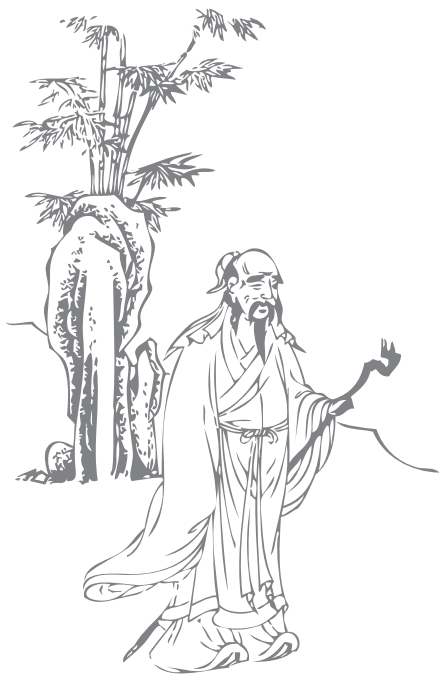
卷十二 王安石：可惜风流总闲却



千秋岁引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
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耽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
初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退掉了夫人买来的江南女子

千秋岁引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耽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这首词的作者是王安石，被称为千古一相的王安石。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老人。神宗登基后，他曾两次担任宰相，主持变法。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梁启超先生说，千百年来，王安石被骂作集一切乱臣、贼子之大成的元凶。其实，他才是数千年文明史上少见的完人。

这首《千秋岁引》词，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大意是：我只在旅馆中听到寒砧上传来的捣衣音，孤城上传来了哀叫的画角，这一派寂寞的秋声，一直传到寂寞、空无和寥廓之中。东归的小燕子从海上去了，南来的大雁向沙头上落去。楚台的清风，庾楼的明月，一切都宛如昨天，令人难忘。

人就是这样，无奈被些名利束缚了手脚，无奈被其他的情耽搁，可惜，年少风流的一面总是闲却。想当初，自己也曾经发宏愿学道成仙，如今又耽搁了男欢女爱。夜深的时候，酒醒来之后，想着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当初有个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叫杨慎，他看了王安石这首词后说，“荆公此词，大有感慨，大有见道语。”

他还说，王安石既然能够看透人生，把握人生，为什么还要坚持推行新法，贬黜包括苏东坡在内的大批正直之臣呢？

没有人否认王安石的知识渊博，他 21 岁就是进士了。北宋到了第四任皇帝——仁宗时期，出了一大批君子，比如包拯，比如范仲淹，比如司马光，比如王安石，比如欧阳修。在宋仁宗晚期，欧阳修参加政事，包拯为枢密院副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全是真正的人才，又个个是君子。仁宗时代实在是少见的美好时代，他没有建什么成为历史古迹的工程，却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唐宋八大家之中，北宋就占了六位，而这六位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他们是三苏、欧阳修、曾巩和王安石。中国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罗盘，都出现在仁宗时代。

所以，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官员王安石，也是个君子，这一点在历史上没有异议。他是个真正的君子，作为变法的主持人，他一不贪污，二不腐化。他是个“工作狂”，忙得连头都没有时间梳，脸也顾不上洗，甚至连胡须上都生了虱子。他穿衣方面不太讲究，比较邋遢，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志士，也是一位固执己见的“拗相公”。在外国历史学家的眼里，他是 12 世纪一位伟大的改革家。

有这么一件小事，可以窥见王安石的君子之风。在《邵氏闻见录》卷十一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

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王安石担任“知制诰”这个职务的时候，就是说，这故事发生在他主持变法之前。可是，有本关于宋代历史的书（史式先生著）里，把这件事情这样叙述了一遍：王安石的夫人吴氏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



看到王安石日夜操劳，怕照顾不周到，就花钱买了一个江南女子来照顾他，但是，事前没有说明。王安石看到一个打扮得非常光鲜的女子来到自己房中，就猜到了几分，但是并没有立刻把她赶走，而是认真地盘问她的来历。这么一问，却问出了新法中的一些弊端。原来这个女子的丈夫是个从江南押送一船官粮来东京的小官，路上出了事故，打翻了船，一船官粮都损失了，于是就被关押。按照当时新法的规定，必须全部赔偿。钱不赔完，就不放人，女子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卖身救出丈夫。她说完这一经过，泪如雨下。王安石听了整个故事后，觉得其中有些情节，符合从宽处理的规定，但是，主管部门为了立功，严厉追究，逼得他们破家还债，夫妻分离。

他坦率地告诉这名女子，我就是制定新法的王安石。是我管束不严，执法人员做得有些过了，让你们受了委屈。我既然知道了，就应该纠正。你赶紧去找你丈夫吧，回家团聚，你们多交的罚款，可以退还。至于你自己的身价，就不必还了，算我对你们表示歉意。

这故事有点演绎了。但不管怎么说，王安石退掉了小妾，这是事实，面对诱惑也能坚守立场，着实令人敬佩。

王安石为人处事方面，一向自律，纵然他想纳妾，也绝不会趁人落难之机落井下石。君子不趁人之危，当成人之美。历史上王安石是个君子，虽然有时候，他也会感慨“可惜风流总闲却”。

还有一个王安石逼儿媳改嫁的故事，更能帮我们领会王安石这个人的儒家君子风范。虽然王安石和庞荻同朝为官，但政见不同，王安石主张变法，庞公反对变法，是个保守派。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还和庞公的女儿结为秦晋之好，两个年轻人很幸福、很和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王雱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至于什么病历史上记载不详，有说是绝症的，也有说是精神病。王安石很是同情儿媳，提议她再嫁。这不是被王家休了吗？庞荻觉得没面子，不行，

坚决不同意。但王雱的病情康复没有任何希望，两家经过协商，最后王安石的儿媳妇以王安石义女的身份出嫁了。

一个女子，在丈夫家里改嫁，若非遇到了王安石，一般人实在做不到。史书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是：“王太祝生前嫁妇”，王太祝就是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因为当时他的官职是太常寺太祝。

六朝旧事如流水

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王安石这首词是怀古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大意是：我在金陵城登高远望，正是晚秋时节，天气有点肃杀的样子。看那汹涌澎湃、一泻千里的长江就像一条白色丝练。远望，那翠峰丛聚，簇簇相间。残阳之中，归来的风帆和远去的舟影在江上移动。西风起，酒旗斜立在金陵街市的两边。秦淮河中的各种彩色的船像云一样闲游，灯河像星一般，那影子像白鹭翩翩飞过，如此美好的秦淮河，画家也难以画出她的美来。

回忆过去，金陵城何等繁华，惹得众英雄都想抢到手。可叹南朝君王们太荒淫，隋大将韩擒虎从朱雀门入城时，陈后主与张丽华还在卧室里快乐呢。家破人亡，悲恨相续。

如今我站在高处凭吊千古，那繁荣和耻辱让我叹息。六朝兴衰旧事如流水一样过去了，不变的是那些荒烟凝绿的草和那些寒烟笼罩的江面。至今为止，商女们还不时唱起那支亡国的遗曲：《玉树后庭花》，令人不安。

从这首词可以看出，王安石处处以政治家自居，显然志向高远。王朝兴盛的时期，至今为止，商女们还不时唱起那支亡国的遗曲：《玉树后庭花》。在他看来，这是多么不祥的征兆。他担忧。

宋神宗这个变法皇帝决定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大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王安石在当地方官时，就给当时的宋仁宗上万言书，列举了很多变法的方案，但当时宋仁宗没有理会。直到宋神宗亲政，才把王安石召来京城，任为翰林学士，21岁的宋神宗和47岁的王安石开始商量变法。

司马光是个君子，而且和王安石也是好朋友，但他公然反对变法。因为他从王安石的变法方式中读出几个关键词来，那就是：名曰理财，其实就是与民争利。这不成了西汉时期的桑弘羊了吗？桑弘羊实行酷吏的苛政，使各级官员的搜刮，实在比匈奴侵略还要猛，以至于在汉武帝后期出现了民穷财尽、饿殍遍野、天下户口减半的惨象。

正因为司马光是个光明磊落的君子，所以，他虽然对王安石本人佩服有加，但不同意变法方案，如果非让他执行，他选择辞职。宋神宗还比较开明，他要推行新法，当然希望司马光帮助他，可是司马光毅然要求辞职，他说我的观点已经说了，不参与新法，但既然朝廷一定要推行，我离开，到洛阳去著书，写我的《资治通鉴》，并保证不再批评新法，不说任何不利于变法的话。

宋神宗很爱惜司马光这样的人才，也欣赏他的光明磊落，所以，他还是支持并且保护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并亲自为之写序。

公元1069年2月，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变法。王安石曾经提出过几句口号，有人归纳为“三

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虽然王安石号称“天命不足畏”，但是，变法几年，“天命”确实给他开了玩笑。比如，新法颁布不久，京城好几次地震，有风暴灾害，还有陕西华山崩裂，以及此后出现的大旱等等，皇帝求雨都没有用。一个管城门的小官叫郑侠，他给皇帝上了《流民图》，图中描写了“青苗法”实行之后百姓的惨状。而且，郑侠还保证说，如果皇上下诏停止推行“青苗法”，10天，保证下雨。如果不下，请砍我的头，以谢王安石。当时求雨心切的皇上就答应了，暂停新法。见鬼的是，就在下旨的当下，天降大雨。

宋神宗心想，看来，“天命”不能不畏啊。

因为批评者太多，王安石自请离开相位，离开京城，出知江宁府。不久，新法又恢复实行，王安石再回京城。1076年，王安石的儿子病逝，他日夜忙碌加上忧心，生病。王安石再次请求罢相，回到江宁养病。

我们来看王安石的生平：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考中杨镇榜进士第四名，从此步入仕途。和很多宋朝名臣一样，他的仕途是从地方官开始的，多年间，他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

王安石蒙皇上知遇之恩，主持变法，独掌大权。从1068年到1076年，9年变法，9年改革，他感慨良多。原来的好朋友，比如苏东坡、司马光，现在成了政敌，甚至终生不再来往，改革事业夭折，友谊失去，宦海沉浮，“六朝旧事如流水”。回想往事，王安石怎么不感慨！怎么不叹息！

钱钟书先生在《宋词选注》第65页是这么说的：王安石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世和后世许多人的敌视，但这些人也不能不推崇他在文学上的造就，尤其是他的诗，例如先后注释他诗集两个人就是很不赞成他的人。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词的技巧。



词人小传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临川人。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卷十二】

王安石:

可惜风流总闲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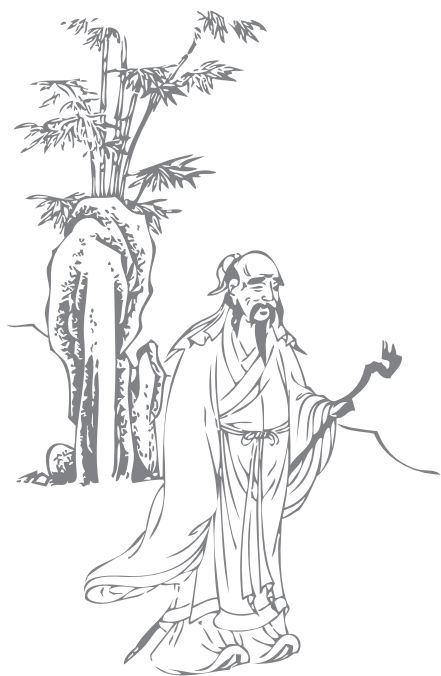
卷十三 魏夫人：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



菩萨蛮

溪山掩映斜阳里，楼台影动鸳鸯起。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

绿杨堤下路，早晚溪边去。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



魏夫人的闺怨词

菩萨蛮

溪山掩映斜阳里，楼台影动鸳鸯起。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

绿杨堤下路，早晚溪边去。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

这首词的作者是北宋的魏夫人。魏夫人何许人也？她是曾布的老婆。如果你没有听说过曾布，那一定听说过他的哥哥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实，在当时，曾布的名头比他哥哥曾巩大得多，官当得也比他哥哥大。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曾布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到了熙宁初年，曾布官拜崇政殿说书，后来继续升官，当到户部尚书。宋徽宗当皇帝的时候，曾布很受器重，官封为丞相，相当于今天的总理。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角魏夫人的身份就是丞相夫人。

魏夫人嫁了这么个官运亨通的夫君，估计睡觉也会在梦中笑醒的吧？此言差矣。事实上，魏夫人在生活中虽然锦衣玉食，但和所有富人、高官的太太一样，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寂寞。

这一点从上面的词《菩萨蛮》中可见一斑。我用今天的语言将这首词“翻译”一下，大意是：潺潺的小溪，远处的青山，掩映在夕阳里，风吹着楼台的倒影，在水面晃动，惊起在水中戏水的鸳鸯。溪水的彼岸，有两三户人家。鲜红的杏花开得那么鲜艳，那么放肆，惬意地越过了墙头。

暮春时节，嫩绿的柳丝笼罩着长堤，轻拂着溪水，堤

酒暖

回忆思念瘦
唐宋词里的风花雪月

下是绿杨掩映的马路。作为临水人家的妇女，每一天，我都喜欢到溪边独自徘徊。这是第三个年头了，第三次见到柳绵飞来飞去，但是，离她而去的夫君还没有回来。

这词有点花间遗风，写的是闺怨，是思妇盼望远行丈夫归来，是婉转缠绵的感情。不过，在魏夫人之前那些花间词，都是男人写的，是男人在以女子的口气写，未必了解女子，但魏夫人本身即为女人，所以她写的闺怨词被人称为“正音”，正儿八经地是女人写女人。这里面，免不了有自己的亲身感受，耐人寻味。

“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这条小溪的对岸，仅仅住着两三户人家，人烟并不稠密，表明这里很幽静。但是，“庭院深深深几许”，再深的院，再高的墙，也关不住那生机昂然的满园春色。一枝红杏开着花，以无比娇艳的姿态，勇敢地高高的围墙上探出头来。这个“出”字，形容红杏，有勃勃的春意。

“早晚”一词，并非指早晨和晚间，没那么具体。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六云：“早晚，犹云随时也；日日也。”“早晚”一词，在这里的意思，犹如舒亶《鹊桥仙》词中所说，“两堤芳草一江云，早晚是西楼望处”。

“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柳，就有离别的哀愁。在古人那里，水边也好，柳树也好，往往都是送别的象征。为什么是“三见”呢？怎么那么久的离别？等于说她等了三年，她在溪边寂寞地徘徊了三年。每年见一次柳絮纷飞，所以叫“三见柳绵飞”。话语中间，虽然没有说一个恨字，但哀怨之情流于言外。史书记载，曾布确实在外游宦过三年。据《宋史·曾布传》中记载，曾布于神宗元丰中，连知秦州、陈州、蔡州和庆州。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也说：“曾子宣丞相，元丰间帅庆州，未至，召还，主陕府，复还庆州，往来潼关。夫人魏氏作诗戏丞相云：‘使君自为君恩厚，’



不是区区爱华山。’”难怪魏夫人要哀叹“离人犹未归”了。

贵为“总理”夫人，魏夫人也有自己难言的烦恼。这让我想起最近林行止先生在《我读我在》一书中的一篇文章《风光太太好寂寞》。文中有这样的话：成功人士和繁忙结下了不解之缘。愈成功的人，他的责任与压力相应增大，而应酬亦愈多，他的正常工作时间不足分配，是必然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本报工作人员与港府一些官员和商家有比较密切的联系，我们所得的印象是，高官和巨贾的工作并不是普通人所能够胜任的，他们除了要有缜密的头脑、灵活的手段之外，尚须有超人的工作热诚、过人的精力和一个满足于物质享受、对他们毫无怨言的家庭。

成功的商人是人们的仰慕对象，但人们仅看到成功所带来的荣耀和金钱；当人们了解到大多数成功人士因为过于勤奋而不能享受正常家庭生活的时候，或许有不少人愿意安分守己地做个“小人物”。

奇怪的是，不少商界成功人士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的最大动力是“为妻儿的幸福”。但实际上他们为了努力赚钱而必须牺牲家庭生活，对于金钱并不代表一切的“妻儿”来说，他们的富豪丈夫或父亲并未带给他们真正的幸福。

做企业家的妻子是不易的，其首要条件是必须有忍耐寂寞的能力，一本专门探究此问题的书《经理们和他们的太太》，甚至称企业家的太太为“寡妇”，因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实在抽不出时间好好享受天伦之乐。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说，经常回家吃饭的人发不了大财。如果魏夫人那个时代能听到卡耐基的话，或许就找到安慰了，不用这么哀叹寂寞和离别了。她嫁了个成功男人，吃穿不愁，但就是不能享受正常的天伦之乐，这就是她的命。

“出墙红杏”也只是想想而已，如果真的出墙了，那等待她的只能是一纸休书了，连哀叹寂寞的权利都失去了。

朱熹将魏夫人与李清照并提

我们再来看魏夫人的另外一首词《卷珠帘》：

记得来时春未暮，执手攀花，袖染花梢露。暗卜春心共花语，争寻双朵争先去。

多情因甚相辜负，轻拆轻离，欲向谁分诉。泪湿海棠花枝处，东君空把奴吩咐。

这是一首恋情词，假托一个多情女子之口，来写一段爱情悲剧。词写得凄艳婉秀。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词的大意是：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春天还没有过去，我们手拉手攀花，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袖子上沾的都是花梢的露珠。我们心心相印，和花说话，两个人一起寻找并蒂的鲜花，以见证他们的爱情，希望能够美满久长。

“多情”是对情人的俗称，宋元俗语，词曲中屡见。当初的一片深情哪去了？你为何负心、轻易毁约呢？为什么要始乱终弃？轻轻地他走了，剩下我站在原地，我的郁闷和痛苦向谁诉说呢？又一次走到我们曾经熟悉的海棠花开的地方，伤心的泪流下来，打湿了花瓣。春之神，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见证我们爱情的海棠花枝处呢？因为海棠是她爱情悲剧的见证，也只有海棠最了解她的痴情。东君，司春之神。

从前，他们执手攀花“共花语”，如今呢，无人“分诉”，惟有向海棠倾洒悲泪。这首词将那种佳人薄命写得如泣如诉。多情女子与负心汉的故事，在魏夫人的笔下，写出了新意。



魏夫人确有不凡的艺术才情。难怪，朱熹曾将魏夫人与李清照并提，说是“本朝妇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清人陈焯也曾经说：“魏夫人词笔颇有超迈处，虽非易安之敌，亦未易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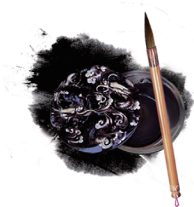
词人小传

魏夫人，生平未详。北宋襄阳人，道辅（魏泰，字道辅）姊，曾文肃布妻。封鲁国夫人。有《鲁国夫人词》。



「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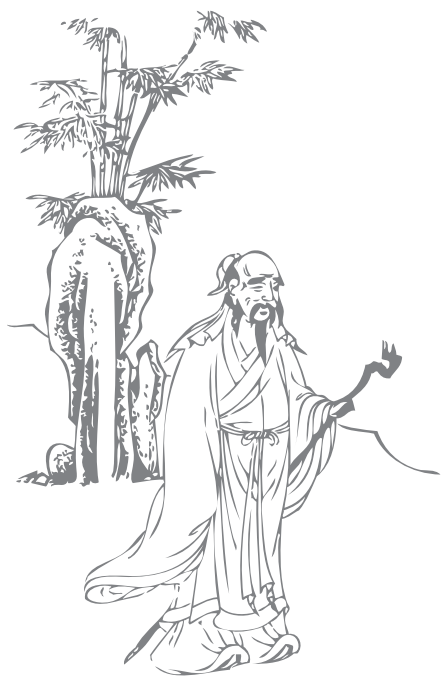
南唐中主李璟小词中有大意



山花子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碧波间。还与容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

山花子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碧波间。还与容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这首词的作者是南唐中主李璟。

李璟这首词，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大意是：菡萏，是荷花的别称。荷花的花瓣已经落下来了，香气已经消减了，陪衬荷花的那绿绿的翠叶也已经凋残了，一点点地残破了，再看看她的周围，在碧波之间已经有西风起了。西风是秋天的象征，也就是说，荷花还要继续凋零、憔悴。荷花还要和我这个小女子的容光一起憔悴、消逝，生命衰残的悲哀，没法看了。

到了晚上，在绵绵细雨当中，睡梦中梦到了远在鸡塞之外的征夫，梦醒了回到现实，才知道鸡塞太遥远了，远在西北的边疆。无法再入睡，不成眠，怎么办？于是，坐起来到小楼上吹奏玉笙，在寒冷的雨夜中，吹了一遍又一遍。眼泪簌簌地流下来，泪珠流不完，那种相思怀念的悲伤哪里有期限？又一次，我倚在栏杆上凝望远方。但是春天已经消逝，看到的还是满目秋日的凋零。

酒暖

回忆思念瘦
唐宋词里的
风花雪月

据说，李璟这首词是写给一个名叫王感化的红歌女的。王感化是福建建州人，歌美人更美，有牡丹之貌，国色天香。据说她的嗓音“声韵悠扬，清振林木”。她诗词书画皆通。“旌旗赴天台，溪山晓色开”，这句诗就是她写的。李璟很想召进宫当妃子，可是，她毕竟是个歌女，身份卑下。李璟只能把她养在外面，偶尔“临幸”一回。王感化这个美女、才女，被李璟选进皇家歌剧院——当时叫金陵乐坊，而且成了他的专用情人。

王感化的命运很像后来的李师师，当上了皇帝的二奶，这个身份想不走红都难。很快，王感化就成了全国最有名的歌星。

有一次，李璟设宴与太弟们同乐。席间，叫来王感化唱歌助兴。酒后，填了这首《山花子》，让王感化度曲演唱。

李璟这首词写得太好了，隐隐中有一种末世的感叹。这就是所谓的小词中有大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李璟这首词极尽誉美之辞，说：“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碧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解人之不易得。”

不过是写闺中妇人思念远方征夫的小词，王国维是怎么读出“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的呢？他是从“菡萏香销翠叶残”之后，又看到了当时的整个社会大环境已经是“西风愁起碧波间”了，所以无力回天。只能看着美好的花朵凋零，一点一点地消残，而女人和那花一样，一年年地老去，“还与容光共憔悴”，到最后，“不堪看”。

说“菡萏”，而不说“荷花”，因为“菡萏”来自于诗经，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品质，却要经历一种摇落草木的悲哀，所以李璟由物想到人，由花的凋零想到美人变老，那么美



好的生活却要凋残了，这是一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慈悲心。屈原说，“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使我自己养的花全枯萎了，那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我感到悲哀的是“众芳之芜秽”，周围大环境中所有的花都芜秽，都枯萎，都肮脏。这是最可悲的。

李璟和他的宰相冯延巳

我们知道南唐的第一个君主，也就是烈祖叫李昇，他的儿子也就是李璟，是中主，后主，也就是那个著名的帝王词人，叫李煜。李昇的词写得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李璟和李煜的词写得非常棒。尤其是那个李后主，影响了一代词风。

南唐出了那么多大词人，这和几位皇帝提倡和爱好填词密不可分。南唐一直有浓厚的词风。

南唐中主李璟和南唐大词人冯延巳是非常好的朋友。冯延巳的父亲曾经是南唐吏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国家人事部部长。这个角色，当然深得皇帝的信任。

因为父亲的关系，冯延巳可以经常在宫里和皇帝的儿子一起玩。李昇就让他的儿子李璟和冯延巳一起交游，冯延巳比李璟大10多岁，当然比李璟成熟得多，在一起学习、探讨学问，李璟总能有所收获。

李昇为了锻炼儿子，10岁就让李璟做了驾部郎中，15岁就让他做了兵部尚书参知政事。李璟做了太子之后，曾经被封吴王，他就把冯延巳带到吴地做幕僚。后来，李璟

又被封齐王，李璟又让冯延巳做他的掌书记。李璟继位当皇帝了，他就让冯延巳当他的宰相。他们这样的君臣关系，合作起来是很默契的。冯延巳有两句词“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可以表明他的执着和忠诚，很有诸葛亮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臣怀抱。

周围的国家在强大，南唐这样的小国能够偏安多久，真的很难说。

但是，朋友归朋友，虽然从小在一起玩，李璟当了皇帝之后，冯延巳说话办事还是小心翼翼，不敢有一点闪失。有一次，李璟对冯延巳半调侃似的说：“‘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冯延巳明白，这是皇上在表扬他，欣赏他这句词。冯延巳反应也很快，马上回敬李璟说：“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也”。李璟听了自然很开心。

你看，他们君臣二人，谁写的词，彼此都能记住，而且互相欣赏。也说明，李璟确实欣赏冯延巳的词。其实，不仅李璟，就连晚辈李煜都非常喜欢冯延巳的词。史书记载，李煜曾在金陵城里，开过一个专谈风月的俱乐部，类似今天的聊吧，名字叫“天香居”。这里，是文人雅士清谈之所，李煜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词人的排行榜。即在登天楼设立了一间“赏诗廊”，由大家评议，选出南朝名士中较为出众的诗词，挂在这里，然后大家品茗点评。这排行榜上的第一首就是冯延巳的《抛球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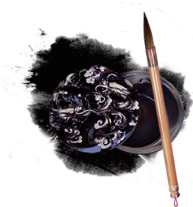
酒罢歌余兴未阑，小桥流水共盘桓。波摇梅蕊当心白，风入罗衣贴体寒。且莫思归去，须尽笙歌此夕欢。

词人小传

李璟，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政权的第二个皇帝，其执政期间南唐政权逐渐衰落。李璟本人和其子李煜均是文学造诣极高的词人，传世作品脍炙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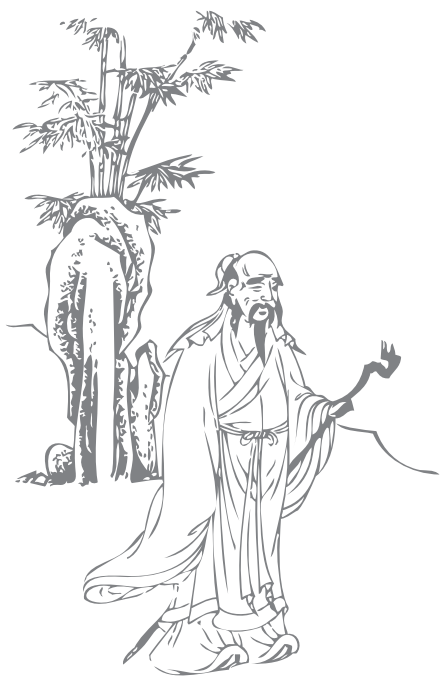
卷十五 张先：一首词捧红了李师师



天仙子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
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
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最喜欢混迹于青楼酒馆之间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濛濛。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这首词的作者是北宋前期的词坛最长寿人张先。

这首词我用今天的语言来“翻译”一下，大意是：带着伤感，登上高楼遥望远方，这无限的情思何时才是个尽头？世间万物再没有任何像情那么浓厚的了。分离的愁苦正像那千万条柳丝随风乱舞，更有那城东的街道上飘飘飞舞的濛濛柳絮。我的情人骑在嘶鸣的马上，渐渐远去，路上扬起飞尘，我到哪里去辨识情郎哥的踪迹呢？

春水融融的池塘中，有一对鸳鸯在悠闲地游泳，南来北往的小船在水中划着。想从前的美好日子，我们登上阁楼，相约一起看黄昏，看如今，黄昏的风景依旧，斜月还是那个斜月，帘栊还是那个帘栊。余恨越来越深，仔细思量，我还不不如那桃花杏花，他们还懂得抓住机会嫁给了东风。

这首词写的是一个“留守女人”。上片写她送走情郎后的悲伤和寂寞。情伤人，一个情字，让这个“留守女人”芳心大乱，丝丝如麻，感慨红颜易老，韶华易逝。婚姻有名无实，落得守活寡的下场。真后悔，嫁给了一个不能和

她长相厮守的男人，哀叹自己的命运还不如桃花杏花呢，至少桃花杏花知道及时把自己的风情奉献给挑逗她的东风。

早知如此，还不如做“剩女”呢，那样至少不会有这般进了围城又出不来的凄惨。

“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立之亮先生是这样注释的：这是张先的名句。当时人称他为“桃杏嫁东风郎中”。唐代诗人李贺在《南园》诗中写道：“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于东风不用媒。”出嫁是女子一生中的大事，而桃杏花嫁给东风的时候连媒人都没有，李贺的诗句是十分沉痛的。张先此词反其道而用之，为桃杏花嫁给东风而庆幸，意在为思念离别的情人的女主人公而感叹。

“桃杏嫁东风郎中”成了张先的外号。这个外号是当时的文坛一哥欧阳修送的。范公偁在《过庭录》中记载有这件轶事，说张先的《一丛花》写出来之后，一举成名，当时的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欧阳修这个性情中人，看了之后，喜欢得不得了，感觉没有一点代沟。但在张先面前，欧阳修是后生，是晚辈，他比张先小了17岁。欧阳修也不好贸然拜访，没有想到的是，张先自己主动来拜访欧阳修了。两个人一见面，欧阳修拱手施礼，微笑着说：“您就是‘桃杏嫁东风’郎中？久仰，久仰。”

从此，“桃杏嫁东风郎中”这个外号就在江湖上传开了。

张先这辈子，官做得不大，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大的追求，也不是什么文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不像欧阳修、苏东坡那么红，那么引人瞩目。诗人圈，散文圈，书画圈，词人圈，这些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他都可以靠上边，但他哪个圈都不是红人，更不是什么圈内的组织者之类的。他一生为人方面的特点就是稳重，官做得不大，没有得罪过人，没有大起过，所以也就不存在大落的问题。他一生基本没



有经历过宦海沉浮，没有被贬谪过，生活上比较平稳。张先崇尚及时行乐。这人的心态特别好，所以长寿，活到了89岁。可有一条，就是好色。特别喜欢年轻女子，越年轻越喜欢。80多岁的时候身体还依然不错，还娶了一个18岁的小妾呢。他可真是北宋最喜欢娶小老婆的词人。

张先一生风流放荡，最喜欢混迹于青楼酒馆之间，挑风弄月。汴京歌妓李师师为什么那样红？以至于后来连大宋皇帝宋徽宗、大才子周邦彦都成了固定“客人”，这里面也有张先的一份功劳呢。张先曾专门为她填了新词《师师令》：

香钿宝珥。拂菱花如水。学妆皆道称时宜，粉色有、天然春意。蜀彩衣长胜未起。纵乱云垂地。都城池苑夸桃李。问东风何似。不须回扇障清歌，唇一点、小于珠子。正是残英和月坠。寄此情千里。

就是这首词，让李师师一夜之间走红京城，成了京城花魁。

85岁纳妾，苏东坡写讲诗相赠

天仙子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张先这首词，我用今天的语言来“翻译”一下，大意是：手里捧着酒杯，陶醉在那悠扬的《水调》声中，午醉的酒醒来，但忧愁却始终未醒。送走这暖暖的春光后，不知道几时回。

酒暖

唐宋词里的
风花雪月
回忆思念瘦

傍晚坐在镜子前面，看着自己的容颜，感叹年华易逝人易老，为似水流年的风景而哀伤，过去的事情、后会的约期，都记得，又能怎样？也不过是空。

黄昏的沙滩上，一对鸳鸯在交颈，云破了月亮出来照在大地上，看那花儿在月色下面的影子，那么空灵。风没有定性，人却已经安静地睡着了，拉上重重帘幕，密密遮住灯光，别让风儿吹熄了灯火。明天的落花应该会洒满小道。

因为这首伤春词，张先又得了一个外号，叫“云破月来花弄影”。词学大家夏承涛先生根据《张子野年谱》考证，这是张先在担任秀州通判时写下的。当时，张先已经 52 岁。因病，不能参加当地知州（相当于今天的市长）韩瓘的私人宴会。生病的间隙，他躺在病床上，回想起自己经历过的岁月，便填了这首伤春词。

借酒消愁愁更愁。说是伤春，这只是表象，实际上 52 岁的他回首往事的时候，是感叹流年，那些“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岂能不让他伤感？所以，他对镜伤怀，对月叹息。

不知道，52 岁的张先在感叹岁月易逝人易老的时候，有没有抓住中年的尾巴、及时行乐的意思？

张先的风流是出了名的。《历代词话》中有记载说，有次他去玉仙观，邂逅美女词人谢媚卿。两个人“一见慕悦”，后面的故事就不用说了。

据说，他“猎艳”甚至“猎”到尼姑那儿了。张先青春年少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小尼，跟人家偷偷约会。可是庙里的规矩森严，庵里的老尼，听到风声，就把小尼禁闭在小阁楼上，决不允许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发生。怎么办呢？这可难不倒张先。他让小尼在墙头放张梯子，趁着黑夜无人，他登梯爬墙头，天亮之前说分手。

俗话说，“有多大屁股穿多大的裤衩”，张先花心，那是有资本的，首先有地位，有钱，还是政府官员。那个



时代的政府官员嫖妓算不上作风问题，不但不是问题，还被羡慕。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张先的身体很好，“猛男”一个，要不他那么长寿呢，活到了89岁。苏东坡多开朗，也才活了66岁。张先的家里畜了很多声妓，外面，他还经常逛妓院，喝花酒。85岁的时候，他竟然还娶了一个小老婆。把那个风流才子苏东坡羡慕得不行。为了表示对老前辈的祝贺，苏东坡作诗一首《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寄给张先。诗中这样写道：

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鬓眉苍。
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
柱下相君犹有齿，江南刺史已无肠。
平生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

苏东坡这首诗，全文用的都是轻松、玩笑和逗趣的句子。他是拿张生与崔莺莺的典故来逗趣，当然，他也用了另外一个典故，那就是关盼盼为张愔守节燕子楼之事。

张先读了苏诗，提笔和了一首，其中有这样两句：“愁似鰕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他这是在为自己辩白呢，他说，我如今是个“鰕鱼”，孤独呀，老婆不在了，你让我怎么办？娶个小妾“为春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

词人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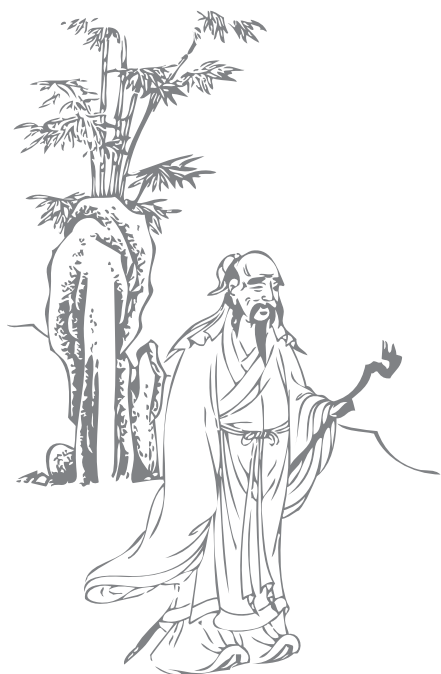
张先(990—1078年)字子野，湖州乌程(今浙江湖州)人。1030年(天圣八年)考中进士。担任过乌江县令。晚年往来于杭州、湖州间，过着半隐居生活。所著有《张子野词》。

卷十六 晏殊：活在当下 及时行乐



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无可奈何花落去

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这首词的作者是北宋大词人晏殊。这首词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大意是：听一曲新词，喝一杯酒，去年的天气不会改变，去年的亭台也不会改变。但是，今天的夕阳落下去了，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永远不会回来了吧。

鲜艳花朵的零落无可奈何、无法挽回，但是，年年有似曾相识的燕子飞回来。我在一个花园里，走在被鲜花洒满香气的小路上，独自徘徊。

这首词完全可以和李后主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媲美。看过很多人解读晏殊。叶嘉莹先生的解读深得我意。叶嘉莹先生解读的大意是：晏殊在这首词里写得也是人生无常的悲哀，李后主同样写了人生无常的悲哀，但是李后主对于人生无常的悲哀是入而不返——“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晏殊说的也是无常，他说——“一曲新词酒一杯”，他不像李后主，开头就“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没有。他淡淡地写，从侧面来写，有一种赏玩的性质。他

酒暖

唐宋词里的风花雪月
回忆思念瘦

写的是美丽的，又有歌，又有酒。一曲新词酒一杯。词，是歌词。酒，是酒杯。有歌有酒，这么美好的事物。他这种词是很难讲的，可是他的感伤就是在“一曲新词酒一杯”之中。“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这正像“春花秋月何时了”，是永恒的，不变的。春天又回来了，春天是年年有花开，年年有燕来，是去年的天气，旧日的亭台，没有改变。“雕栏玉砌应犹在”，“去年天气旧亭台”，这也是永恒不变的。晏殊写得非常闲淡，悠然，不着力，这是晏殊的特色。

而下面的“夕阳西下几时回”，一下又写出了人生的无常，有力量。可是，他后面说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花落了，这是无常。可是，年年有燕子飞回来，这是宇宙的循环，是宇宙的永恒。

说起来，晏殊这首优雅含蓄的《浣溪沙》，还有一段故事呢。有一次，晏殊出差路过扬州，就想到大明寺看看，毕竟那是著名的扬州古刹嘛，里面藏书很多，读书人很喜欢这里的古庙，穷书生在这里读书，不但有地方住，还能吃上最简单的饭食呢。《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当年穷困潦倒时，就是在庙里读了几年书才考上举人进士的。范仲淹当年还在醴泉寺苦读几年哩。而且寺庙里面通常都专门设有诗板或者诗墙，无论哪里来的文人墨客，失意也好，得意也罢，都可以在这上面题诗赋词。

晏殊就专门好奇地看了诗板，一首名为《扬州怀古》的诗吸引了他的目光：“水调隋宫曲，当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国，废沼尚留名。仪凤终陈迹，鸣蛙只沸声。凄凉不可问，落日出芜城。”怨而不怒，愤而不发，有进有退，晏殊很欣赏。他是宰相，有发掘人才的义务。于是，就命人把题诗的人找来，说要提携他。



这么好的事，下人当然乐得去做了，马上将那个人叫了过来。一问，原来这人是当地官员，扬州主簿王琪。

晏殊吩咐设宴款待，把酒相叙。酒后，晏殊和王琪一起散步，问王琪，我有一联，“无可奈何花落去”，我想很久了，就是想不出合适的下联。没想到，王琪脱口而出：“似曾相识燕归来。”

晏殊一听，拍手叫好，连声说，妙，妙，太妙了！浑然天成。因为这父子，王琪就成了晏殊的幕僚。晏殊比较爱惜人才。《宋史》说他“喜称人善，奖掖人才。”如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名臣，都是他推荐提拔的。据《涑水纪闻》记载：晏殊在翰林时，欣赏范仲淹的才华，推荐他做了馆职。

至于这句“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不仅把它用到了《浣溪沙》这首著名的词里，还用到了他的七言律诗中。不妨看看他的这首诗《示张寺丞王校勘》：

元已清明假未开，小园幽径独徘徊。
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难禁滟滟杯。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游梁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选万才。

活在当下 及时行乐

李后主的词是跟着感觉走，头撞南墙也不回头，不理性，没有反省，没有节制。而晏殊的词呢，还不等撞上，就回头了。他有反省，有节制，比较理性。他这个人比较圆融，能够融会贯通。有的话，他不说明白，他来个“小园香径独徘徊”，

酒暖

唐宋词里的风花雪月
回忆思念瘦

让你去猜。有哀悼，但也有觉醒。

北宋的两个大词人晏殊、欧阳修，都受到了李中主、后主和冯延巳的影响，富于感发的力量。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都是南唐词风的继承人。按照词评家的说法，冯延巳“上翼二主，下启晏欧”，“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

既然人生注定无常，注定短暂，注定悲哀，那与其为情所困，空空哀叹，还不如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呢，为什么非要钻牛角尖呢？这是晏殊在一首词里的人生态度，这首词就是《浣溪沙》：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消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短暂的美好春光，有限的人生，平平常常的离别也会使人那么容易就消魂，有酒的时候不要推辞；有唱歌的机会，也不要推辞。人生如此短暂，就应该珍重这眼前的欢聚。

满目山河都容易让人怀想起远方的好友，可是怀念也是枉然，看到风雨让鲜花零落的景象，更加伤春。如此多的悲苦集中在一块，与其空空地怀念过去，还不如怜爱眼前这位佳人呢，也就是说，还不如及时行乐、抓住现在、活在当下呢。

春光短暂，人生短暂，而且还有苦难，所以有酒有肉有聚会，不可推辞，该吃吃，该喝喝。既然怀念远方的人也是空的，没有用的，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那还不如珍惜你眼前的这个女子呢。念远是空念，伤春也是空伤，这双重的悲哀之下，就应该反省，何必呢？梦远未来，现在拼搏、奋斗，期望将来如何如何发达，有用吗？空的。空想没有用。应该学会爱眼前，学会承受，学会担当。就是这样。



晏殊担任宰相的时候，宋朝正是盛世，举国上下没有什么忧患，所以主流价值观就是鼓励人们享乐，而他自己呢，也是天天酒醉，夜夜笙歌。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的享乐生活下，晏殊“八小时之外”的生活有点“那个”，也就不足为奇了。

晏殊的私生活很浪漫

据明朝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中记载说，晏殊“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他留守南都时，王君玉为签判，两个人比较投机，经常相约喝酒，酒后赋诗。据说，有一年中秋节，夜晚，晏殊喝醉了，倒头便睡。一个朋友去看他，见他睡着了，随口作了一首诗，然后大声念了出来：“只在浮云最深处，试凭弦管一吹开。”晏殊一听，这么好的诗，马上披衣而起，把下人叫起来，摆酒，和朋友狂饮，通宵达旦。

在私生活方面，晏殊也很浪漫。他曾纳了一位侍女为妾，这侍女聪明伶俐又善解人意，但晏殊的夫人不喜欢她，把她赶出了家门。晏殊虽然心里不痛快但也没有说什么。

晏殊和张先私交还不错，经常在张先来访的时候，让这名侍女唱张先的小词。忽然有一次，张先来到晏府拜访，这次，他没有见到这位侍女，一问才知道侍女被赶出家门了。张先是个特别风流的人，她不能理解晏殊为什么就能容忍呢？再说，男人怎么能没有妾？于是，作了一首《碧牡丹》劝晏殊享受人生，其中有这么几句：“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晏殊读了之后，感慨道，张公言之有理。

酒暖

唐宋词里的
回忆思念瘦
的风花雪月

人生在世，应该及时行乐，何必苦了自己！于是，马上命人赎回了那个侍女，晏夫人也不再过问。

晏殊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路走得太顺了。你看韦庄，59岁才考中进士，晏殊14岁就赐同进士出身了。1020年，30岁的晏殊就成了翰林学士。1025年（仁宗天圣三年）迁枢密副使，1032年（明道元年）除参知政事，1040年（康定元年）进枢密使，1042年（庆历二年）加同平章事。

少年得志，做官做到宰相的地位，富贵名利什么都有了。而且，晏殊出来做官的时候，正值天下太平，他的性格比较圆融平静，做起事来也很顺。当然，这说的是他年轻的时候。到了晚年，他政治上不顺了，被免除了宰相的职位。他被贬到哪里呢？贬到永兴军，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附近吧。

这么圆融平静的晏殊为什么被贬呢？这是官场政治斗争的结果。根据《宋史·晏殊传》里记载，晏殊被贬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用部分公家的劳役修治官舍，违反了政府的相关规定。第二个原因，和宋朝相传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有关。我们知道北宋的第四个皇帝宋仁宗赵祯，是个知识分子类型的皇帝，很不错的皇帝，可他身上有故事，也算是苦出身。他本来是李妃生的，可是，刘后不能生孩子，宫廷争斗中，为了自己的利益，她就骗皇帝说李妃生了个怪胎，赵祯这个孩子是她生的。李妃冤屈而死。就这样，谎言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李妃死后，她的墓志铭得找个有地位、而且有文采的人来写，就找到了晏殊。晏殊不敢拒绝啊。那个时候，刘后还是说了算的人物，皇帝年幼，她是事实上的老大。你想，在一个单位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你得罪老大，一定是没好果子吃的。因为老大是决策者，她的话不管你多么地不情愿，你都得听，所有副手，都是



配合老大工作的。这个简单的道理，晏殊不会不明白。

刘后让他写墓志铭，他不敢不写。但在那个时候，他能够说出真相吗？说皇帝不是你刘后生的，李妃才是她亲妈。说了不等于找死吗？可是，后来刘后死了，两个大臣就给皇帝告状，说晏殊对您不忠，陛下是李妃生的，可他写的墓志铭怎么说的？他什么都没提，他“没而不言”，居然不提。这起码是隐瞒吧？不厚道吧。隐瞒是不是欺骗？

皇帝一听，是这么回事。既然如此，罢相，贬职。

词人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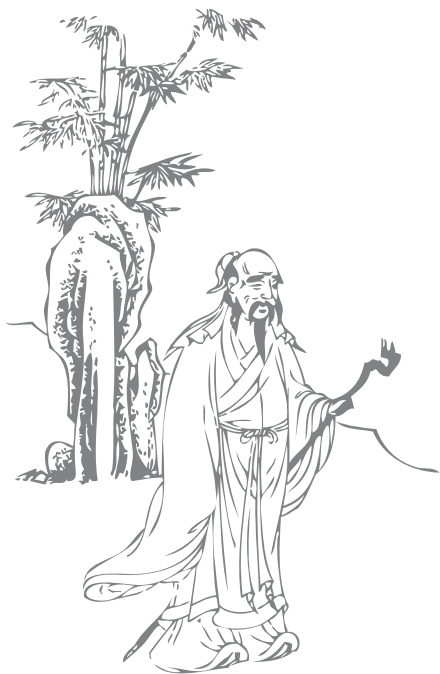
晏殊（991—1055年），字同叔，北宋著名宰相。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七岁能属文，幼以神童应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三十岁拜翰林学士。1042年（庆历二年）加同平章事。有《珠玉词》三卷。

「卷十七」 范仲淹：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



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和歌妓的故事

御街行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谖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这首词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范仲淹。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词的大意是：纷纷的落叶落在飘香的石阶上，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落叶的声音让人心碎。卷起珍珠穿成的幕帘，华丽的阁楼上空空如也，看到的是高天云淡，银河的尽头像垂到大地一样。年年的今夜——中秋夜，皎洁的月光都像一条垂向大地的白丝绢，可天公不作美，这样的夜里，有情人却远隔千里之外。

愁肠已经寸断，想要借酒浇愁，却找不到醉的理由。酒还没有到口里，已经变成了难以下咽的伤心泪。残灯忽明忽灭，只好斜靠在枕头上，真让人尝尽了孤眠的滋味。这相思之痛仿佛没有尽头，虽然说终日眉头紧锁，心头不痛快，但终究没有任何办法回避。

提起范仲淹，就很容易联想到他的千古传诵名篇《岳阳楼记》，尤其是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成为励志教育的最佳句子之一，而范仲淹本人也成为人们心目中天下为己任的楷模。

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字希文。公元989年出生，他的

酒暖

唐宋词里的
回忆思念瘦

身世其实很凄苦。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太穷，母亲万般无奈之下，经人介绍，改嫁给长山人朱氏。范仲淹就跟着姓朱，并取名朱说。

范仲淹求学之路非常艰辛。最初因为家贫，到澧泉寺里读书。“断齑划粥”的故事说的就是他这一段艰辛求学路。就是说，每天煮上一大碗粥，等粥凝结成块之后，将粥划为几块，第二天早上和晚间各吃两块填饱肚子。因为粥块干吃难以下咽，他就在进食时用韭菜数茎，切碎了，撒上一点盐，放在一起就着粥块吃。累了困了，就用冷水洗脸提神。就这样坚持了三年，然后又去了当时有名的书院——应天书院读书。后来他终于考上了进士，做了官后，才改回原姓，并改名叫仲淹。对于母亲改嫁这件事，他非常理解，不以为耻，相反，他一生都和朱家的异父兄弟友好相处，来往频繁，并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

这样的君子、大儒，竟然也有如此清丽、缠绵的一面，竟然也能够将男女的相思之苦写得凄然。“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让人想起屈原的感叹“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范仲淹单纯写男女之思的词，就这一首。原来，范仲淹也有一段艳事佳话。据《西溪丛话》记载，范仲淹在鄱阳湖做太守的时候，与当地一名有名的歌妓产生恋情，歌妓欣赏范仲淹身上的君子之风，而范仲淹则喜欢歌妓的聪明和善解人意。不巧的是，范仲淹接到要他进京的调令，两个人缠绵良久，无奈国事在身，不得不分离。临分别的时候，范仲淹留诗一首：“庆朔堂前花自栽，为移官去未曾开。去年忆著成离恨，只托春风管领来。”“庆朔堂”是他在太守任上建造的一间厅堂，诗中意思，不由让人想起杜牧和湖州歌女难舍难分的情景——“往年曾见未开时”。到了京城，安顿下来之后，范仲淹就挑选了上好的胭脂，寄给这个歌妓，并题诗说：“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离思，赠汝好颜色。”



可见，范仲淹对这个江南美人的一往情深。

其实，在北宋风流文人频出的时代，别说是婉约派词人，纵然是豪放派，有点风流韵事，实在正常得很，要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文人”这个词总是和“骚客”联系在一起的。鲁迅不是也说过么，无情未必真豪杰。

我们再来看一首范仲淹写的“有情”词《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这是一首乡愁词，描写羁旅外乡、思念妻儿女的哀伤。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大意是：碧云点缀的蓝天，黄叶铺满的大地。秋色连着那流水的波光，波光上涌动着寒秋季节肃杀的苍翠。那斜阳映照着远处的群山，高天没有尽头，一望无际，连接着流水，与流水融而为一。那无情的葱茏芳草，被抛在斜阳之外。

思乡之情魂牵梦绕，令人黯然神伤。羁旅之苦，难以排遣。每到夜里，都睡不着，除非梦里回到家乡，这样的好梦才能让我片刻安睡。明月高楼，我独倚栏杆，这种思乡的情更甚。酒入愁肠中，顷刻之间，化作相思泪。

《苏幕遮》词中，范仲淹把浓烈的相思表达得淋漓尽致。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评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词苑》引《历代诗余》更是高度评论了这首词：范文正公《苏幕遮》“碧云天”云云，公之正气塞天地，而情语入妙至此。元代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一折中更是将此句化为了“碧云天，黄花地”，成为描写秋景的千古名句。

范仲淹把当朝宰相拉下马

宋仁宗赵祯是个了不起的好皇帝。范仲淹这个人才，就是他本人亲自发现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1022年，宋真宗去世。年仅12岁的赵祯继位，这就是宋仁宗。12岁，还是个孩子呢，亲政显然不现实，也不可能。由宋真宗的第一夫人、太后刘娥垂帘听政。多年来，她一直以为刘太后才是她的生母，殊不知，1032年病故的李宫女才是她的生母。

赵祯刚当皇帝的前11年，一直是刘太后垂帘听政。当傀儡的滋味其实不好受。赵祯一直在为自己能够亲政物色人才，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派上用场。有一位大臣，已经发现了权力运作中的问题，于是大胆直言，劝刘太后把权力让出来，归政于皇帝。这个人就是范仲淹，这样的言论一下轰动了朝野。

还好，刘太后这人还不算太坏，也就没怎么着他，如果换了西太后，那范仲淹还能活吗？不久，刘太后去世，赵祯亲政，马上提拔范仲淹为右司谏，就是专门给皇帝提建议的言论官。

范仲淹干的另一件轰动朝野的事情是他将当朝宰相吕夷简拉下马。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皇帝让他当上右司谏之后，他当真了，而且特别当真。他发现任何不良官员都敢揭发，因此得罪了大批官员，就连当朝宰相吕夷简，也让他给告发了。当他发现吕夷简任人唯亲、朋比为奸的事实后，亲手绘制一张详细的《百官图》献给了仁宗皇帝。《百官图》中将所有靠歪门邪道升迁的官员一一列明，并且建议：“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

宜全委之宰相。”吕夷简知道了，这还了得，让我下台？从此和范仲淹势不两立。皇帝一看，范仲淹一个人告了吕夷简的集团，虽然范仲淹是为国家好，但毕竟牵涉面太大，于是就采取了折衷办法，将吕夷简和范仲淹都贬到外地。

没想到，这一次被贬外地，成就了范仲淹一生的辉煌。文臣范仲淹慷慨走向西北战场，要和西夏这个小国作战。而这个时候，范仲淹已经50多岁了，他自称为“白发将军”。

范仲淹这个文人一下子成了陕西招任使。在镇守延州的时候，屡次击退敌人的进攻。西夏人谈范仲淹而色变，相诫说：“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小范老子”，指的是范仲淹，“大范老子”指在范仲淹之前镇守延州的范雍）。

范仲淹在西北前线3年多，这段军旅生活让他终身难忘，为此，他写了几首《渔家傲》，可惜的是，组词没有全部保留下来，流传下来的仅有下面这一首《渔家傲·秋思》。词曰：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渔家傲·秋思》写得悲壮苍凉，但没有好战的思想。词的大意是：秋天来了，塞北风景各异，深秋天冷，大雁南飞，没有一点眷恋。戍地的四面又吹响了号角，又是一片肃杀之气，太阳落下了，孤城也关闭了。

回到营帐内，捧起浊酒一杯，想起万里之外的家乡，功业未成，回去也无计。悠悠的羌笛声，在霜满地的月光之下，人又怎么能睡得着呢？征战多年，谁不想家？夜深难寐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一样地沉重。白发将军和征夫（士兵）流的是一样思乡的泪，我们是同病相怜。

据魏泰《东轩笔录》记载：范仲淹在守边塞时，写过几首《渔家傲》，都是以“塞下秋来”为首句，叙说边镇

的劳苦。欧阳修看了，讥刺其为“穷塞主之词”。

1043年，西夏终于请和，这无疑让范仲淹的威望进一步提升。朝廷派使者来到范仲淹的营帐，同意西夏的谈和，同时，还给范仲淹带来一个好消息，调他回京，皇帝要重用他。回到京城，范仲淹才知道欧阳修极力推荐他回来当宰相，说他有宰相之才，希望他出来主持变法，以求富国强兵。皇帝表示同意。1043年，这一年是庆历三年，后来历史上就把这次变法称为“庆历变法”。

范仲淹针对当时朝政的弊病，给皇帝上了《十事疏》，重点是：一，政治革新，澄清吏政。二，经济改革，调剂民生。三，文化革新，建立恩信。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

范仲淹按照新法严格执行，在选人任监司的时候，他亲自将所有人的档案拿来，一一审查，看到不合格者，一笔勾销。他的助手在旁边看了，说，你大笔一挥容易，此人一家哭矣。范仲淹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与其一路哭，还不如让他一家哭呢。因为在范仲淹看来，用了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就会害得老百姓一路哭着上访。

因为整顿吏制涉及官员太多，触犯了许多权贵的利益，加上范仲淹做事太急，新法受到普遍指责和反对，有的地方，根本没有官员办公了。范仲淹是个君子，他不想让皇帝太为难，借口西北边疆有危机，自请再去守边，等于被贬至陕西河东宣抚使。1044年初，“庆历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从1045年范仲淹被罢相到1052年去世，整整7年，他好像没有什么作为，但却写出一篇千古文章《岳阳楼记》。那是1046年，即庆历六年，范仲淹应好朋友滕子京的约请，为重修的岳阳楼作记，千古名文《岳阳楼记》由此诞生。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居邓州（今河南邓州），当时他身体很不好。昔日好友滕子京从湖南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范仲淹一口答应。庆历六年六月（即1046年6月），他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仍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



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好友的鼓励和安慰。

词人小传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卒谥文正。有《范文正公集》二十卷。

【卷十七】

范仲淹：

江南有美人，
别后长相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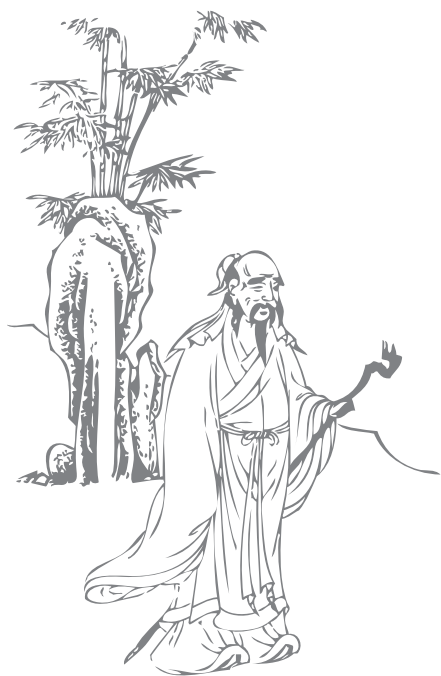
「卷十八」

「红杏尚书」宋祁：一首词娶到了皇妃



鹧鸪天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枕。车如流水马如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为宫妃作词，传遍汴京城

鹧鸪天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枕。车如流水马如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这首词的作者是宋祁，写的是他对一个宫妃的思念。

这首词，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大意是：就在这条路上，我和坐在名马拉着的名车中的你相遇了。从绣帘中传出动听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这声音让我魂牵梦绕，肝肠欲断。可恨我没有长出彩凤那样的一双翅膀，但是，我坚信，我们的心灵一定是相通的。我想你的时候，你一定也在想我。

但那又有什么用呢？你住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面，金作屋，玉为窗。像你那样的美人，来拜访你的车一定多得如流水。当年的刘郎抱怨蓬莱山那个神仙住的地方太远了，现在我与你之间的距离，像隔了几万重蓬山那么远。你说，我们还有见面的可能吗？

这首词，宋祁巧妙地借用了李商隐的《无题》诗和李后主的《望江南》词。其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已经成为千古名句。“刘郎已恨蓬山远”一句来自于一个典故。刘郎，指的是东汉时的刘晨。根据《神仙记》记载，在东汉永平年间，刘晨和朋友阮肇一起上天

酒暖

唐宋词里的
回忆思念瘦
的风花雪月

台山上采药，遇到两个女子。这两个女子邀请他们到家中作客。半年之后，他们下山回家，才发现家里人早就当他们过世了，而且，他们的子孙已经传了七代。蓬山，指的就是蓬莱山，后来被普遍用来形容神仙居住的仙境，宋祁在这首词里指的是她日夜思念的那个美人住的地方。

天圣二年（1024年），宋祁与兄宋庠同登进士第，奏名第一。一家出了“双状元”，当时轰动全国。人称“二宋”，叫他哥哥为大宋，叫他小宋。这哥俩当时可出了大名了。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出了两个进士，同年考中，轰动一时。更何况，他是皇帝的秘书。当时叫翰林学士，职责就是替皇帝草拟诏令。有一天，大老板皇帝请客，宴请百官。宋祁喝了不少酒，回来的路上，看到宫妃马车路过，忽然有个宫女揭开帘子叫了声“宋学士”，等她回头看时，帘子已关上，车已经从他身边过去了。

回到家，他一直在想着那个喊她名字的宫女，越来越惆怅，就提笔填了上面那首词。

宋祁是当时的大名人，大才子。这首词填完之后，交给京城一个著名的歌妓唱了。名人，名词，加上名曲，这词迅速在汴京城里广为传唱。宋仁宗赵祯在深宫里面居然也听到了，仁宗听了一遍就猜到八九分。一打听，词作者是宋祁。于是，就召宋祁进宫。宋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回事？莫非圣上要怪罪了？当他忐忑不安地站到皇上面前时，宋仁宗没有责怪，还安慰他说，蓬山远吗？你不要怕。蓬山并不远。你和她是一段奇妙的缘分，朕成全你们。说完之后，宋仁宗还把那个宫妃叫过来，亲自为宋祁赐婚。

一首词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宋仁宗是个书呆子，心肠太好了，果然“仁”。宋仁宗于公元1022年继位（12岁），到1063年去世，共在位41年。当然，这41年当中，前11年，是刘太后临朝听政。刘太后死后，宋仁宗亲政30年。

在仁宗当皇帝的几年，大宋朝里满朝几乎都是君子，



出了很多名垂青史的名臣，像 28 岁就进士及第的包拯，像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还有三苏、曾巩等人。宋仁宗时代知识分子精神上特别宽松，所以很多文学大家都冒了出来。

试想，一个皇帝，仅仅因为看到臣子的一首词，而能把自己的爱妃慷慨送人的，在历史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而一首词，引来佳人，还能让皇上为他们赐婚的，历史上除了宋祁恐怕也找不到第二个。

如此“艳福齐天”的宋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大家都叫他“红杏尚书”呢？

红杏枝头春意闹

“红杏尚书”的外号来自于一首词《木兰花》（又名《玉楼春》）。词曰：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这首词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大意是：在城东漫步，渐渐觉得风光越来越好，皱纱似的波纹迎送着来来往往的客船。岸边绿绿的柳树垂下细细的柳条，就像烟雾一般，让人感觉阵阵轻寒。红红的杏花在枝头闹春。

人生苦短，欢乐的日子并不多，良辰难驻，怎能爱惜金银而轻视开心的生活呢？让我为你端起酒杯，劝阻那夕阳，那么着急地落山干吗？不如留下剩余的光芒向花间留晚照。及时行乐不好吗？

酒暖

回忆思念瘦
唐宋词里的风花雪月

就是这首脍炙人口的词，让他得了一个“红杏尚书”的雅号。这个外号实在很配宋祁。据说，宋祁家中妻妾众多，但他管理妻妾就像治理国家，不想偏向任何一个妻妾，力求公平。有个小故事可以说明问题。一次他在外面喝酒，突然感觉天气变冷，就让下人回家取件衣服来。等下人回来，发现几房太太每人各送了一件上衣（半臂），他不知道该穿谁送来的。每件衣服都是关心，不管穿了谁送来的，都会让人产生厚此薄彼的联想，从而辜负其他太太的心意，索性谁的都不穿，自己挨冻，这样不就平等了？她们几个姐妹也就不好争风吃醋了。明末清初南山逸史所作《半臂寒》，讲的正是宋祁这段可笑的痴事。

宋祁有次专程拜访张先。宋祁的下人对张先的门人通报说，尚书想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躲在屏风后面的张先，听了门人回话后，说：莫非是“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来访？

可见，“红杏枝头春意闹”在当时传诵一时。王国维称道其“红杏枝头春意闹”说，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人间词话》）。

关于《玉楼春》这个词牌名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先舒《填词名解》卷四引《都玄敬诗话》说调名称源自唐白居易《长恨歌》“玉楼宴罢醉和春”诗句。另一种说法是：《填词名解》及《词谱》认为，因顾夔词有“月照玉楼春漏促”、“柳映玉楼春日晚”句，欧阳炯词有“春早玉楼烟雨夜”、“日照玉楼花似锦，楼上醉和春色寝”句，取为调名。

作者举杯，这回劝的不是朋友，也不是美人，而是斜阳：你慢些走，慢些走。尽可能多地给人间留下一些残存的光辉，让人间多些欢乐。

这让我想起他老师晏殊的词句“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人生如此短暂，就应该珍重这眼前的欢聚吧。既然怀念也是枉然，还不如“怜取眼前人”呢，也就是说，还不



如及时行乐呢。这和宋祁的“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确有相似之处。难怪，晏殊一度对这个门生极度赏识。《蜀广记》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正月初二日，宋祁约友人在大慈寺吃饭。清献公回忆说：“宴罢，妓女在送茶时，以新词进献。当时临邛的周之纯善写歌词，尝作茶词，授妓首度之，以奉宋公。后遂为故事。”

在历史上，宋祁颇有些名气，他哥哥宋庠仿佛默默无闻。其实，这不过是因为小宋喜欢张扬、喜欢偎红倚翠、喜欢放浪享乐、且风流韵事颇多的缘故。“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这是小宋的人生态度。而他哥哥大宋则是一个清约庄重之人，狎妓纵酒之类的事，他是不屑为之的。论文采，小宋在乃兄之上，论做人，则哥哥要稳重得多。宋庠的官做到宰相的高位，而宋祁的最高官职则为翰林学士。宋庠比较仁慈、敦厚，传说有一次，下雨天，他看到一群蚂蚁找不到家门，还冒雨停下来救蚁。被救蚂蚁为了报恩，辅助他当了宰相。救蚁得相的故事广为流传。明代还有一部戏曲《四喜记》，写的就是他们兄弟二人故事，就将救蚁得相以及小宋作词得赐宫人的事全编进去了。

当时考进士的成绩，小宋是第一名，宋庠则屈居第二。但中国人讲究兄长为大，当时仁宗皇帝还没有亲政，国家真正管事的是刘太后。刘太后看了礼部拟就的名单，认为弟弟的名次排在哥哥之前，不合乎礼节。于是宋庠就这样成了第一名，当时称为“双状元”。

词人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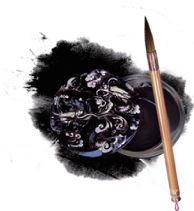
宋祁（998—1061年），字子京，祖居安陆（今属湖北），后徙居雍丘（今河南杞县）。天圣二年（1024年）与兄宋庠同登进士第，奏名第一。人称“二宋”。历任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左丞、工部尚书，卒谥景文。他曾与欧阳修同修《新唐书》。有《景文集》。

卷十九

林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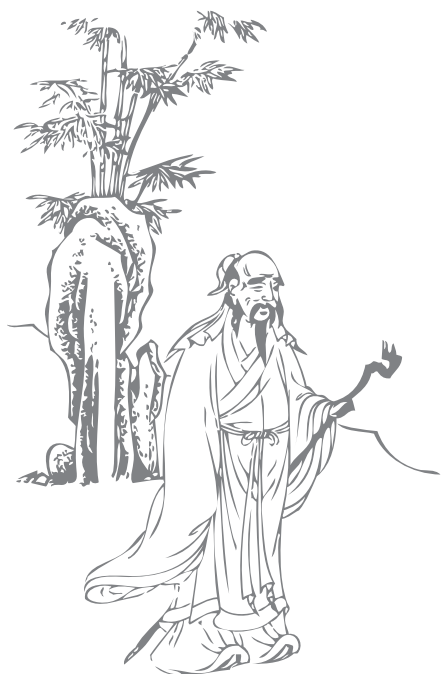
不仕不娶

梅妻鹤子皇妃



霜天晓角

冰清霜洁，昨夜梅花发。甚处玉龙三弄，声摇动、枝头月。
梦绝金兽熟，晓寒兰烬灭。要卷珠帘清赏，且莫扫、阶前雪。



爱上你是我的错，离开你又舍不得

长相思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

这首词的作者是北宋初年的词人林逋。这首词采用民歌中常见的复查形式，抒写了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被种种外界的因素所迫不得不与心上人道别的悲哀。

词的大意是：吴山，一片青翠；越山，一片青翠。两岸的青山也像是在相互送迎。有谁理解今日我这个断肠客要和心上人诀别的心情呢？

君热泪盈眶，妾泪眼盈盈。罗带同心结还没有完成。看吧，江头的潮水已泛滥成灾。

《诗经》中那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之偕老”，谁人不羡慕？谁不想和最爱的人厮守一生？人生最悲哀的是什么？情还浓，人却分离了。

据说，这首词是林逋的一段亲身经历。青春年少的时候，林逋爱上一位极有涵养、举止超凡的女子。事后方知，那女子家境极好，家中来求亲的都要排队。

林逋初见那名女子，是在一次春游的路上。女子春游，兴致勃勃，长期深闺，这种放松让她心旷神怡。也许因为太兴奋了，竟然忘记了回家的时辰。多亏丫环的提醒，这才匆匆忙忙回家。因为天色已晚，加上赶得太急。结果，不慎迷路。正着急中，迎面碰上了林逋。林逋问她家住在

哪里，那女子说了地址。林逋说，小姐不要怕，那地方我知道，我给你们带路吧。

两个人走在暮色里，彼此都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女子钟意于林逋的儒雅，林逋则被女子的美貌和气质所倾倒。一个有意，一个有情。后来，两个人有机会就到西湖约会，在西湖的见证下，两个人私定了终身。

这件事终于被那女子的父亲知道了，便勒令女儿和林逋断绝来往，因为林逋是个穷书生，连个功名都没有，门不当户不对。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那女子的父亲很快强迫女儿嫁给了一商贾富户家的公子。那女子让她的丫环送来书信，表示无力反抗父亲的命令，只能忍痛分手。

林逋听说此事之后，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的心情正像那首流行歌曲里所唱的那样：爱上你是我的错，离开你又舍不得。于是自己起床，对月喝酒消愁，独自大醉，从此看破红尘。

这首词描写的正是两个相恋的人相互送别的情景。忍痛别红颜，此情何堪。

此后，林逋在江淮等地漫游多年，40多岁之后，隐居在杭州西湖，在孤山结庐，效仿陶渊明。林逋常年足不出户，终身未娶。相传20多年足不及城市，以布衣终身。

杭州人至今还喜欢讲述“梅妻鹤子”的佳话。《辞海》中关于“梅妻鹤子”的条目是这样说的：“宋代林逋隐居杭州西湖孤山，无妻无子，种梅养鹤以自娱，人称其‘梅妻鹤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林逋平生喜欢植梅养鹤，自谓“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每次遇到客人来拜访，总是叫门童子纵鹤放飞。看到鹤的林逋很快就驾船归来招待客人，因而得了“梅妻鹤子”这个雅号。

林逋老了之后，给自己在隐居地附近选了一块墓地，并写下一首诗：“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



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

林逋一生为人洒脱，淡泊名利。他喜欢作诗，但保存下来的不多，因为他的习惯只是写，不为名。所以，作诗随就随弃，从不留存。

曾有人问：“何不录以示后世？”林逋答：“我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

1028年，林逋61岁那年去世。死后，大概因为名气太大，皇上赐谥“和靖先生”。其墓地就在杭州西湖的苏堤之上。苏堤之上有个“三贤堂”。“三贤”都是谁呢？他们是白居易、苏东坡和林逋。

张岱在《西湖梦寻》中有这样的记载：南宋灭亡后，盗墓贼以为林逋如此有名，和范仲淹、梅尧臣都是好朋友，这样的名人墓里一定有宝物吧？结果挖开其坟墓之后，你猜找到什么？陪葬的竟然只有一只端砚和一支玉簪。

端砚没什么好说的，他天天要用。可是，他一个单身贵族，“玉簪”为什么要随身携带？估计和那个女子有关。也许，他终其一生，都没有摆脱对那女子的思念。

林逋爱梅的故事

“梅妻鹤子”林逋爱梅是出了名的，已经到了痴的程度。他仅仅存下来的三首词中，其中一首便是咏梅词《霜天晓角》，词曰：

冰清霜洁，昨夜梅花发。甚处玉龙三弄，声摇动、枝头月。

梦绝金兽爇，晓寒兰烬灭。要卷珠帘清赏，且莫扫、阶前雪。

词的大意是：良宵淡月、冰清霜洁，昨夜的梅花开了。

我吹起了《玉龙三弄》的曲子。笛声悠悠，把那挂在树梢上的一轮明月都摇动了。

梦里面想了许多好事，金兽型的香炉中兰香味四散，天亮之后兰香味没了。下雪了，纷纷扬扬。我卷起珠帘欣赏，阶前的积雪，且不要忙着清扫。

真正让林逋成为咏梅诗顶级高手的，是他那首经典名诗《山园小梅》：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陈与义认为林逋把唐人齐己“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等前人写梅的诗全压倒。《山园小梅》写出了其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趣，描绘了月光下山园小池边梅花的神态意象，令人佩服，也令人羡慕。其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两句，成功地描绘出梅花清幽香逸的风姿，已成为咏梅的经典名句。后来，词人姜夔咏梅的两首著名自度曲牌的词，即以《暗香》《疏影》为调名。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陆游、辛弃疾、杨万里、梅尧臣等，纷纷写咏梅诗词，不能不说受到了林逋的这首诗的影响和启发。苏东坡还把这首诗当成教材，让自己的儿子苏过背诵、学习。苏东坡在《书林逋诗后》说：“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尘俗。”苏东坡对林逋之诗、书及人品赞赏有加，并诗跋其书：“诗如东野（孟郊）不言寒，书似留台（李建中）差少肉。”黄庭坚则这样赞扬林逋：“君复书法高胜绝人，予每见之，方病不药而愈，方饥不食而饱。”《四库全书总目》说：“其诗澄澹高逸，如其为人。”

曾经看到这样一则资料，引用如下：1961年3月21日的《光明日报》上，我国著名的诗词学家、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先生曾发表文章《东风世界话梅花》。谈到林逋，夏承焘先生说（大意）：“林逋生前，隐居孤山，当时的



杭州太守，每年都要以文字保荐，向林逋送去一些粟帛。林逋在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去世后，当时的皇帝宋仁宗特地赐了一个谥号给林逋，称为‘和靖先生’，由此，林的名气就更大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原先的老皇帝宋真宗，为了挽回自己在异族争战中失去的威信，而由大臣王钦若假造帛书放在宫门上和泰山上，闹了一场‘天书封禅’的鬼把戏。后来，老皇帝宋真宗还真的率领文武百官，装模作样地跪接‘天书’，在浊气冲天和腐败的朝政中，一些大臣与无耻文人便借‘天书封禅’之机趋炎附势，呈献谀文。可见‘天书封禅’的闹剧，在当时是怎样的不得人心，朝政的腐败又是多么重大的一个社会问题。林逋对朝廷这种劳民伤财的乱政，是表示过不满的。林逋虽然隐居于孤山，但他并不是一个遗世绝俗之人。林逋死了以后，后来的皇帝宋仁宗之所以赐谥号称他为‘和靖先生’，不仅是因他名气太大，还由于他曾被人民和士大夫所敬重和钦佩。”

词人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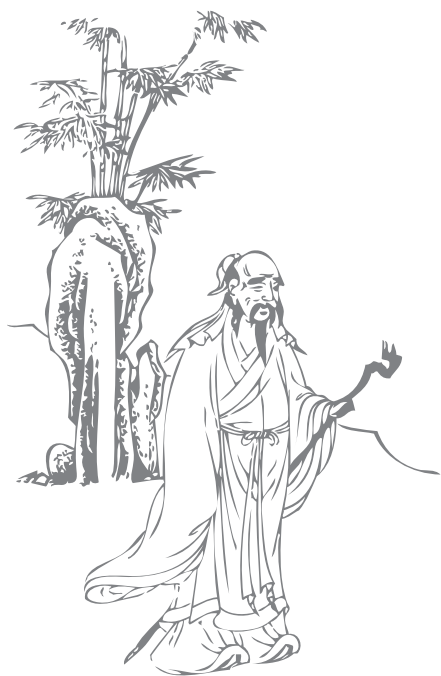
林逋（967—1028年）字君复，后人称为和靖先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初年著名隐逸诗人。有《林和靖先生诗集》。宋代桑世昌著有《林逋传》。故宫绘画馆藏有所书诗卷。

「卷二十一」 蒋捷：白云苍狗 从花花公子到清明隐士



虞美人·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人生的三场雨

虞美人·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这首词的作者是南宋词人蒋捷。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词的大意是：青春年少的时候，我在灯红酒绿的歌楼上听雨，左拥右抱，东边一个美人西边一个姐，外面是尽情燃烧的红烛，罗帐内我和美人却缠绵得昏天黑地。

壮年的时候，我听雨是在漂泊途中的客舟上，开阔的江面上是低沉的墨云，有只孤雁在萧瑟的秋风中凄惨地叫着。

而今，我听雨，是在清静的僧庐下，老了，我的双鬓已斑白。回想一生经历过太多的悲欢离合，人生无常也无情，我听着窗外的秋雨一滴滴敲打着石板，就这样听到天明。

一个白发老人孤独地在僧庐下静听夜雨。过去的日子不再回来，永远消逝了。江山已易主，曾经的愁恨与欢乐，已被雨打风吹去。夜里，僧庐下，再听那点点滴滴的雨声，自己却已木然了、无动于衷了。“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断雁，孤雁。薛道衡《出塞曲》诗：“寒夜哀笳曲，霜天断雁声。”人生的三场雨，第一场是歌楼雨，即烟花雨、

酒暖

唐宋词里的
回忆思念瘦
烟花雪月

放纵雨；第二场则是客舟雨，是在乘船漂泊的途中；第三场则是僧庐雨。这是蒋捷一生经历的真实写照，也是每个人、每个听雨客，都必须面临的人生三场雨。

张毅先生点评说，这首词“善于用典型的场景和意象，表现人生不同阶段的处境，将人之一生的悲欢离合浓缩在一首很短的词令里，而且意味深长，体现出极高的艺术概括力和语言表现力。”

学者许昂霄在《词综偶评》中曾对“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高度评价，说：“此种襟怀固不易到，亦不愿到。”

这首词写得太好了，把个人的经历升华为人生哲学。

那么，能写出这般妙词的蒋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蒋捷少年时春风得意，“听雨歌楼上”，据说还与皇家有亲戚关系。蒋捷的远祖蒋之奇曾经和欧阳修同朝为官，那个指责欧阳修“帷簿不修”的上疏就是他干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故意诬陷，他只是性格直爽，有看不惯的地方就直说。蒋之奇的后代蒋兴祖继承了家族的直爽和忠诚。

据《宋史·忠义传》里记载，靖康之难发生时，金兵来犯汴京，当走到武县的时候，当时朝中文人武将逃跑或投降的人大有人在。蒋兴祖不但不逃跑，还对劝他逃跑的人说，我们蒋家世代蒙受皇恩，现在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微臣宁愿以死殉国。42岁的蒋兴祖带领全家抗金兵，以死殉国。

蒋捷虽然年轻的时候放浪过，但后来坚决不做元朝的官，大约也是遗传了他先人身上的这种骨气。

蒋捷出生年代大约是1245年，去世的时候大约是1310年，字胜欲，阳羨（今江苏宜兴）人，自号竹山。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进士。

既然是进士，为什么正史上对他的生卒年月没有详细的记载呢？这是因为，蒋捷的个人运气不太好，十年寒窗，



刚刚考中进士，自己的国家南宋就灭亡了（也有资料说蒋捷在进士及第后，当了五年官），依附的故国都没有了，做官又从何谈起？取而代之的是元人。

国家灭亡、山河丧失之后，他悲愤不已，并写下这样的词句：“此恨难平君知否，似琼台涌起弹棋局”“彩扇红牙今都在，恨无人解听开元曲”。

有人屡次向新朝廷举荐他，但他仍然终身不入仕。莫非他归隐的生活很惬意、很逍遥？不是这样的。归隐山林之后，蒋捷在生活上可以说是异常落魄，饱经忧患。有词《贺新郎·兵后寓吴》为证：

深阁帘垂绣。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万叠城头哀怨角，吹落霜花满袖。影厮伴、东奔西走。望断乡关知何处？美寒鸦、到着黄昏后。一点点，归杨柳。

相看只有山如旧。叹浮云、本是无心，也成苍狗。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趁未发、且尝村酒。醉探枵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翁不应，但摇手。

你看，蒋捷在这首词里，写得多么凄凉。他也曾经有过“深阁帘垂绣”这样的幸福回忆，也曾经有过“软语灯边，笑涡红透”的美满幸福的家庭，可是，元军打来了，临安被攻陷了，南宋亡国了，“万叠城头哀怨角”了，他也只好和他人一样逃亡，东奔西走，四处流浪。家乡在哪儿呢？还有盼头吗？流浪在外，自己的感觉真不如一只寒鸦，因为寒鸦尚能“到着黄昏后，一点点，归杨柳”。自己呢？回家无门。

除了山如旧，其他的全部变了，物是人非了。感叹世事如白云苍狗。自己一路流浪，走到苏州，当年的繁华苏州如今凄风苦雨、一片混乱。他生活上真是凄惨，“枯荷包冷饭”是经常的事。苦闷不已，到村头买点酒喝，喝到微醉要结账了，一摸口袋却发现空空如也，没有钱付账。想起自己随身携带着一支毛笔，就问邻翁，是否需要抄写《牛经》？我给您抄，换口饭吃。可是，“翁不应，但摇手”。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一剪梅·舟过吴江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大意是：浓浓的春愁连绵不断，得借助于酒才能排解。飘泊的小舟，经过吴江时在“摇”动。他看到江边岸上的酒楼里有人掀开幕帘、挂着酒旗，招徕顾客。小舟已经驶过了秋娘渡和泰娘桥，风吹雨又急。“秋娘”“泰娘”是唐代著名歌女。

这样的愁绪，这样的淫雨天气，这样的飘泊，何时才能归家呢？回到家之后，有佳人陪伴，就可以让娇妻洗净旅途穿的衣服，就可以听到娇妻调弄有银字的笙，就可以点燃熏炉里心字形的香。

时光流逝，如奔驰一般，太快了。这可以从樱桃和芭蕉这两种植物的颜色变化上显示出来。你看看，夏初，樱桃成熟时颜色变红，转眼间，芭蕉叶子则由浅绿变为深绿。

这种“春愁”是对飘泊的厌倦，是对回家的渴望。当然，这种愁绪里也包含了对国破的遗恨，对“无家可归”的失望。这种愁和辛弃疾在《丑奴儿》中所写的愁还不太一样。辛弃疾写自己少年和中年时期的登楼感受时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

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弃疾的愁里面有一种收复失地、却苦于没有机会的愁，而此时此刻的蒋捷不同，他面临的不是失地，而是没有了家园，国家已经灭亡。南宋没有了，成了历史了。他的思归更多是对当下生活的无奈和对过往日子的怀念。

蒋捷的词写得好。我的一个学者朋友说，宋词他独喜欢竹山词。清代文学评论家刘熙载在他的著作《艺概》中说：

“蒋竹山词未极流动自然，然洗练缜密，语多创获。其志视梅溪（史达祖）较贞，视梦窗（吴文英）较清。刘文房（刘长卿）为五言长城，竹山其亦长短句之长城欤！”蒋捷的词作，被古人认为是填词的法度和标准。

元成宗大德年间，朝中有官员因佩服蒋捷的文采，就向朝廷举荐，希望请他来做官。朝廷同意了，但蒋捷却不同意，他不愿意出来做官，宁愿隐居太湖之竹山，“抱节终身”，不肯仕元。“竹山先生”就是这样被叫起来的。

蒋捷的隐不是以退为进，而是完全归于自然，放弃一切，忘却尘世，一切诱惑都不能再让他复出。为了免于被尘世打扰，他干脆隐姓埋名，混迹渔樵，无论生活多么贫困，他都不再染指红尘，实在没有钱吃饭的时候，他甚至当算命先生混口饭吃。有学者考证，蒋捷曾为诗人许谦算命，许谦曾以诗回赠。

有宋一代的词人中，比蒋捷穷困的人多了。林逋也穷，虽然也隐居，但他和朝廷还有来往，朝廷定期赐给他粮食布匹。姜夔也穷，非常穷，凄苦的生活，营养严重不良，病卒于临安水磨方氏馆旅邸时，连下葬的钱都没有。晚年寓居武康时，没地方住，只好躲进白石洞里呆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有同行讥讽他，称之为“白石道人”。但姜夔和文人圈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蒋捷的隐居，是彻底与尘世中所有的圈子一刀两断，正所谓“玉可碎不可毁其白，竹可断不可毁其节”。官僚圈他谢绝了，就连他熟悉的文人圈，他也不再有任何联系，

酒暖

回忆思念瘦
唐宋词里的风花雪月

与当时著名词人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人都不再有任何交往。他甚至连自己的生平记录都不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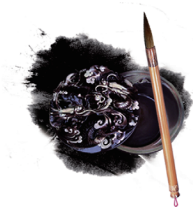
他宁肯做一个流浪者。蒋捷为真“隐士”也。

词人小传

蒋捷(约1245—约1310年),字胜欲,阳羡(今江苏宜兴)人,自号竹山。咸淳十年(1274年)进士。宋亡,隐居不仕,以词名世。隐居太湖之竹山,人称“竹山先生”、“樱桃进士”,其气节为世人所重。清人将他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宋末元初四大家”。有《竹山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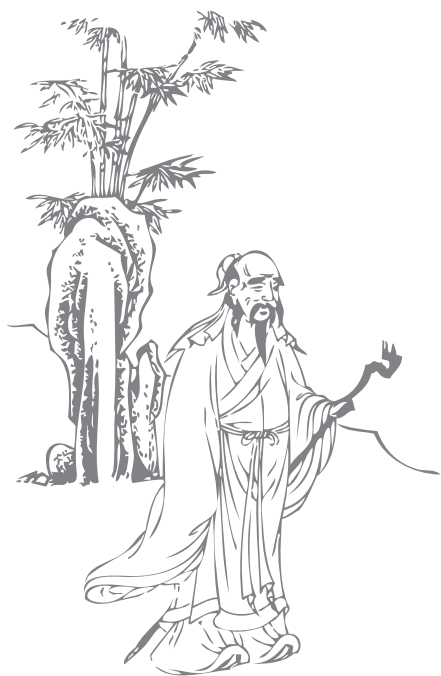


「卷二十二」晏几道：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琵琶弦上说相思

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这首词的作者是晏几道。我用今天的语言来“翻译”一下，这首词的大意是：梦醒之后重访故地，发现楼台高锁，人去楼空，恋人已经不见了。酒醒之后帘幕低垂，怅惘不已。去年春天，我和恋人离别的愁绪偏偏在我最孤独的时候不邀自来。纷纷飘落的花瓣前，我凄然独立。恰在此时，在那潇潇细雨中，却看到一双燕子并肩飞翔。

这情景，让我想起我爱的歌女小蘋。还记得初见小蘋的时候，她穿的衣裙上绣着两重“心”字图案。她的玉指轻弹琵琶，诉说着相思之情。当时的明月照在脸上，也曾经照着她那彩云般归去的背影。

晏几道写的是他和歌女小蘋的恋爱故事。上阙写的是郁闷、孤独和怅惘，在这样的心情下，连春天都成了“春恨”，以至于产生“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般强烈的对比，看看那双飞的燕子，不离不弃，自由自在，再看看自己，咳！空有羡慕之心了吧。杨万里对“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两句非常欣赏，说这两句“可谓好色而不淫矣！”

下阙写的是回忆——回忆与小蘋初见的情景。小蘋长

酒暖

唐宋词里的风花雪月
回忆思念瘦

得也许不是“面如桃李，眉如远山”，但是，她衣服上绣着两重“心”字，而且善于“琵琶弦上说相思”。在《临江仙》一词的最后，晏几道留给我们的 是小蘋的背影，彩云一般飘逸：“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古人写爱情，写他爱过的红粉佳人，写得那么清丽，那么婉转，那么含蓄，给人无限想象的空间。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来自李白的两句诗：“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归”（《宫中行乐词》），不过，晏几道自己消化吸收之后，化用得极妙。这首词也成了晏几道的代表作。

当时的明月还在，可是，当时的红粉佳人小蘋却不见了身影。晏几道真的是个情痴，和李后主不相上下了。难怪词评家吴梅在《词学通论》中如此赞扬晏几道说，“艳词以小山为最，以曲折娇婉、浅处皆得也。”他的好朋友黄庭坚，曾经为他的词集写过一篇序，名叫《小山词序》。黄庭坚坦率地说，我的朋友晏几道有“四痴”：“叔原，固人英也。其痴亦自绝人……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而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晏几道是谁？为什么对待词的态度和李后主一样地痴呢？让我们看一下晏几道的身世就明白了。

晏几道是宰相晏殊的儿子。晏几道生在“太平宰相”之家，书香门第，风流倜傥。他从小 的生活可以说是 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富贵乡里的晏几道，从小珠围翠绕、锦衣玉食。在才情方面，他继承了老爸的聪慧，虽然没有老爸当年那么神，但也颇有些名气。10 多岁，仁宗皇帝就注意到他，据《花庵词选》中记载，庆历年间，宋仁宗赵祯有一次在宫中开 Party，还特意恩准让晏几道参加，足见皇帝对他颇为恩宠。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晏几道十七八岁那年，老爸晏殊死了，家里再也没有从前的热闹气象。熙宁七年（1074年），有个叫郑侠的人，因为反对新党（王安石）、反对改革而入狱，晏几道和他曾经因为词的共同爱好而来往密切，他也被连累接受调查，进了监狱。好在宋神宗还不太昏，看了晏几道的词——“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能几时？”说写得不错啊，就把他放了。

可是放了是放了，从此以后，晏几道的仕途就没顺过。晚年失意潦倒，连起码的温饱都成问题。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老爸这个靠山不在了，他的性格本就是耿介之人，又有点公子哥的自傲，所以终其一生基本就是做个下层小官，而且，没干到退休年龄，就从颍昌府许田镇监这个官位上退了下来。这让我想起鲁迅那句非常沉痛的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犹恐相逢是梦中

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这首词描写的是红颜知己喜相逢的心情。我用今天的语言“翻译”一下，这首词的大意是：想起当年，在那次

酒暖

回忆思念瘦
唐宋词里的风花雪月

宴会上，你穿着华丽的衣服，用如玉的手捧着玉盅殷勤地劝酒，脉脉含情。面对着你这样的美人，这么香醇的美酒，我甘心情愿开怀痛饮，哪里还顾得上是否脸红呢？你住的楼上，四面被杨柳环绕。那个春天，我们如此地放肆，你在楼上纵情舞蹈，把杨柳都舞低了，把楼心的明月都舞得弯腰凝视。你且歌且舞，手里拿着一把桃花扇，你那欢快的歌声，别说是我，就连那风儿都听得静止了。

自从我们分别之后，我没有一天不忆起和你的那次相逢。不知道有多少回了，我在梦中和你同心携手。今夜我只管手持银灯，不停地左照右照、一遍遍地看你，真的担心我们的相逢是在梦里。

晏几道真是一个多情的人，当年和一个歌妓的一段艳遇，竟能让他魂牵梦绕了这么多年，在重逢的喜悦中还要“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久忆成梦，久梦成真。

这就是晏几道的特色。决不轻易张口求人，虽然生在宰相之家，不少人都是他父亲的门生，只要他张口，一般人还是会帮他的，但是即使在他生计无着的时候，也不愿意求人。晏几道的性情就是这么孤傲自负。因为曾经富过也贵过，所以，势利和门第这些世俗的观念他看得很淡，傲视权贵，蔑视权威。即使连名满天下的苏轼想见他，他都不给面子。据《砚北杂志》中记载：“元佑中，叔原以长短句行，苏子瞻因鲁直（即黄庭坚）欲见之，则谢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

请注意，当时苏轼可是翰林学士，是他一生中最红的时候，皇上和皇后都欣赏他。可晏几道这位少爷却对来说：当今朝廷上的官员中至少有一半，是我爸爸晏殊的旧客，即使是这些人我都没时间见，你就更不用说了，送客！

后来，即使家道衰落，他的骨子里仍透着高傲，落魄了也还是贵族气质。后来，除了几个好朋友，他很少与人联系。

所以，他写词通常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对过去浪迹于绮罗脂粉的追忆，一个是对眼下苦闷生活的诉说。比如他



写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

这首词表面上是在写相思和苦闷，实际上是在感慨人生的无常，春梦易醒，秋云易散。相思太多，欢乐太少。富贵也好，功名也好，到头来都是虚空。

还记得在西楼的那次饯别的宴会，我在酒桌上喝得酩酊大醉，醒来后什么都不记得了。人生真的像春梦秋云，聚散来得太容易。斜月到了半窗我还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看着床前那屏风上的吴山，如此清新翠绿，就想到离人。

衣服上还残留着酒痕，酒桌上所作诗中的那些字，一点点，一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来安慰我这个愁人，只能在寒夜中徒然替我垂泪。

晏几道的词写得最缠绵，最香艳。他总在留恋过去，留恋那段听曲跳舞、无忧无虑的公子生活。春梦秋云，来自白居易《花非花》词：“来如春梦不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出自杜牧《赠别》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晏几道在这里化用其意，写得缠绵悲怨。500多年后，在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皇帝的贴身随从、一等侍卫，纳兰性德，延续了晏几道的凄婉缠绵，被称为“清代的晏小山”。可惜的是，才华横溢的纳兰性德年寿不永，仅活了31岁。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晏几道的魅力。黄庭坚是晏几道为数不多的好朋友之一，黄庭坚当然推崇晏几道，说：“（小山词）精壮顿挫，能动摇人心。上者高唐洛神之流，下者不减桃叶团扇。”

王灼也力挺他，说：“（小山词）秀气胜韵，得之天然。”清人冯煦也赞扬说：“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蒿庵论词》）。

酒暖

唐宋词里的
风花雪月
回忆思念瘦

但是也有人持不同看法，比如叶嘉莹就认为，小山词意境“实在远较乃父为狭隘而浅薄。”《蕙风词话未刊稿》也不看好小山词，说：“小山词从珠玉词出，而成就不同，体貌各具。珠玉比花中牡丹，小山其文杏乎？”

词人小传

晏几道（约1038—约1110年），字叔原，号小山，晏殊幼子（第七子）。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曾任颖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判官等职。一生仕途失意。

擅写词，词风哀感缠绵，与其父晏殊齐名，时称“二晏”。有《小山词》。



后

记

后 记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小时候，特别爱玩一个游戏：在放学回来的路上，看到蚂蚁，就用樟脑球在地上画一个圈，然后看着那只蚂蚁转来转去、由恐惧到着急进而狼狈又无奈的样子，觉得很可笑，感觉人很了不起，可以轻而易举地操控一只蚂蚁的命运，玩弄它或者毁灭它，不费吹灰之力。

随着年龄的增加，渐渐地发现，人其实很渺小，在宇宙面前、在不可预知的命运面前，不过是一只蚂蚁。放到自然界里，不过是一棵芦苇，即使生长芦苇的那片荒地暂时还没有被开发商盯上、拆迁队还没有把挖土机开进来，那么，到了秋天它也会一样地枯萎、死掉。帕斯卡尔试图给这棵芦苇装上灵魂之类的精神元素，就不无安慰地说，“人是一棵有思想的芦苇”。

“有思想的芦苇”，到底还是芦苇，终究改变不了“人生一世，草木三秋”的命运。现在，飘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学生被称为“蚁族”，实在形象又直观。

尽管，用樟脑球欺负蚂蚁的行为太不厚道，但同时，又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圈子，其实是很不好玩的东西，能让人像蚂蚁闻到樟脑球的气味一般，由最初的兴奋、好奇到最终的恐惧、疲惫、尴尬、狼狈直至绝望。鲁迅到死都对他所处的作家圈子充满恐惧、愤怒和绝望，以至于在

临终遗言中谆谆告诫儿子海婴，“寻点小生计过活，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

但人又无法脱离圈子而独立存在，就像人无法脱离社会一样。这就是人的无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一段极有见地的话：“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我想，一个“有思想的芦苇”，是否也能够尝试像诗人对宇宙人生那样，“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

有一次，一位在西南政法大学供职的老朋友来海南，饭桌上，他恭维我说，清华，你是高人。你是作家圈、教育圈、学者圈哪个圈都熟，又好像都不属，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我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悲哀。也许，本无所谓庆幸也无所谓悲哀。

活着挺好，不是吗？我的好朋友耿开君教授曾经在《人生那平静而哀伤的音乐》一文中写下这样一段话：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吧，八零年或八一年的样子，看凌子风拍的电影《骆驼祥子》，当苦命的祥子听到他心爱的女人小福子死的消息之后，生命的最后支撑没了，他拉着车从白房子出来，慢慢地走在街上，这时候，我看到在背景的街墙上印着广告：吴昌硕画展。我当时想，在苦难面前，艺术有什么用、文人有什么用？左联的烈士作家柔石也曾经批判丰子恺“最喜欢在吴昌硕的梅花图前低徊吟味”和“又喜欢坐在黄包车中低声背诵香疏影的词”时没有看到“黄包车夫的喘气和流汗”。

没错，我也常常这么问，在苦难面前，艺术有什么用、文人有什么用？就像古人在困境和苦难之中听到蝉叫，就问，老兄，你这样叫根本没人听，徒劳无益，又有什么用？省点口水、笔墨吧。李商隐在一首诗咏蝉中就这样说，“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古诗曰：“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古诗十九首》）

但蝉不这样想，活着就唱歌。活一天，歌一天。没有目的，也不需要听众，像不仁之天地一样，“以万物为刍狗”，漠



然置之，不需要掌声和鲜花，也不打算毁灭什么，行动未经谋划，任其自然，无知无觉。圣人效法苍天的冷漠和无动于衷，意识完全漠然，“以百姓为刍狗”，只有做到这样，才“不会因最深的痛苦或最残忍的专制而感到不安”。

为什么唐朝最伟大的诗人、宋朝最伟大的词人，基本上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远离朝廷，不是被贬就是根本就没有进入那个官僚体系？为什么知识分子一直有那么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

我不知道。

如果说诗在言志之外的性情表达上是个短腿的话，那么，词的出现，则帮助中国文人在性情的表达上找到了一个渠道。

我今年40多岁，打算将工作之余的剩余时间全部用来读词、讲词和写词。

我喜欢词，特别喜欢。读词不仅让我身心快乐，还总让我产生许多联想。也许词作者没那个意思，我想得多了。这正是词的魅力所在，用常州词派的话来说，即“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

我甚至想，一辈子读词、看诗、下围棋、欣赏书画，那一定是件特别幸福的事。

这几年，我越来越不愿意抛头露面，越来越不喜欢交际和应酬，很享受在书房安静读书的感觉。

鲁迅有诗云“无聊才读书”，我却总感觉“不读书才无聊”。明明知道“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古训，怎奈爱书的秉性难移。

扪心自问，我还算个性情中人，尚未失尽本真。以至于读词时，常常兴致昂然，兴奋处忍不住舞之蹈之。

末了，引用顾随先生的话来做结语：

无心人讲话，最怕有心人听，却又正要有心人去听。

陈清华 2010年3月6日于海口坐隐斋